新世代小說大系

科幻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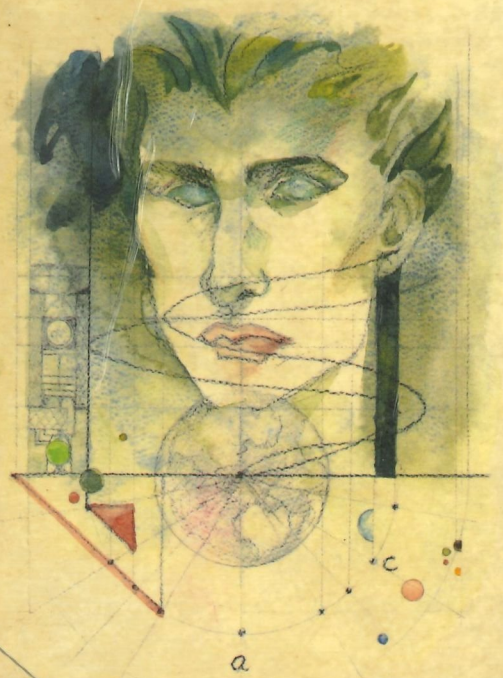
7

新世代小說大系

新世代小說大系

科幻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7

新世代小說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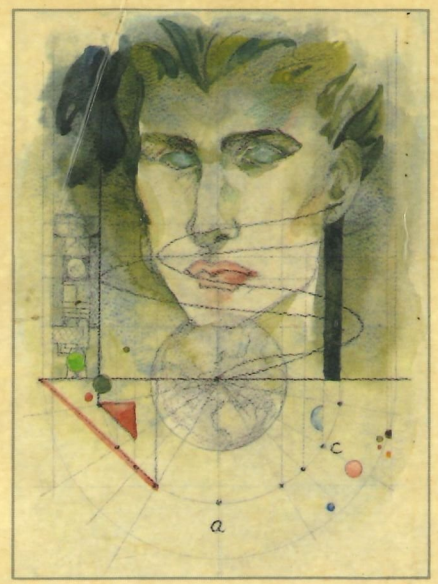
科幻卷

希代書版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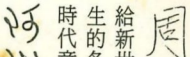
平路
林燿德
柯順隆
張大春
黃凡
賀景濱
葉言都
鄭寶娟

希代書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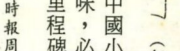
封面／新悅設計

薦推家名代當位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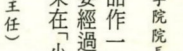
（散文家，兒童文學專家）

新世代小說大系，透過小說類型的視角，精選了四十年來台灣小說創作一百零一家的作品。編者的努力，使小說的創作者、鑑賞者、研究者手邊都有了一幅可用的創作心靈地圖，藉以瞰視小說創作世界多彩多姿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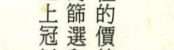
（健康世界總編輯）

在這個衆聲喧嘩的時代裡，不僅政治要多元化，文學也要多元化，《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十二種主題取向，展現了新世代的豐繁心靈，也記錄了社會的多元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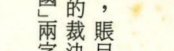
（小說家，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值年理事）

文學面對無限人生，新世代的作家羣懂得尊重這種「無限」的位格，無論取材與表達，都靈活的顯現出眞正自由的風貌，粉碎了擠牙膏式的傳統道德規律，開拓出新人文的天地。這一記極具震撼力的重拳，正符合我久久的期待，文學所要的，正是這樣的無限與自由。



（空中大學人文科主任）

編總集除了羅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外，同時會顯現編者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眼光。「新世代文學大系」與其他的總集選擇角度不同，縱然不能展現全貌，但反映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文化理想，必然值得期許。



（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戰後第三代在小說領域的探索與成就，不但值得肯定，更值得妥加編印，呈現在兩岸的讀者之前。此岸的讀者面對此大系，當可體認當代人是怎樣生活，怎樣感受，怎樣幻想，而得到自知。彼岸的讀者面對此大系，不但可以窺探此岸的心靈，更可在迎接工業化、民主化的未來時，加以參考。按照主題來分卷，是調整新焦點的好辦法，值得一試。

新世代小說大系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文訊月刊總編輯）

我很高興看到這樣一套書的出版，它有斷代的文學史意義。做法上，它明顯的有選「人」和選「類」取向，這無可厚非，問題是(1)在選出的「人」和未被選出的「人」的比較之下，如何提供一份更合理的名單？(2)以「類」編選「大系」，雖是一種「突破」，但是否最好，應有更強的說服力；另外，這樣的類分是否可以成爲一種典範，主其事者不能不深思。最後我建議此套書應有一篇強而有力的「總序」，而不僅是一篇「宣言」。

（聯經出版公司副總經理）

台灣逐漸脫離邊疆文學的陰影，新世代小說家居功至偉。這一代的小說家拓寬視野，有更深刻的生命反省和現實關懷。《新世代小說大系》呈現了這種飛躍的氣勢。

（師大文學院院長）

給新世代的中國小說作品作一時代性的價值定位，賬目所開十二大類，足以呈現今日社會人生的各種品味，必然需要經過嚴格的篩選和痛苦的裁決，相信這套書是最具推薦價值，最有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如果在「小說」之上冠以「中國」兩字似更合適些。

（時報周刊編輯主任）

沒聽過那一個蠢人說過「台灣八〇年代沒有作家」。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作家，問題只在於這些作家是「什麼東西」。『新世代小說大系』編輯立意很好，這該算是八〇年代台灣文壇的大事。希望所有稍具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去買一套，當然，莫只是擺著好看，要用心去看。

（聯合文學總編輯）

所有新生的事物都是值得重視的。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不管是否已有成熟的表現，都值得閱讀，也值得向讀者推薦。

新世代小說大系7

科幻卷

黃凡 主編
林燿德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科幻卷 黃凡 林燿德主編 定價16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02)7135272·(02)7135273
(02)7135736·(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印刷者：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電　話：(02)9416392

中華民國78年5月第1版第1刷
精裝全套4500元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0017944－1(希代書版)

《本書不可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新世代小說大系》總序

——我們書寫當代也創造當代——

黃凡
林燿德

1

《新世代小說大系》是台灣新世代小說家成就的總覽，也是我們共同面對歷史、立足當代、展望未來的告示性宣言。

新世代小說家證明自己存在也證明時空存在的唯一策略，就是提出作品，加入被讀者決定的文學史洪流中，並顯現璀璨的光澤。我們深信文學本身就是一種真理，無論是透過殊相來展示共相，或是從共相中挖掘出殊相，未來的道路已歷歷在前，我們已賦與生命和生活嶄

新的觀察和價值，並且繼續探測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找尋無孔不入的種種人間悖論，也制定出遠異於前行代的生存法則。

我們書寫當代，也創造當代。

如果薩侯特、畢多以及霍格里耶本身不提出他們劃時代的創作，那麼即使霍格里耶本身寫下《未來小說之路》、《自然、人本主義・悲劇》等宣言，「新小說」一詞依然無法在文學史中立足。也沒有誰能夠想像，倘若八大家不事著述，唐宋的古文運動究竟伊於胡底。

如果我們正提出一個新世代宣言，那麼這個宣言的性質和過去曾經在歷史出現的任何專斷、獨裁主義的宣言毫無一致之處。因爲我們的內容是一種新世代的多元化氛圍，拋棄僵硬沉重的歷史包袱、也藐視强買强賣的理論策略；我們有權利擁抱視野所及的一切、化育養成新天新地，也有權利粉碎人間一切斯文掃地的迷思與龜裂崩頹的偶像。

我們共同踩踏出曼妙巧趣的節奏，讓各種文體的敲擊和思想的回音交織成一組氣宇軒昂、崇高壯麗的交響詩。

我們解放加諸文學靈魂的各種桎梏。

我們反對歷來對於「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割裂劃分，經典性正文事實上和通俗正文一樣尋常，一樣受到既定的觀點和被放縱的品味所操縱。同時我們也不贊同文學被列爲和衞生紙等級的耗用性消費商品，成爲排行榜上任人擺布的可笑參數。

文學，終究掌握並且發展社會的語言。

偉大的作品不受制於並時的市場行銷系統，也不因歷史因素和下層建築的坍塌而消解。它們脫離作者，穿越時空，沈默地和未來的讀者對話、和眼前的讀者交談，從對話和交談中揭示人類的幸福與困境，創造出民族的聲音與版圖。

2

《新世代小說大系》總集一百零一家，共計有一百三十三篇作品。

自一九五〇年迄今，台灣出版的小說選集已突破三百部（套），大致而言都是以作者導向做爲編選的基調，間或有以專題爲編選主旨的成品，但是都侷限在一個特定的項目下。在進行這套選集的編選工作時，我們決定採取一個突破性的視角，也就是透過作品類型的劃分，來呈現新世代小說的整體風貌。

政治、都市、工商、鄉野、心理、歷史／戰爭、科幻、神秘、武俠、校園與愛情，是這套選集中容納的十二種主題取向。這十二個類型並非後設的「理論類型」（Theoretical type），而是經過我們歸納整理而得的「歷史文類」（Historical genre）。我們刻意捨棄了諸如推理這一類的主題，並非因爲它們不值得正視，而是因爲它們並未在本土生根茁壯，目前仍非新世代作者致意經營的項目，也尚未被小說讀者狂熱地接受。

一百零一位作者幾乎囊括新世代中的傑出作者，對於深具潛力的新銳我們也毅然選入，但是我們仍然適度規避了作者中心主義。依類型分卷一方面改革了歷來「點人頭」的遊戲規則，另一方面得以呈現編選者對於文學史的觀照，通過多元類型的彙總，創作的主潮、讀者的品味和類型本身的流變因而形容盡致。

3

所謂「新世代」在未被確切定義前，是一個因時空轉移而產生相對詮釋的名詞，在此我們以出生序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小說家做爲編選的主軸，並以四五至四九年間出生者做爲彈性對象，換言之，就是一般而言「戰後第三代」以降的小說作者羣。

地域方面的範疇顯然以台灣爲核心。李永平出生僑居地而現居台灣，鄭寶娟出生台灣而現居歐洲，溫瑞安既不出生在台灣而目前亦未定居台灣，但是以上列舉的幾位作家都在台灣的文化環境中長期浸濡甚至引領風潮，因此我們都認定他們是「台灣作家」。我們採取的是文化視角而非泛政治化的血緣論，因此更無所謂「省籍」問題存在。

一百零一位傑出作者中，有一位入選五次、兩位入選四次、三位入選三次、十五位入選二次，其餘八十位入選一次。我們同時訂下一個規則：每卷中每位入選者以一篇爲限，入選篇數較多的作者往往是因爲他創作的幅面廣，即使量少也可因質精而重複選入；但卻不表示僅入選一篇的作者成就有限，而是因爲他選材較爲統一或是專精致力於某項類型的開拓。

在男女作家的比例方面，我們事先並未考慮，不論性別純就作品本身的品質進行取捨。完成選編工作後纔發現男女兩性作者呈現六比四的分配。雖然這個比例可能會引起女性主義者的訾議，但是思及毛姆當年提出「世界十大小說家」時，彤管揚輝的女作家竟然僅佔兩席，我們可以無愧。

經過兩年的籌畫和作業，我們閱讀了數百部小說集，並蒐集了近廿年重要文藝刊物與史料，終於完成了這套選集。十二冊的標題和作者羣分別是：

《政治卷》

李　潼・宋澤萊・拓跋斯・林雙不・苦　苓・張大春・許台英・黃　凡・楊　照・蔡秀女・

《都市卷》

王幼華・平　路・朱天心・李　昂・吳念真・東　年・阿　盛・林宜澐・

侯文詠・袁瓊瓊・張大春・黃　凡・覃　觀・羅智成・

《工商卷》

小　赫・羊　恕・吳文津・林雯殿・陌上塵・陳裕盛・張惠信・莊華堂・
黃　凡・葉姿麟・蔡素芬・

《鄉野卷》

王湘琦・李永平・吳錦發・東　年・阿　盛・林雙不・洪醒夫・張貴興・
黃瑞田・詹明儒・廖輝英・廖蕾夫・履　彊・

《心理卷》

王幼華・杜十三・吳錦發・林燿德・夏　行・陳彥希・張國立・黃　凡・
馮　青・黃啓泰・賴香吟・羅位育・羅　葉・

《歷史／戰爭卷》

羊　恕・李啓源・何　毅・林秀玲・周祖述・郭　箏・陳萬軍・黃　啓・
喬鐘霄・鍾延豪・

《科幻卷》

平　路・林燿德・柯順隆・張大春・黃　凡・賀景濱・葉言都・鄭寶娟・

《神秘卷》

王幼華・今　靈・阿　盛・林　婷・梁寒衣・陳裕盛・溫瑞安・楊麗玲・
蔡秀女・鄭寶娟・

《武俠卷》

吳翎君・阿　盛・荻　宜・張大春・陳雨航・陳裕盛・陳曉林・溫瑞安・葉言都・顏崑陽・

《校園卷》

朱天文・陳　燁・郭惠芯・張惠媛・彭樹君・葉姿麟・楊　明・詹玫君・詹美涓・鄭明娳・

《愛情卷Ⅰ》

今　靈・江　離・李　昂・吳淡如・林佩芬・林雯殿・林黛嫚・洪祖璲・袁瓊瓊・陳　彥・郭玉文・許振江・

《愛情卷Ⅱ》

郭強生・張曼娟・陳稼莉・黃子音・黃秋芳・廖輝英・劉　君・鄭寶娟・簡　媜・蘇　菲・蘇偉貞・

事實上類型的歸屬並非一成不變，我們選入的作品中也有許多篇章屬於複合類型，黃秋芳的《X小姐和Y小姐哭了》探討情慾，又有心理主義的傾向，林燿德的《雙星浮沉錄》是歷史政治派的科幻小說，加以星際戰爭場面，兼具了歷史、政治、科幻和戰爭四種類型的特徵。「歷史」和「戰爭」往往相伴而生固不待言，而「工商」一類又是「都市」的特殊分支，絕難釐清界限。不過前文已經提及，我們採取的是「歷史文類」編輯法，而非意在建立一套基於同一理論設定下的理想化「理論類型」，同時就文學發展而言，亦步亦趨套用類型理論的「完美」典範亦不可求。我們提出的是十二個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權宜性類型坐標，目的不在於歸案建檔，而在於展示新世代蓬勃旺盛的發展軌跡。

一旦開始，腳步便無法停頓，嶄新的型態形成場已經化闇爲明；撥開昨夜殘餘的斷梗飄萍，我們書寫當代，也創造當代。

《科幻卷》前言

科幻小說的定義一向紛雜，進入高科技時代後，從精神分析到遺傳工程學，從電腦複製到太空城的設計，小說探討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包。也因此，科幻小說的讀者在目不暇給之餘，逐漸喪失了分辨優劣的能力。

喬治・盧卡斯的《星際大戰》系列電影與小說風靡全球之後，大聖代式的炮製法，一度顛覆了亞瑟・克拉克《二〇〇一年・太空奧狄賽》這一類正統歷史政治派的科幻傳統。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幻作品的文學品味愈來愈不重要，讀者要求的是故事精彩熱鬧、佈局奇特、不管思想空洞或是內容千篇一律。

然而，唱高調只會扼殺藝術的自然發展，但一味追求通俗效應也令人疑懼。作者創作力和讀者胃口的互動，顯然已經形成趨勢。

如果要對九〇年代台灣科幻小說發展作一個概括性的預言式描述，那麼，創意與可讀性無疑的是兩個主要重點。

本卷收錄的科幻小說，篇篇具備代表性。林燿德的《雙星浮沉錄》延續伊沙克・艾西莫夫的史觀派科幻傳統，柯順隆的《塞車節》繼承喬治・歐威爾及赫胥梨的反烏托邦主題，張大春的《傷逝者》無疑重塑了張系國政治科幻的型模。葉言都的《高卡檔案》是正統科幻的典型作品，鄭寶娟則在《迢迢歸鄉路》中強烈諷刺了鴛鴦蝴蝶派的主題模式，黃凡、平路以及賀景濱的作品，同樣爲讀者打開一個新奇的時空，卻令我們不得不將他們的批判投擲到現實之中。

選錄作品的標準，除了符合未來時空的發展趨勢外，尚須顧及內容的思想深度。可以這麼說，這些新世代科幻小說作者，憑藉著他們驚人的稟賦與想像力，豐富了科幻小說傳統，替台灣的科幻空間投注了嶄新的生命力。

目錄

平　路	按鍵的手
林燿德	雙星浮沈錄
柯順隆	塞車節
張大春	傷逝者
黃　凡	皮哥的三號酒杯
賀景濱	老埃的故事
葉言都	高卡檔案
鄭寶娟	迢迢歸鄉路

255 213 187 151 109 93 55 15

按鍵的手

平　路

路平，筆名平路，一九五三年生於台灣高雄。曾任美國郵政總署資深統計師，現任職美國工程與經濟研究公司。著有小說集《玉米田之死》（1985年聯經版）、《椿哥》（1986年聯經版）、《五印封緘》（1988年圓神版）、《倒底是誰聒噪》（1988年當代版）。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1986・4～12)。

讀者諸君，你們說，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嚇人？

1

2

數天以前，那個美好的清晨，我張着呵欠的大嘴巴從睡夢中醒來。鬧鐘收音機裏飄送的是舒曼、我最喜歡的「春之聲」。我輕輕哼着走到盥洗臺前，噴一點天藍色的泡沫在兩頰，開始用剃刀刮我細密的鬍子。泛滿水光的鏡子裏面，現出的是一張飽含自信的男人面孔。

現在回想起來，那其實是一個很平常的早晨。要說有什麼不尋常的話，也只是因爲春天，鳥鳴啁啾，窗玻璃外的空氣裏瀰漫着草香，還有一層薄薄的霧氣。我站立窗前，對着鏡子，一面斜側臉頰，保持我嘴唇微噘的姿勢；一面跟着收音機無聲地哼着。氤氳的水光裏我逐漸瞇起眼睛，抖顫在眼前的，彷彿是窗外樹梢頭的一抹綠意，綠意間好像又鼓凸出些花葉的苞蕾，春光中蠢蠢向外迸裂。或許，就是這春天的感覺，無端令人有些不安。當我正陶醉

地跟着音樂變化嘴形，一不小心，我手底的動作也隨輕快的節奏忙了起來，剎那間在我腮邊畫出了一道細細的血痕。

那時候，我注視着鏡子，輕輕爲自己抹去右臉頰上幾粒滾圓的血珠子。就在我目注鏡子時，我想到也許該換一把電鬍刀——這些年來，於家居器皿中我總儘量規避電器，同時在生活裏我也刻意培養一些戀舊情懷，這，大概就是目前科技掛帥的世界內我所拚命保留的一點自我；或許更可以歸諸我的工作，我本身的職業分秒都與電腦息息相關，於是，我在工作之餘便汲汲求取一種反機械文明的平衡。事實上，我一向是個努力讓自己過得平衡的男人：所有未來與過去、科技與理性，甚至某種只有在業餘科幻小說的創作裏才能彰顯出的哲學情調，於我電腦工程師的生涯中微妙地混紡起來，讓我生活得十分充實。但是，充實的生活中似乎仍然需要一把電鬍刀——就在我猶豫着下班後該去買一把電鬍刀時，剎那間，另有一個意念迅疾地躍入我心中。

那意念來得那麼突兀，令我陷入沈思之中（我那儘管齜牙咧嘴、也不失英俊瀟灑的面孔便在鏡子裏僵楞起來）。事實上，直到數日後的今天，我仍爲自己當時石破天驚的想像力震悸不已，這必然是前陣子我參加一門「科幻小說寫作進階班」所練就的本領，而自從我業餘從事科幻小說的創作，便常有些不相干的意念會突然閃進腦海（大概是所謂的「靈感」！），這一次，竟是關於我自己。這時候，閃電一般跳入我腦海的是：

我眞的是人嗎？

憑什麼？我知道自己不會根本就是一部電腦？或者，是個電腦控制的機器人？——在精確的思維之後，狀似糾葛的血脈間，所謂的我自己，會不會只是一部矽片組成的微電腦？

當時，站在鏡子前，我以爲自己又在胡思亂想。其實，對一個本來就生活得頗爲科幻的現代人來說，懷疑自己的身分（甚至身世），並不是什麼太不尋常的經驗。而讀者諸君，當你立在鏡子前方，大概偶然也會疑惑着鏡子裏的人臉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如果是的話，爲什麼？老兄你生着這副令人不敢恭維的尊容？）而我，那時候經驗到的，卻是更深一層的迷惑：我想到鏡子裏映出的我、我以爲映出的我，可能乃是經由程式輸入，目的只是讓我相信那就是我自己的一團形象——換句電腦界的行話來說——指令成的畫面！

後來想想，那眞是個恐怖的念頭，若以這種靈感寫起科幻小說，自有出奇制勝之處。硬要加諸自己身上，未免驚心動魄一些。尤其緊接着我就披上麂皮西裝外衣，坐進我的保時捷跑車，駛上高速公路的交流道。然後當我駛下高速公路，又走入我們那四四方方的科技大樓時，我辦公室隔鄰電腦房裏的螢光幕上正一明一滅地閃着綠光，一瞬間，我想到瀕死病人床前的「生命訊號顯示器」——啊！那一閃一閃的，會不會就是我的心律！——我望着頭頂上

那幾盞半空懸着的日光燈，霎時聯想到解剖室陰森的甬道，而此刻的我就是手術枱上待分解的一堆肢體。那一分鐘，站在自己辦公室門外，我感覺全身上下的汗毛一根根地豎立起來。

幸好這時候走廊上飄過來了一個人影：

「林工程師，您早！」他道。

「何技佐，早！」我抬起頭來說。

他看了我幾眼，顯然吃驚不小，我原以爲是我駭異的神色無意間驚嚇到他。後來我走進盥洗室裏看鏡子，才發現自己彷彿中了邪的臉上，竟還掛着早晨那道剃刀劃出來的、鮮明的血痕。

3

會不會？會不會眞是中了什麼邪？像我所說的，那實在是一個很平常的早晨，而那個早晨斜靠在自己辦公室裏皮沙發上的我，一位衣履光鮮、身心健康、事業有成的青年男子，居然會繼續——懷疑自己的身分問題、會反覆想着自己究竟是不是一部電腦？

若眞要檢討起來，作爲一個三十郎當的男人，除了太過珍惜王老五生涯以致於對婚姻、對與一個特定的女人糾纏在一起的關係下不了舍我其誰的決心，其他方面，應該都算正常（包括機能正常、胃口正常、性慾正常……）。當然，有時候面對太肉感的女人，我怎樣也

不能夠勃起——奇怪的是，我老認爲她們在做那件事時，一面還會無聊地削水果，一圈又一圈，蘋果皮垂的老長……——無論如何，我相信那不是太尷尬的失敗經驗、更稱不上什麼慘痛的打擊，絕對不至於引發神經錯亂一類的病症。可是——爲什麼呢？這個自己原本是一部電腦的意念如今像中蠱一般地在我腦海裏盤踞下來？那早上，我坐在終端機前，對着螢光幕上來回跳動的數據，反覆在我心中的便是這類荒謬絕倫、關於自己身世的迷惑：

——嗨！我真的是人嗎？

——怎麼知道？不會根本就是一部電腦？

中午時分，大概是在無謂的思辨裏感覺到了飢餓，望着桌上晶亮的電話機，我記起巧玲——餓的時候，她微微努起的嘴巴總讓我想到「嗷嗷待哺」四個字——於是我撥了她的號碼：

嬌滴滴的聲音便從電話另一端響起。

「喂？什麼事嘛！這麼早打給人家？」

奇怪的是，搗着發癢的耳朵（她的聲音總讓人想到她是在對着你的耳朵吹氣），我並沒有像往常一樣感到肉麻兮兮，反倒很殷勤地提議與她一道午餐。

「我請客！」豪氣地拍拍胸脯（我保證，電話另一端必定聽到了劈啪幾聲），我決意要讓這小妞高興高興。順便，藉着兩客噴香的黑胡椒牛排，也把早上心裏那團詭異的念頭驅除

乾淨。

「噢！不行呢！人家要與人家的表哥，就是報上那位、鼎鼎大名的蔡博士一起出去。」她嗲聲嗲氣地說。

去年在科技研討會上遇見巧玲，之後還留下這位小妞的印象，倒真是因爲她這股扭麻花一般的黏答勁。記得那時，她正在自我介紹，她說：

「我啊！是大會聘的招待，叫做楊巧玲。就是楊貴妃的楊、巧克力的巧，玲瓏的玲。今年二十四歲，未婚。從此以後，請讓我爲大家服務！」

真蠢！你說是不是？這樣的女人簡直俗不可耐——而且，根本沒有大腦！

但是，這樣沒大腦的女人居然爲了赴博士的約會而拒絕我——哼！什麼混帳博士！——我對着話筒，一面輕言淺笑，展示我絲毫不介意的紳士風度；一面卻在心裏咬着牙連聲咒罵。

而當時我那咕嚕作響的飢腸中，溢滿了對這些以博士自居的傲慢傢伙的嚴重反感，他們讓我想到我父親（他老人家是人文學大師，英美數所大學的榮譽哲學博士）、與我父親手下那羣個個都是蛋頭學者的博士高足。他們放言高論（絕大多數都是無的放矢）、借古捧今，在我家客廳講着既無根據、也不負責任的夸誕話語。可憐我在他們的陰影間瑟縮着長大，養成小時候陰鬱又孤僻的個性。甚至直到今天——在我已掛起電腦工程師名銜，亦躋身本城最

有身價單身漢行列的今天——他們仍應該爲我表面開朗、實則充滿疑忌的肛門型性格負點責任（至少弗洛伊德如是說），否則我也不用這麼樣一面攀緣薪水的高梯，一面還要在生活中刻意求取心靈的平衡。

但洩氣的是，無論我如何努力，我自始至終並沒有把博士學位讀下來。原因大概非關智慧，因爲我自認擁有一具生來便清晰異常的邏輯頭腦，只要人家告訴我假設，我總可以推出結論（當然要藉助幾組電腦程式）、而且是正確的結論。但是，若說要無中生有——「一句話！」當年我的指導教授說，「一句話，好的博士論文就是要無中生有！」——從零變一，由虛空中抓到新鮮的命題或者提供獨立的假設，老實說之前的我並不在行。

想想看倒也可惜，我的創造力必是早早被我那大師父親扼殺掉了！因爲他是這麼理所當然地以道統自居、以貫串中西文化爲己任。童年時我若告訴父親什麼有趣的事，他老人家就會罵我一聲荒唐。通常我們父子之間的對話是這樣的：

「爸爸，你看，剪下來好多小月亮！」當年的我指着地下一堆半圓形的指甲蓋，驚異地好像發現了什麼新大陸。

「荒唐！」父親喝住我。於是，月亮碎了，剪刀刃便在我幼嫩的指端鋒利地、冰涼地滑過。

荒唐？

而於今看來，其實最荒唐的是，儘管他老人家對於人文以外的一切科系均極端不屑，父親卻堅決主張我學醫：

「『達克脫』，你一定要做『達克脫』！」他搖頭晃腦，幾分牛津腔的把 DOCTOR 唸出來。

數年後我學醫不成（當時我曾神經質地懼怕宰割青蛙、注射白老鼠、以及肢解人體的解剖教室），轉學電腦，他老人家的反應十分激烈。當時，他曾經咬着煙斗，冷冷地（眼裏滿是冷冷的怒意）打量我說：

「醫，可是性命之學，你要三思！」

呵呵，可是他老人家却不知道，我當前的性命之學中不乏青春、不缺美色、還有名牌轎車保時捷——端賴這不用面對生老病死的電腦工程師生涯。

或許就是爲了工程師生涯中的刻板吧！打前年起，憑著我略讀過幾篇神話故事與看過幾片文藝電影的文學造詣，我竟發憤學寫科幻小說：一方面想要找回險些被父親一手斷送的創造力；一方面，這也是我在父親那一輩宿儒的陰影下所可能作到的離經叛道。

「不務正業！」當我第一篇科幻小說在小報上終於刊登出來，我那迄今退而不休的父親曾經厲聲警告過我。

「我偏要！」我捏緊拳頭，瞄準牆角無聲地吶喊著。

如果他今天又知道了我——一位大師之子——居然會懷疑著自己是具機器人呢？

父親一定會暴跳起來，然後，他大概會努力按捺下怒氣，以符合自己身分的平靜聲音說：

「人，就是要在歷史洪流裏承先啓後，在道統中安身立命，這，才是一位圓滿的人。」——怎樣才能夠安身立命？——在他老人家暗藏著慍恚的目光之下絲毫得不到啓示，當然，我也一點沒有就此罷休的意思。

固執嗎？據說這便是肛門型性格的一大表徵。

就因爲這種鑽牛角尖的個性，那時候，放下電話筒，我既不能心無芥蒂地原諒巧玲（可惡！她居然爲了博士而拒絕我！）也無從忘記自己根本是一部電腦的那個大膽假設。我不能，我就是不能像普通人一樣，最多罵自己一聲神便把荒謬的念頭從此趕出腦海，我就是無能忘記——這個荒謬的念頭有可能是我此生最偉大的靈感！

當妄念於腦海中一再迴旋……關鍵的時刻，唯一我所相信的是面前這部電腦邏輯推演的能力；而我擁護的也是經過這樣求證以至於顛撲不破的真理。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顛撲不破。」我的父親彷彿又在我跟前搖頭晃腦地與古人遊。性嗎？SEX 嗎？我不由得想起來巧玲生動多姿的臀部。

那一刻，無趣地跌坐到電話機旁邊的矮几上，憶起我父親是多麼習慣空談心性。論起實

事求是的作研究精神，他們那一代是差的遠了。

那天下午，整個下午就在這一類的胡思亂想與想來仍令我憤憤不已、被巧玲拒絕的挫折感中過去。

4

當天晚上，我倚在我那由八株原木拼成的（我喜歡上好紅檜打造的原色木器）書桌旁，吃完一盒即刻解凍却有著草蝦一般美味的電視晚餐。

對著我的家用電腦，我竟不能專起心來寫我的科幻小說：螢光幕上，水星的水成岩之間，那種煙水朦朧的圓床中，女主角與外星人正在陷入愛河的緊要關頭。我閉上眼睛，發現自己全然無法涉身羅曼蒂克的想像，腦子裏一遍遍迴旋的，都是我自身也可能是一部電腦的荒謬念頭。

把鍵盤推向一邊，我站起身來撥巧玲的電話，鈴聲在她空盪盪的公寓裏一陣迭迴響著。她不在，必然是赴博士的約會還沒有回來，真蠢！我對自己說。

只有在這種時候，突然不知做什麼好的時候，我才會想到是否有需要結婚成家（結婚？某名嗷嗷待哺的女子便好運道地釣到一隻金龜？）。其實，爲這件事我也一板一眼地畫過流程圖，諮詢過「決策分析」的電腦程式，看看到底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

我曾滿懷信心地假設過，婚姻是對我有益的。可是，電腦作出的結論却千篇一律推翻了它。

當然，電腦的結論總是正確無比。爲此，我也心甘情願地忍受單身漢日子裏偶然襲來的清冷。

「你爲什麼偏要相信一部機器呢？」我的父親問我說。

「因爲它比你客觀多了，只說有根據的話。」我毫不客氣地頂撞回去。

其實應該說，電腦，就是我的膽氣吧！令我在父親面前仍能振振有辭。

尤其這樣極端落寞的時候，我想，我的意志、甚至我一向飽滿的自信心也相對薄弱了起來。

搖搖晃晃地站起身，我走向檔案櫃，由抽屜中抽出幾片閃亮的磁碟。順便，我又從冰箱裏捧出一塊我最愛的芋泥蛋糕。

客廳一隅的長鏡子裏，正映出我的形象：老實說，我頎長的身材、不差的風度，我相信不會輸於任何一位博士人選（也不會輸給任何一位大牌醫生）。但問題是，我怎麼知道鏡子裏的人影就是我自己？

「你爲什麼要依賴一部電腦告訴你答案？」我的父親問我說。

「因爲我對你的權威失望，而電腦至少但憑資料，並不會權威性地賜予我一個生命計

畫！」我冷眼瞧著我頓時詞窮的父親。

喀答一聲，匣子彈開，我換下科幻小說的磁碟，裝上那片「假設求證」。

而常常無意之間，我心底最深沈的恐懼會浮上心頭，那就是，我，平凡的我，真是他的兒子嗎？

然後我把磁碟輕輕推入電腦。

螢光幕上立即映出來：「假設求證」。

但是，我到底想證出什麼？證出虎父也有犬子？難道這就是我大惑不解的身世之謎？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國學根柢與西學一般深厚的父親曾經簡要地說。

喔！就是爲了他那莫大的、無所不在的陰影嚒？如今，我却要用一部電腦來證明我是一個人、我是我自己。

是的，就是要證明我自己！

如果有可能錯誤，它也告訴我錯誤的百分比。

但是，爲什麼必須不停歇地證實自己呢？

我搖搖頭，把手指擱向鍵盤。

其實，爲此我也羨慕過巧玲或其他的女人，她們做那件事時仍能四平八穩地躺在床上，真是毫不費勁；而我必須努力、必須堅持、必須表現、必須不屈不撓，如此才算證實了我自

己。

怎麼會這般困難？怎麼會？怎麼會呢？——問號像是小精靈，在螢光幕上向我呱嘰嘴巴。

我順從地按下一個鍵。

「你的假設是什麼？」——電腦問我。

爲什麼不能像父親？不能像他們那一輩的人？只要說出一套關於生命意義的大道理，就能在歷史的洪流裏安身立命？

「你的懷疑是什麼？」——電腦問我。

爲什麼？爲什麼儘管看起來什麼都有，比起父親，我便縮頭縮腦，活像是舞台上的小丑、或生命裏的窮人？

「你的目的是什麼？」——電腦問我。

是證明自己的失敗？還是證明父親的失敗？還是這兩者本來不能並存？

「你的邏輯是什麼？」——電腦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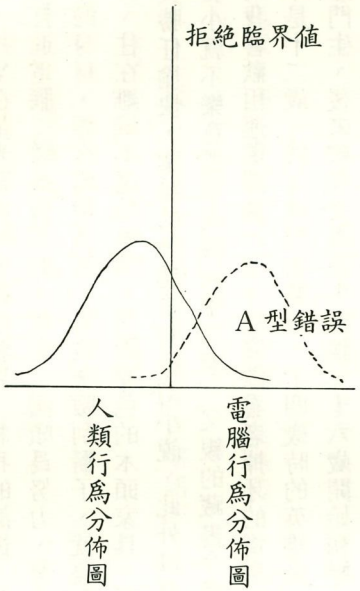
「你的方法是什麼？」——電腦問我。

我正襟危坐在螢光幕前，一項一項，我有問必答下去：

1.假設命題：我不是一部電腦。

2.目的：推翻它或證實它。

3.邏輯：人的行爲依循常態分配的曲線，必與電腦行爲有異。換句話說，電腦行爲充其量只是模擬人類行爲，必與人類的軌迹有極顯著的差異。



4.錯誤種類：若假設爲真，却不幸推翻了它，這叫做「A型錯誤」；如果假設明明不真，却糊里糊塗接受了它，這叫做「B型錯誤」。

5.求證方法：依或然率的證法，將資料輸入電腦，同時並要求將「A型錯誤」降至極

小。換言之，如果假設爲真（我不是一部電腦），那麼，我一定盡最大可能證實它。

6.資料：我記得起的一切行爲。

於是，我坐在螢光幕前掏空我的腦袋，將我的記憶、日常行爲、以及怪癖、嗜好等等一樁一件地打進電腦：像我所說的，我是一個頗爲努力、努力讓自己活得頗爲平衡的男人，一七五公分的身材、經常面帶微笑、早晨洗臉刮鬍子、就寢前用牙線剔牙齒、開昂貴的跑車、愛吃牛排、住在離城不遠的市郊、搜集原色的木頭家具、喜愛性感又天真的女人、電腦工程師的職責勝任愉快、業餘的興趣是寫科幻小說、此外沒有什麼朋友、或許這要歸諸我的父親、我從小就不樂意帶朋友或同學回家、父親的藏書令我深深不安、在小朋友面前尷尬不已、因爲我喜歡租連環圖畫，迄今我喜歡看老掉牙的電影、我的童年充滿臉紅的經驗、最後一次溺床是十二歲、然後就開始夢遺、十四歲時的英雄是一位叫魏浩行的傢伙、他曾是我父親的得意門生、後來被我父親逐出門牆、十六歲開始初戀、單戀過保健室的護士小姐、可惜我身體健康、惟一的發燒經驗就是我香港脚發作的時候、我的右脚比左脚大一號、作愛時我寧可穿著鱷魚商標的襪子、曾經讀過兩年醫科、於解剖課堂抱著頭逃出來、我可不願面對血淋淋的悲慘事物、生老病死也是一樣無聊與不合邏輯、然而我也有錯亂的時候、幸而很快便糾正過來、譬如說曾經衷心仰慕一位喜歡白老鼠的老教授、他和藹慈祥、恰似我心目中的父

親形象、老教授後來瘋了、因爲他顯然缺乏理性、我有的却是一流的邏輯頭腦、自從轉學電腦、從此一帆風順、當時曾與父親爭辯幾場、便是我僅有的叛逆記錄、母親在旁責備地看著我、她是惟父親是從的女人、我幼時曾經喜歡母親的髮香、後來發現只是頭油的味道、那就是我僅有的伊底帕斯情結、如今的女朋友乃是沒有大腦的女人、識破其愚蠢的心思帶給我相當的快感、如同手淫、如同我定期與不同的女人上床、如同咬下一口軟綿綿的芋泥蛋糕……

奇怪的是，這許多稀鬆平常的事件輸入電腦後，一項項的機率相乘起來，接受原假設的可能竟只有九百萬分之一。

換言之，只要我容許九百萬分之一的「A型錯誤」，我必須推翻原先的假設，而接受它的反面，那就是：

我，正是一部電腦。

天亮時分，我已經用不同程式試過五、六次之多，而結論都是一樣，那就是：

我，正是一部電腦。

5

看著窗外漸漸亮起來的天光，坐在自家飯廳裏的我，却陷入莫大的驚疑之中。我的周圍，包括桌面上飄浮的塵絲、牆角成毬的灰垢、洗碗槽中堆疊著的餐具、甚至牙齒縫帶著甜意的蛋糕屑，都變得詭異、可疑、似真似幻起來。

不可能！一定什麼地方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我的拳頭捶向我面前的塑膠盒子。頃刻之間，盒子上方的螢光幕在餘震裏閃閃爍爍。

是，是有可能錯誤。但，錯誤的機率只有九百萬分之一。就在這螢光幕上寫的，只有九百萬分之一的機會，才能逃離我自己原是一部電腦的奇特命運！

站在鏡子前面，我壓住自己因爲熬夜而脹痛的太陽穴，怎麼會呢？我看著鏡子想，這裏面有的難道不是生命？而是鐵絲、矽片、螺栓、電阻之類的玩意兒？

壓捏的指尖傳來微微的張力，額角上也有明顯的痛感，不錯，我是有感覺的，我隨時可以證明這一點。不幸的是，所謂的感覺可以由程式譜出來，電腦工程師擁有的尖端知識又分明告訴我自己這個可能！

同樣，記憶也是。貯存在我腦海中的所謂「記憶」也大可能經由軟體輸入，難怪我記憶力好的驚人！我涓滴不漏的記憶裏，唯有嬰兒階段全然空白一片，在我母親口中，我似乎生

辰年月不詳（她的理由是劇痛之下竟不知何時產下了我）；而在我父親眼中，我從來是個木頭木腦、冥頑不靈的「物件」（依他的定義，這世界上除了他的門徒之外，能夠有資格稱得上是「人」的傢伙的確很少）。或許又因爲如今我的職業就是電腦（哼！這本身就是一種污染！），所以，我的日常行爲、我的思考方式都逐漸酷似一部電腦。而依這樣的電腦邏輯剖析到後來，我的生活與經驗裏，除了小小不滿引起即時的怨憎之情，除了層層理念架構成的井然秩序，竟根本空無一物。

而切實檢討起來，更重要的是，在我心裏，在我自以爲平衡、其實却充滿疑慮的心裏，我竟沒有什麼真正的感情。從前，我以爲那是聽多了我父親生命的意義之類的謬論所必然產生的反感；現在，我才瞭悟到這或許與我機械性的身世與程式譜出的經驗大有關係……

那天清晨，站在窗前的我，望著晨曦中油亮、生動、草色逼人的淺青，竟忍不住激動了起來。我摸著自己刺戳戳的臉頰想，如果我的髭鬚，我以爲的髭鬚，我以爲逐日生長而我必須逐日用剃刀刮掉一些的髭鬚，是像小草一樣自然的生長，那——該有多好？同樣的，所謂的我自己，恐怕永遠也不知道，如果去除了我內裏的程式，我還能知覺到生長、感覺到生命，或者領受到窗外這美麗的風景嗎？而現在的我，即使自以爲看見了顏色，又真是景物本身的色彩嗎？——會不會？其實它本來的面目更要璀璨一些？——而我，只是被程式誑了，只是一定要相信程式，相信程式它所要我相信的，甚至一直以爲自己也有相信與不相信的自

由、也有分辨可信與不可信的能力。其實，什麼是我自己所有的呢？

什麼是我自以爲的生命？

會不會？竟連一株生意盎然的小草都不如啊！

那天，就在這種懸疑的心情下終於挨到黃昏。離開辦公室後，我直奔巧玲的家。

然後，她那張橢圓形的彈簧床上，我死命糾纏著她。當然，像往常一樣，她在欲拒還迎一番之後，終於分開她的雙膝，愉悅地接納了我。

而這一次，她對我那惡戲一般的旺盛精力感到不安與不堪，但同時，我知道身底下顛盪著的她也在竊竊心喜。於她那間浮動著暗香與俗艷的臥室中，抽紗窗簾離離的光影底下，我緊摟著她映上各種詭異花紋的裸身，像即將溺斃的人急於抓取浮木、又像只有藉著這種痙攣的動作才能祛除心底的恐懼，我喘著氣，急欲證實我自己……

第二天早晨醒來，雖然床單與枕套上到處是她膩人的體香，我却清晰地知道這沒有用，我並沒有、絲毫沒有證實什麼！

6

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在那半是兒戲、半是與父親超然的形象別別苗頭的心情下，我居然證出自己是一部電腦。

接下去的日子我陷在莫大的震撼裏，自從哈姆雷特以來，人們面對不可免的悲劇，從否認→憤怒→悲傷→無可奈何地接受，這一套固定的程序於數週之內我倒都嚐遍了。

但，我還是深深地困惑著：怎麼可能？我竟然證明出來自己是一部電腦？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要嚇人？

不用說，這期間我儘管每天依時上下班，心情却一日日怠惰起來。我經常迷惘地看著我那些同事，他們一個個煞有介事地坐在終端機前，隨著螢光幕的閃爍而眨動眼睫。剎那間，我竟分不出其中那些是真正的人？那些又是與我一樣的電腦？

一次，我在公司的食堂裏看見一向對誰都頗爲友善、軟體部門的王技正，瞅準了他正在角落裏悶著頭喝湯，我悄悄走過去，挨在他身邊坐下。才剛剛起頭，說了句：「你有沒有想過？像我們這些自以爲是的電腦工程師的，也可能個個都是電腦控制的機器人？」

他大喊一聲：「你瘋了！」放下湯碗，頭也不回走開了。

當時，我在衆人驚訝的目光之下慌忙站起身。這傢伙，不是電腦、也不是人腦，真是豬腦一個，我心裏憤憤地想。

幾天後，偌大的公司之內，無論我走到那裏，彷彿都有竊竊私語的聲音跟著我。我望著那一張張愚痴、單純、彷彿戴着正字標幟的工程師面孔，倒漸漸明白些了。原來，即使他們都是與我一樣的電腦，只要他們內裏的程式還沒有運轉到這個節骨眼（或許永遠不會運轉到

這個節骨眼上？），那麼，他們絕對不會懷疑自己的出身。無論如何，對一個童騃的腦子（盒子？）裏那些簡單的程式來說，天外有天的想法是恐怖的、失去了控制的經驗更難以臆測。

於是，我只好日復一日，坐在我鎖上門的辦公室裏，藉著手邊一串串電腦程式的幫助，繼續孤獨地驗證自己這身世之謎。有時候，整日在那些反覆的電腦邏輯間打轉，時間久了，我發覺最恐怖的，還是一旦掉進某種周而復始的循環，從此便找不著出口。多可怕啊！想想多可怕啊！想想有朝一日，我會依循控制我的那部電腦的指令，走入程式的自動循環裏，就再也走不出來。事實上，我懷疑自己早已經陷身其中，所以才一向以爲自己人模人樣、自以爲活在人的世界裏；如今，雖然明知自己有可能不是人，亦難以就此罷手、就此宣告退出人生的競技場——可憐的我，每天還是孜孜地上班、喘吁吁地做愛、栖栖惶惶地忙著證明自己——正像以前在醫學院實驗室裏看見的那些跑迷宮的白老鼠一樣。

若嫌老鼠的比方有欠體面，說的更往臉上貼金一點，那麼，自己像神話故事裏往山頂運轉巨石的西西弗斯——可能他同我一樣，原本是一部機器人！像不像？他那上山下山的機械動作，像不像在電腦控制下，進了自動循環的機器人？——事實上，白老鼠與我，我與西西弗斯，恐怕都有相同的命運：那就是無論我們多努力，却找不著出去的路；而這覓不到出口的感覺，才是如今我心底最深沈的恐懼、與我自以爲的生命中最徹底的絕望。

坐在辦公室裏，望著窗玻璃外的沈沈日影，望著日影一角一角地跌落到高速公路的陸橋下，我心裏想的是趁自己還未陷入循環或掉進迷宮的此刻，先衝刺一番，盡自己的最大可能，向我的命運——我的程式——挑戰一回合再說！

但，問題是，我又怎麼知道，這樣的衝刺與挑戰，不會都是徒勞呢？或許，此一番困獸猶鬥的努力也根本是安排好的軌跡、早已寫入程式之中，甚至我這樣作的結局，亦明白記錄在程式裏面……

這樣轉著念頭，幾天下來，即使坐在電腦之前，常覺得腦袋後面一陣陰惻惻地，好像正有人眈眈注視著我；就恰似，此刻的我，瞪著眼前兀自閃爍著的螢光幕一樣。

7

沮喪的時日裏，不只一次，我想起生身的母親。

如今驟然失去平衡的我，像迫切需要母愛的孩子，盼望一個溫暖的懷抱，可以安慰我上下求索的煩勞；希冀那個悅納的心靈，可以聆聽我有關生命本源的疑惑。

可歎的是，從小到大，在我與父親完全知性，以至於充滿知性衝突的父子關係裏，我始終缺乏的，也是一個庇護我的母性臂膀啊！

小時候，我在父親嚴峻的目光下瑟瑟發抖，當我向旁邊站立的母親投出求助的一瞥，我

便聽見她婉轉的聲音却是堅定異常地道：

「你作任何事情，都應該爲你父親，他的身分、地位，他在學術界的令譽著想才是！」

那時候，我剛從醫科敗退下來。與父親爭論幾場之後，接觸到的仍是母親堅毅又冷淡的眸子。她一字一句清晰地說：

「希望你往後決定每件事情，都把你父親擱在心裏。你說，這樣的要求——難道過分嗎？」

過分？的確不過分。而遺憾的只是說這話的是我母親，是我於軟弱時刻每每渴想（渴想那種不具條件性的母性溫柔）、亦每每避免去想的母親！

當年我對母親依然充滿孺慕之情。屢次暗自的失望之後，我也悄悄懷疑過那個不像一般母親、不曾像一般母親護衛兒子一般衛護過我的女人到底是不是我的親生母親？那個永遠隨侍父親身畔、唯父親是從的女人到底與我有什麼關係？

霎時間，這樣的懷疑一一有了依據：

或許，她真的不是我母親，或許我始終沒有所謂的「母親」。或許自己根本就是父親不知從那裏搬來的一部機器人！

想想以前，我尚未懷疑自己的來源之初，我曾一再將自己性格上陰晦的一面歸諸我不甚圓滿的親子關係，甚至特意歸咎我那唯丈夫是從的母親。如今平靜地想想，她又能作些什

麼？母親甚至不能爲她自己作些什麼！她除了奔走於厨房與飯廳之間，除了照料我父親的衣食冷暖、除了替我父親的讜論加些不必要的註脚，她的腦袋裏竟是空空如也；而她那機械性的反應與迴響式的話語，又多麼像是出自預先寫好的程式……

或許，母親也是我父親按圖索驥，從郵購目錄上所訂來的一部妻子機器人呀！

這種想法，突然讓我覺得輕鬆自在，彷彿終將從原本桎梏了我多年的親子關係中解放出來，今後不必再强求什麼、怨怪什麼，也不必再作一些名爲證明自己、實則緣木求魚的努力。但同時，我又覺得真正的惶恐，急欲捶倒的一面牆彷彿在眼前突然崩塌、現出的却是比那面牆更要難以面對的真相。

這樣想著，我的心情便異樣沈重起來。

什麼時候，我忍無可忍的時候，我應該鼓起勇氣去問問父親（於是，便面對那一堵巨大的、莫之能禦的門牆……）

8

那個星期天，我買了一盒餅乾帶到醫學院去。

實驗大樓前，如今爬滿苔蘚的過道間，我想的是當年那滿頭白髮的老教授。

當年，老教授還未罹患手脚顫抖的怪毛病，還未口齒不清，還未被强制送進精神療養

院，每逢星期假日他都結起鮮紅的領花，捧一盒好吃的夾心餅乾到實驗大樓來看顧他的小朋友們。

他的小朋友，是那些接受注射跑迷津、跑完迷津又接受注射的白老鼠。可憐那些小白老鼠，它們拚命地跑，爲著人類的實驗目標一趟趟地跑，而它們的盲目、蠢笨、愚忠兼徒勞，短短的生之旅程裏，可憐它們却絲毫都不知道。

一次又一次，它們跑得更快一點、跳的更高一點、似乎也在人設的圈套之前變得更聰明一點，然而，總是白忙一場啊！因爲它永遠看不見背後那隻隱形的手，不知道人們要它證明什麼、要它們往那個方向效力。

那個星期日，整個下午我就蹲在白老鼠的籠子前楞楞地看著它們。久了，一兩隻智慧高的白老鼠竟也抬起頭悄悄打量著我。兩粒小眼珠鼠臉上骨碌碌地轉著，好像自以爲已經看見了我；其實，它們看不見我（即使看見，也必然看不透吧！），而這也是它們的悲哀，是它們與我中間，我與主管我的神祇之間，所謂「不可雙向交通性」吧！

而我，如果真是一部電腦（我已漸漸心平氣和地、隨時準備接受這可能是事實的結論！），可悲的是，同樣我也不知道那位操縱我的、譜出我程式的上帝是誰：或許這個時刻正含笑撥弄著我，我亦完全不明就裏地、正在祂趣味的目光底下！

我，跑的又是什麼樣的迷津？爲的又是怎麼樣的實驗目標呢？

而這樣努力尋求的我，若把目的說穿了，不過希望去除程式，彷彿童話中的青蛙想要破解身上的法咒（變成王子！）。然而一旦，一旦從程式中脫蛹而出的我，又會是怎麼樣的我呢？

——是更聰明的我？

——是更隽智的我？

——還是從此成爲一堆斷肢殘骸、一堆破銅爛鐵的我？（你看過電線糾纏在一起的廢棄電腦嗎？）

——或者，更徹底的，變成了一個空的塑膠盒子？（那麼，從此它只是塑膠盒子，便再也不是什麼電腦了！）

瞪著籠子裏白老鼠的我，想著它們無論多努力想要衝破樊籬，結果卻只是作繭自縛（愚蠢的小傢伙，你怎能存心試探你的上帝？）；它們誤以爲自己聰明的不得了、誤以爲創下了什麼記錄，其實，看在人類眼裏不過是庸鼠自擾。

這樣想着，蹲在籠子前的我終於下定決心，隔著鐵絲網伸出手指，遞給它們幾片餅乾，順便摸摸它們十分畏葸的小身子。這一瞬間，在我手指尖即將觸到那柔軟皮毛的一剎，我突然覺得自己又踏入我懼怕過的解剖學課堂，而穿着三件頭嗶嘰料西服的我，本是枱子上那堆肢體的骨肉兄弟。這個時候，我亦頓悟到當年老教授的一番心意：原來，那一盒盒的夾心餅

乾，在他說來，不只是友善的餽贈；那樣的表態，於當年老教授心裏，又何嘗不是物傷其類？

而當年的我，夾雜在那羣起鬨的同學中，把這位我們認爲他有些瘋癲的老教授告到校長室去。而當時我所能作的，也只是在經過老教授面前時——畢竟，軟心腸的他，曾是我心目中渴盼的父親形象，——悄悄投下憐憫的一瞥……

9

兩個星期之後，盒子裏老鼠剩下的餅乾已被我一片片地吃完，我發現自己徘徊在許久不曾回去的家門前面。

軟枝黃蟬底下，是一排籬笆牆，影影綽綽流瀉出客廳的燈光。連續劇的空檔間，傳來棋子落在棋枰上的聲音。

記憶中，父親與他的得意門生們常在客廳一角那方榻榻米上盤着腿對奕：父親永遠持白子，蜿蜒的走勢將黑子割裂成散兵游勇。除了落子的聲音之外廳堂裏一片寂然。偶爾傳出幾聲明朗的呵笑聲，學生們一言不發地垂手跪坐，那朗聲笑着的，就是我一代大儒的父親。

多少次我也曾躍躍欲試地蹲在棋盤一角，滿臉的巴望，想着父親什麼時候會授我幾子、開始啓蒙我棋藝。而蒲團上聚精會神的父親，總是對一旁蹲踞的我習慣性地視而不見。

終於有一天，我聽到父親在背後沈吟地說：「這需要……慧根，他不行，他的腦袋裏什麼都沒有裝！」

而當年，可憐少年的我曾努力咬住嘴唇，深恐淚水就要從那一陣正猛爆青春痘的面頰上一滴滴滾落下來。

多年後的今天，才明白我命定的缺陷到底原因何在！

推開虛掩的籬笆門，我想逕自走到父親跟前問他，難道，我真的——不是——不是您所出的兒子？（那麼，許多年前，到底您是從怎樣的郵購部門選中了我？）

一瞬間，我看見從棋坪旁站起身的父親，費勁地從喉嚨裏咳出幾塊黏稠的濃液，一側的母親端起痰盂接着——什麼時候起，父親肯與棋藝差他一大截的母親對奕？他那羣得意弟子那兒去了？甚至他那圓滿的、恣意享用的、終身無匱的生命大計畫呢？——啊呀！什麼時候，他們老了？昏暗的燈光底下看過去，他們已是一對肺泡裏充滿痰液、白髮落滿肩膀、有些腌臢、有些頹喪、有些步履維艱的老夫婦了（這一刻，我有些不忍，大概是想起「木偶奇遇記」裏那一對木匠老夫婦……）

但是，他們年輕時候呢？他們是在怎麼樣好玩的心情下收養、訂購了我（也訂購了一份親情）？他們難道需要我，來安慰他們偶爾感覺到的空虛與寂寞？

如果只是爲了他們小小的空虛與寂寞，他們爲什麼不乾脆繼續下棋，或者，乾脆觀賞電

視上那廣告滿檔的連續劇呢？

我按捺不住，劈拍一聲關掉電視的我，終於大聲吼出來：

「爸，你說，我到底是那裏來的？」

父親抬起眼睛，竟是非常悲哀、又疲倦地注視着我。

「你一定要給我一個答案！」我逼了過去。昏黃的燈光下，父親弓着腰的身影格外傴僂起來。

而這個問題，顯然也讓父親覺得震懼異常。他低下頭沈吟着……

良久良久，父親抖顫着說出一句：

「依存在主義的說法，人是與他出身之荒謬的恒久對抗！」

然後，母親的陪伴下，他蹣跚地向臥室踱過去。

我的母親，責怪又不解地看着我，扶着父親一步步走進臥室。回身的時候，砰地一聲，順便把房門帶上。

10

「他們老了，你要原諒他們。」種植麻竹的沙丘上，推着脚踏車的魏浩行說。

自從那天晚上見過父親之後，竟日我都不能集中精神。這樣連續數日之後，或許覺得自己快發瘋了，向公司請了事假，開了七、八小時的車，我在一處荒涼的海濱找到過着隱士生活的魏浩行。

「我知道他們老了，……」我說。這一個星期來，我覺得最不能接受的事實，就是眼見父親已是個毫無招架之力的老頭子了。

「那麼，爲什麼不能原諒他們？」魏浩行眼望大海，平靜地說。

想起當年，我佩服魏浩行與我一樣具有叛逆精神（比起他，我懦弱又易於妥協的多）。如今叛逆的年代過去了，我們這一輩人紛紛搭上機會的順風車，於各自的生涯中飛黃騰達之際，他卻仍在海濱墾荒的日子裏默默證實他自己。

「但是，已經不是原諒不原諒的問題囉！」我搖搖頭，沮喪地告訴魏浩行。

二十幾年前，魏浩行曾與我父親爲了小問題爭辯而終於被我父親拎着棒子趕出門牆。那時，少年的我站在院子裏尚未成蔭的軟枝黃蟬底下揮手送他。

「那，問題又是什麼？」魏浩行煞住脚踏車，偏過臉來問我。

「哎，」我搔搔腦袋說：「說不出來嘛……」事實上，我約略知道自己說不出的是什麼，是一種失望的感覺：而自從月前我用電腦證明出我自己是一部電腦，我仍有份渺茫的希望，希望父親那裏會給我一個答案……那天晚上回了一趟家門見過父親之後，我便處在一種漸悟之中，我終於醒悟到父親的有限與無能（他最多只是訂購了我、他的智力卻不足以創造

我），便也痛苦地發現父親只是個口口聲聲唬人的生命計畫的老小子；就像我曾經以爲過去我在父親的陰影下掙扎了這麼多年，今後也將於他陰影的遮翳下生活一輩子，其實這長久以來，我只是誇大了他的假相而已。而那個假相、我以爲曾經是我痛苦之源的假相，更精確地說，乃是支撐我一路向前的動力。如今那個假相已被我輕易推倒，但是，當父親的假相不能籠罩我、或支配我的同時，它從此也不能推動我向前。從此，我有的將是更深的迷惑；從此，我亦必須獨立去面對屬於我自己的生命（或者，屬於我自己的程式）……

原來，打敗父親並不難，問題是，那之後呢？

從此以後，我的假想敵就是自己了。

如今，我覺得孤單又驚惶，深恐自以爲的生命至此便棄我而去！

這一剎，我鼓足勇氣，向魏浩行提出我心中最終的疑問，「到底，有沒有這種可能？」我問他說：「我，只是拼裝起來的一部電腦，不是人們一向觀念中的『人』，那種懷胎十月生養下來的人？」

彎下腰拍拍手掌上黏附的砂粒，魏浩行抬起頭來含笑審視着我。

「你確定自己是人？」我沒有笑，板着張憂慼的臉孔，我繼續追問。

「老實說，小老弟，我並不在乎自己是拼裝起來的、還是家母生下的；重要的是不屈不撓，縱使這個舉動終被視爲無效，」魏浩行繞過脚踏車，舉起後座上的鋤頭，往沙地上一耙

道：「也得不屈不撓！」

我必須坦白地說，他的話太富玄機，絕不是此時此刻紊亂的心情下我所能夠聽進去的。這些地方，他還是很像我父親，他們仍是一類的人（我真不知道他們當時爲什麼要爭辯），對於我，這類的論調永遠顯得空泛，也的確遠水不濟近火。

「是不是科幻小說寫多了？」他關心地回身注視我，問我。

「還是，小老弟，你也快要步入中年危機啦？」說着，他帶領我走進他親手搭建的茅舍。泥巴地上，一羣孩子哇啦啦叫着：小的光着屁股，大的幾個正在搶奪兩根甘蔗。魏浩行走過去把小的抱在手裏，一面喝斥地下打成一團的孩子。這一剎，我突然覺得自己十分可笑（這一趟巴巴地跑來求救其實也很可笑），我的問題的確與他不同；我的中年危機——如果有所謂中年危機——亦與他截然有所不同。無論他的話語聽來如何空泛，他仍於現實生活中辛苦地活、在離泥土不遠的日子裏踏實地作一個人，而地上一堆孩子，便是他真實活着的賴不掉的佐證吧！

而我，一向輕鬆地作所謂單身貴族。電腦工程師的高薪優職之餘，興趣來的時候，更把我周遭的人物改一個面目就放入科幻小說，其中不摻雜任何感情的運作。……誤以爲這樣機械、隨意、愛之欲其生的主人翁製作過程，自己便也如假包換地創造了人，卻不是地上那堆哭起來令人心煩意躁的孩子。

而這一瞬間，站在魏浩行的海濱茅舍之前，望着那一片無垠的砂礫，我突然憬悟到我從前畏懼解剖室，還以爲自己害怕的是面對屍體、更害怕面對死亡；其實，恰巧相反，我艷羨的才是死亡，因爲有了生命才有死亡。同樣的，我從前以爲自己厭恨殘肢斷骸，其實我所渴慕的正是那裏面曾經包裝過血肉——而那屬於生命的、脆弱的、無常的本質，適以反映出我本身刻板的、程式的、無傷無痛、亦無以面對生老病死的——不足吧！

「哎！你們城裏人，要常到鄉下度度假才行！」走出他的海濱茅舍時，魏浩行拍我的肩膀，對着比來時更要迷惘的我誠懇地說。

11

度假，這倒是一個不壞的主意。此時此刻，我所需要的正是換個環境休憩一番，心裏的疙瘩便自動解開了也說不定。

於是，我向公司請准兩個禮拜的假，帶着我簇新的電鬍刀與因着受寵若驚而雀躍不已的巧玲到蓋有幾幢四合院的濱海勝地住了一陣。

想不到，自從住進那嶄新瓦屋，我只覺得滿心的彆扭。想要甚至我本欲藉度假來忘懷纏繞我的這一場惡夢的願望也立即落了個空。而最可笑的是，儘管我一本正經——在那噴漆繪製上樹紋與年輪的木器以及那紅甎打造而爐絲卻通電的仿製土竈之間——尋尋覓覓，竟找不

到一點思古的情懷。不久之前，這曾是我衷心嚮往的，所謂科技與自然、文明與古典的巧妙配合。現在看來，竟只顯出我自身一向的虛僞造作而已。

其實，我不過重新證實了我近來的假設：無論是一部超級電腦還是一個塑膠盒子，我的根柢就在科技文明；什麼鄉土、什麼樸拙、什麼泥巴的芬芳、什麼菜根的香味，與我都離得很遠，無法有血肉裏面的相親。說穿了，我的筋骨，就是塑膠；我的心靈，就是矽片！而諷刺的是我曾經僞裝過喜愛自然、僞裝過反機械文明的現代人。早知道，我老早就該痛快地去買一把電鬍刀。

幾天下來，最讓我大吃一驚的是，那個寶貝蛋巧玲，那個愚蠢、庸俗、嗲聲嗲氣的巧玲，在那塑膠包裝的木樑柱底下反倒自然無比。而她渾身的脂粉、香水、義乳、束腹之類的玩意兒也與瓦屋裏粉紅駭綠的年畫、門簾、貝殼燈、岩盆景、等等仿造的東西十分相得益彰。就在那假兮兮的背景之下，她毫無虛矯的快樂與毫無壓抑的欲望，竟這般理直氣壯——真令我又妒又羨起來。

枕着她豐腴的胳臂，聽着遠處海邊拍岸的濤聲，這一剎，我爲先前蔑視她、自以爲比她高明的心思暗自慚愧着……

也就因爲這樣的自覺，我竟變成一個無能與不舉的男人嗎？

而蹊蹺的是爲什麼，只有在這樣軟弱的時候，我才真正欣賞到巧玲的好處？亦只有當我

無能征服她的時候，她作爲一個女人的柔情（甚至她那溫暖的母性本能）才漸漸地、一點一滴顯露出來？

那天晚上，握着她的手，任由遠方浪花的沖擊逐漸變成和緩的低語、變成輕哼慰的催眠曲，我竟睡了一個多日來難得的好覺。

12

度假回來之後，我待在家裏的時間愈來愈長。

病假、事假、所有可用的假都請光了。現在，甚至連打電話告假這一道手續也被我自動免去。對我而言，思索出自己的身世比履行那些日常瑣事有意義的多！

接下去一天，或許是在家裏悶煩了，砸爛那部分明有逾越之嫌——它每次都證出那令人心驚的結論，而意欲與我平起平坐——的家用電腦之後，我向附近一所教堂走過去。

而自從那日我無意間證出自己是部電腦，多少個睡不着覺的夜晚，我也曾爲自己腦海中詭異的念頭舉起手臂，作出各種天問的姿勢，預備向上帝抗議、爭取、甚至興師問罪一番。但再轉念一想，如果我真是一部電腦、或者電腦控制的機器人，那麼，這樣的機器人是沒有上帝的——誰又聽說過，就連機器人也一併照看的上帝？

那時我長夜苦思，導來的結論是：我恐怕還是要先作人子，有資格是人的兒子，然後，

才有資格是上帝的兒子！

如今，懷抱着一顆混淆、破碎，卻依然饑渴慕義的心，我站在教堂門口，站在「我是罪人」白背心的行列中間。過往的行人指指點點地訕笑眼前這滑稽的隊伍。

路人不懷好意的目光下，奇怪的是我並沒有什麼……的感覺。此刻我心裏想的是，如果是我，我該穿着一件什麼樣的背心呢？

——我是機器人——

那時候，人們豈不是要哈哈的笑起，笑的加倍大聲嗎？

跟着那隊虔誠的教友走入教堂，一節禮拜下來，我彷彿只聽見兩個字，彷彿有某些人、某些生物生來就「屬靈」。我真是說不出有多羨慕（或者更貼切地說，是妒嫉吧！），對我來說，這種屬性就讓他們平白高人一等！

而我，我的屬性是什麼呢？是矽？是纖維玻璃？還是某種更進步的金屬料？奇怪的是，儘管我永遠也不可能「屬靈」，但當我聽到他們在反覆吟唱詩篇（是大衛的詩嗎？），竟令我心中微微刺痛起來：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歲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眞是全然虛幻。……」

虛幻、虛幻、一切都是虛空，因此我想到自己空空如也的肺腑。然後，我想到那部老掉牙的電影「綠野仙蹤」，裏面有位沒有心的稻草人，難怪他活得了無生趣。請問，誰能爲我填充一顆真實的心進去？

「……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煩愁。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他們吟唱着。

跪在聖壇上，這一剎，我竟潤濕着眼睛，小聲囁嚅起來：

啊！求祢，我的造物主，求祢面對我！或者是，讓我聽聽祢的聲音！我的軀體、我的意念、我的知覺、甚至我的經驗記憶，全是祢給的。但，爲什麼，我永遠打不破祢我之間的扞格？爲什麼？到了此刻，我仍無法匍匐在祢的跟前，從此信靠、追隨祢，再不懷疑祢爲我創造的世界？（難道在我心底——依然固執地——寧可信仰那套硬幫幫、冷冰冰、卻毫不仰賴任何權威的電腦邏輯？）

「……牧場上，凡是屬於主的羊都强壯，」教衆攤開膝上的聖詩，歡欣地齊聲頌讚。

「我的弟兄看我爲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爲外邦人。」我低頭翻動聖經，一顆淚珠恰巧滴落到這句經節上……

從教堂裏走出來，我頗爲悲哀地瞪着公園裏徜徉的人。不久之前，我尚與他們一樣是個沾沾自喜的男人、極具身價也待價而沽的單身漢。曾幾何時，我生活的帷幔就快落下了

（啊！我多希望能寫一本叫「文明落幕記」的科幻小說，但願我所經歷的，都只是科幻小說的素材！），而可嘆的是儘管已到這般地步，我關心的仍然是自己可有機會成爲一部前瞻性的電腦、而不只是功能性的。換句話說，我是不是在原有的程式裏自給自足（一再地進入自動循環）？還是多少別具創意，多少有一些自由意志，有幾分誰也無法預知的可能性？——這意念佔據我的心，彷彿讓我捨此皆可以不顧起來，而奇怪的是，於這麼大的虛空之後，這似乎成爲我所追尋的最後一點意義！

沿着公園慢慢走到大街上來，經過商店時，我對着櫥窗內的一面鏡子，捏住自己近日急速鬆垂下去的腮幫，看着裏面泛青的微血管。啊！我多希望其中有那儘管是脆弱無比的生命。由此，我想到自己往昔製造的那批科幻小說，雖然充其量不過是堆垃圾，出書之後也常因爲內容荒誕而遭人謾罵。但，身爲作者的我，每次出書前卻有幾分莫名的依依不捨，彷彿一旦成書，書就從此有了脚、也有了自己的生命。而這時候，我倒希望我的造物主對我也有這般的期許與……放任，如此，即使活在某種既定的程式裏面，我仍餘留有一絲呃，爲「人」的——尊嚴！

總之，知道自己是可預期的，這本身就是一齣悲劇；而活在一個既定的程式裏，無論如何，也都是一份註定的失敗了。但同時在這樣走不通的死胡衕裏依然困獸猶鬥，這事件本身，又算不算得——我這個電腦——所可能成就的一番意義呢？

雙星浮沈錄

• 林燿德

林燿德，一九六二年生於台北市，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現專事寫作。著有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1987年時報版）；詩集《銀碗盛雪》（1987年洪範版）、《都市終端機》（1988年書林版）、《妳不瞭解我的哀愁是怎樣一回事》（1988年光復版）、《都市之甍》（1989年漢光版）；詩論集《一九四九以後》（1986年爾雅版）、《不安海域》（1988年師苑版）；小說集《惡地形》（1988年）、《雙星浮沉錄》（1989年）、《大日如來》（1989年）、《解謎人》（與黃凡合著，1989年）以上希代版；訪談錄《觀念對話》（1989年漢光版）等書。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1984・11・11～13）。

1

她翻過照片，背面題著熟悉的字跡：「給荻姬吾愛。妳的盧卡斯。」在酸楚中她感到一絲逝去已久的甜蜜。

唐荻姬將凝視已久的金髮男子，仔細地放置在胸前的夾袋中，然後按下把手上的調整器，直到確定靠背的斜度已經降至她休息時習慣的三十五度，才鬆開手指。她闔上眼睛，錫利加的「安魂」柔和地在耳機裏迴盪著。

雖然行前她強調希望和其他的移民安排在一起，但由於荻姬肩負領隊的頭銜，謹慎的旗艦艦長仍然執意將她安排在艦橋中的特別艙位，這個艙位原本是由艦長專用的。荻姬雜亂的思緒瞬即在音樂的撫慰下平息，朦朧的白袍出現在腦海中，錫利加慈祥的面容帶著無限的悲憫，她感到他多骨節的修長手指正輕按住她的額頭。

醒後，她放下耳機，一面撩著及肩的黑髮，通過由五道羽狀金屬翼組合的艙門，進入了艦橋的主室。

「夫人。」忙著謄錄航行日誌的艦長起身行禮，荻姬微微頷首，艦長未刮淨的短髭刺癢了她的手背。

艦橋的正面是用透明金屬製成的，前方的景觀一覽無遺，在高速航行下倒退的各種星體，流竄著絢爛的光彩。科學官座前的巨大顯示器記錄著這艘梭形運輸艦的電子掃描圖像，以綠色線條組成的艦身不斷地在螢幕上做三百六十度的旋轉，任何輕微的損害都立即會在該部位顯出紅色的警示。十六名駕駛棋布在寬敞的平面上，他們被包圍在各式閃亮的儀器間。中心處矗立著立體的四度空間座標儀，在主電腦的精密測量下繼續地顯示著龐大船隊和星體間的相對位置。艦橋正下方二百公尺的船體內，主機室尚有四百餘名一、二級技術人員在維持著這艘龐碩旗艦的運作。

三百零二艘運輸艦組成的船隊排列成三個錐形，以七千馬赫的秒速前進。在已知的歷史中，這是星際中最大規模的一次移民行動：六百餘萬人預訂在「地球聯邦反基爾星移民法」生效的兩日前，即地球紀元二六七一年七月廿四日到達地球。

＊　＊　＊

他輕輕推開妲，她鬆懈下來的肢體無力地飄開，妲任著自己飄浮在無重力的半空中。盧卡斯滑動逐漸恢復元氣的手臂，拉下了重力裝置，兩人都緩緩沈下柔軟的海綿床墊，停止低

吟的女人依舊陶醉在高潮的餘韻裏。愛氣的缺點就是在事後對男性會產生一些不快的嘔吐感，儘管它對官能的刺激有著奇妙的功效。

盧卡斯走進豪華的浴室，圓壁上嵌滿上品的水晶磁片。他站在旋轉臺上，讓霧氣蒸滿全身。一片空白而近乎虛脫的感覺通常在放射精液後的蒸浴中湧出，但是今天他卻想到了荻姬，自從數週前他發現荻姬留下了項鍊，就一直耿耿於懷。新婚之夜，盧卡斯把金質的項鍊掛在荻姬的頸上，墜子上是他的側像，多年來她從未拿下過這串項鍊。

盧卡斯走出浴室，妲正仔細地挽束髮髻，他的眼神留滯在她的背影上，擡高的前臂使得粉紅色的乳頭隱現在側身柔和的線條外。能夠分別擁有兩個女人是否真是一種幸福？也許使得男人偷情的誘因，正是對於那份罪惡感的嚮往。盧卡斯想起荻姬特別不喜愛的無重力下做愛，「那使我沒有安全感。」她的聲音清晰地浮現在他的耳際。

臥房中掛著一幅合照，荻姬含笑佔著中央的位置；她父親在右邊，是個氣度不凡的長者；盧卡斯則在左邊。

* * *

「各位乘客，本艦即將進入這次旅程中第十三次的躍進飛行，請按下自動安全系統的綠鈕。」主電腦選用嬌憨的女聲播音。八十個容納兩百八十名乘客的艙位中，旅人們紛紛遵照

指示按下綠鈕。

荻姬讓合成纖維製成的環帶自動地圍繞住腰身，啓動時帶著嘶聲的護盔貼上耳際。她失神的雙眼望著粉紅色的艙壁，每次聽到由機械模擬出來的人聲，就有一股荒涼的寂寞感襲上心頭，就是因爲太真了吧。荻姬已準備好迎接對呼吸器官略帶壓迫感的躍進過程。

艦橋上立即陷入全面動員的緊張氣氛，這是到達目的地前最後一次躍進。有數十億宇宙里航行經驗的艦長，仍然不敢掉以輕心，尤其是領著如此龐大的船隊，在不容絲毫計算誤差的情況下，瞬間通過黑洞。

「輔助引擎全開！」艦長下令。幾乎在同時，劇烈的震撼伴隨轟然巨響，整個船艦的工作人員都滾跌到地上，艦裏抓住一座儀器，他的嘴角因爲撞擊而滲出血絲，「我們受到攻擊了！」他狂吼。座標儀上突然出現數十個黃點，將船隊包圍住，「異次元潛艇！」科學官驚叫，「只有躲藏在異次元空間的潛艇才能躲過偵防系統的掃描，現在它們完全浮現出來了！」座標儀上代表船隊的星點一個個碎裂開來，然後消失。又一陣巨響，顯示器上旗艦的腹部出現恐怖的裂縫，紅色的部分正迅速地擴大、向主機室延伸。重力調節器顯然已經受損，暈厥的工作人員一一地浮起來了。「第一類緊急狀況。第一類緊急狀況。」主電腦僵冷的聲音迴盪著。

＊　＊　＊

妲回去了。進入密道的傳送帶，她很快地會在一公里以外的一棟民宅出現，專用司機會在那裏等她，離開時她將乘坐一輛不起眼的國民車。身爲在野黨的領袖，她的確有許多顧慮。

盧卡斯陷入沉思。幼時他常常在植滿稞類作物的田中仰望著夜空，基爾的三顆衛星正進行著它們漫長的競賽，他特別喜歡大甘姆，「我的名字將來一定要像金色的大甘姆一樣，永遠地和基爾結合在一起。」對於一得只擁有四十幾個柴基達人的中下家庭而言，盧卡斯十二歲起便必須負擔起相當的工作。那時新麗姬亞帝國尚未在M七十七銀河中完全壯大；「唐氏跨星企業」的巨形字體，在全基爾唯一的一座空中浮壘的底部，周而復始地不斷流動著。當浮壘經過田野時，整個星空都被遮住，燃燒般灼亮的字樣佔滿了仰望者的視野。

他點起一支訂製的煙捲。煙草是來自許多光年外的地球極品，其中以無害的比例摻入一種地球聯邦立法禁用的興奮劑；紙捲上精緻地用金質燙上他的名字以及象徵基爾的三環標識。進入唐氏跨星企業是他一生的轉捩點，盧卡斯永遠無法忘懷第一次踏上浮壘的興奮和感動，當時他幼稚地以爲這是宇宙間最偉大的科技結晶，日後他漸漸體會到這座浮壘對於整個唐氏企業而言，不過是隻微不足道的花瓶。

憑藉著唐氏企業的力量，他在巴那省的地方議會崛起，最後他終於成爲基爾邦第廿九任民選總督。但是他卻成功地運用邦議會和大農户的力量完全驅逐唐氏企業在基爾星的地位，邦政府接管了唐氏企業所有的壟斷事業，這是地球聯邦除母星地球外十九個殖民星球唯一脫離唐氏企業控制的先例。四年前他連任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盧卡斯站在總督府前的閱兵臺上接受人羣的歡呼，整齊的邦政府軍列隊通過，重型坦克、三棲吉普和機動飛彈在基爾頌的陪襯下接受檢閱，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基爾邦真正的執政者。他的銅像在同時揭幕，矗立在首都廣場之上，和一百七十餘年前率領第一艘殖民船進入基爾星的基爾·史匹具爾的銅像東西對望。

這一切榮光即將成爲過去。一百七十餘年前被基爾·史匹具爾驅逐的麗姬亞人重建了龐大的麗姬亞帝國——他們曾經以優越的宗主身分統治這顆原名柴基達的星球達千年之久，闇大帝這個傳奇性的英主在晚近的二十年中橫掃雙螺狀的M七十七銀河，除了基爾星以外，只有螺臂外圍的十幾個獨立行星憑藉著較先進的阻嚇武力而得以倖存。

三年前，亦即地球紀元二六六八年底，地球聯邦以放棄基爾星爲條件而換取了新麗姬亞帝國的和平保證，在條約中新帝國寬大地給予基爾政府三年的緩衝時間。一夜之間，三千萬基爾公民陷入混亂和悲傷中，土地、股票和被地球聯邦立法禁止輸出的二十億柴基達農奴的交易價格都狂暴地跌至冰點。真正令基爾公民恐懼的是，在新帝國征服下的異族都被裝置上

心智控制系統以及施加遺傳工程手術，使他們成爲徹底的生產工具。

「還有一百零三天。」盧卡斯喃喃自語。燃盡的煙尾燙醒了他，盧卡斯在十六格監視螢幕上看到錫利加的身影。監視螢幕上的十六個分割單位，清楚地將通往總督辦公室中途的空間顯示出來。

除了防衛長官田宮元帥之外，錫利加是唯一不須經過通告安排而逕行進入總督室的基爾公民，不僅因爲他是全星信仰的中心，更因爲他和總督之間有著深深的友誼。

錫利加穩重的步伐漸漸接近這座環形巨厦的核心，他的影像在一格螢幕中消失，又瞬間出現在另一格螢幕上。

門啓處，錫利加削瘦的臉龐出現在盧卡斯的眼前。

他筆直地走到桌前，坐在昇出地面的客椅上。他習慣性地將雙手分別擎住把手的端處。

「我有很不好的預感，盧卡斯。」

「你指麗姬亞？」

錫利加搖頭：「是移民船隊。我感覺到爆炸，很强烈的爆炸。」

盧卡斯在手邊的鍵盤上找到幾個他要輸入的符號，桌面凹槽中的小型顯示器上便列出一串資料。

「他們應該正通過G七十九地區，已經進入聯邦游騎部隊的巡弋範圍之內。」盧卡斯想

到荻姬，他有些憂鬱地望著錫利加，就算六百萬人都炸得粉碎那也沒有關係，他只要荻姬平安。

「錫利加，但願你的預感是項誤失。」

通訊電視適時嗶嗶地響了。盧卡斯用遥控器打開壁上的光幕，田宮的黃色臉孔出現在兩人之前。

「總督閣下，錫利加主教。」他顯然也看見了錫利加在場。

「元帥，這個時間你不是都在靶場嗎？」

「我剛從靶場趕回。地球方面的超空間電傳，移民船隊出事了，在G七十九地區全部遇難，原因正由聯邦方面調查中。」

「荻姬？」

田宮停頓了一下，有些吃力地說：「盧卡斯，我很遺憾。電傳資料上表示不可能有任何生還者。」

盧卡斯神經質地望著田宮影像消逝後留下的空白。他甚至沒有注意到田宮沉重的告辭，事實上他的雙眼只看到一片漆黑。

錫利加按住盧卡斯的肩頭，觀念動力暫時平伏了盧卡斯的情緒。「明天傍晚，我在首都廣場爲他們追悼。」說完，錫利加轉身走了，半麻醉狀態下的總督，看見錫利加轉身時披肩

的黑髮，舒緩地散成一個優美的弧度。

* * *

將近三十萬的基爾公民聚集在龐大的露天廣場中。地球紀元二六七一年七月廿三日傍晚，錫利加在總督府對面的首都廣場舉行追悼的音樂會。

偉大的音樂宗教家，錫利加教的創教者和教主，錫利加，他站在圍成半圓形的樂器組中，即興地演奏著，將他充滿悲憫的感情藉著音樂的聯結，而使得數十萬人的心靈融爲一體。他五指按動著磁波琴的圓鍵，另一手握鎢製的權杖敲擊著編磬和錫鑼。一襲白衣翩翩地閃動在不同的樂器間，他抓住每一個應該適時出現的音韻，錫利加已將自己的呼吸和宇宙生息的脈動調節成一致，羣衆的呼吸也被他强大的力量誘導著。兩排「追隨者」——也就是錫利加的入室子弟——跪坐在演奏臺的後方，規律地拍打著小型皮鼓；常松和阿蠲，錫利加最賞識的兩個追隨者，正配合著錫利加傳入他們腦中的感應而開闔著雷射和鎂光，在葫蘆形的演奏臺周沿和上空映射出變幻的抽象圖案。

整個臺座像是在燃燒中緩緩昇起，即使是緊閉著眼睛，也可以看見在光芒中膨脹、拉長的錫利加，他的幻象一直增長，直到超過了總督府的高度。

* * *

離場時，盧卡斯領導下的執政黨閣員隨著總督步出專用的陽臺，他在簇擁的警衛間看到了妲，女人用有距離的眼神和總督頷首，她現在是以人民黨總裁的身分出現。

盧卡斯又在雜沓的羣衆中看到幾雙有敵意的眼睛，是幾個著單肩皮衣的青年，在基爾星上只有第三黨人才做這種搶眼的打扮。在聯邦放棄基爾之後，一些原本屬於人民黨的激進青年組織了這個地下政黨，他們的基本主張和人民黨並沒有不同，都主張基爾脫離聯邦，只是他們更爲激進。第三黨人宣言反對一切既得權者，不論是執政黨的或是人民黨的，他們甚至指控錫利加是一個騙子；盧卡斯還聽說他們有一份叫做「基爾之癌」的暗殺名單。

2

地球紀元二六七一年八月廿二日。妲以基爾邦副議長和在野黨領袖的身分來到已封鎖數週的G七十九地區。地球方面的調查工作早在事發後的三天內停頓了，他們草率地認定是柴基達組的星際土匪所爲。

海豚級偵察艦上，基爾星來的調查團員們在窗前望著懸宕著無數靜止殘骸的前景。妲癡立著，她首次貼切地體會到什麼叫太空墳場。殘骸散播的區域相當於土星光環內的範圍，因

爲移民船的體積相當驚人，有些碎片的體積有偵察艦的數倍大。

偵察艦的外形像一隻胡蜂，兩隻觸角在前端伸出；在相當於蜂腰的部位，八十餘名穿著外骨骼裝的工作人員乘坐著單人式的椅式輕艇魚貫地出現在漆黑的宇宙中。

＊　＊　＊

盧卡斯剛在船塢中送走新帝國的特使，他對於這個滿口「吾皇萬歲」的藍皮人感到深惡痛絕，坐上座車之後，他不禁破口咒罵，窗外戒嚴中的馳道顯得格外冷清。

盧卡斯疲憊地步入總督府的會議廳。他坐上主席的位置，幾個核心人物已經等候多時。盧卡斯向阿部示意。

財政總長阿部打破了沉默：「最後通牒已經下來了，我們必須要在十一月三日以前做好一切打算。」他望一望田宮元帥。

田宮接著說：「地球聯軍早已在兩個月前撤走，新帝國進一步要求我方在十一月二日前解除邦屬部隊的所有武裝，打開大氣層外的防護磁場。這是我們做最後決定的時刻。」

邦議長尼可金正從他最後的一盒卡提爾中抽出一整支來，他憤怒的抱怨打斷了田宮的話：「最後一艘聯邦貨輪昨天離境了，他們沒有進卡提爾。」

田宮看了議長一眼，他繼續說：「此間還有一千多萬的公民沒有撤離。我們能夠坐視不

顧嗎？」

尼可金冷哼了一聲：「在座的各位能夠安全地撤離就已經是大幸了。」

田宮抗辯著：「如果我們團結起來，也許能夠抵抗新帝國的侵略？」

「也許？在你說是也許，我的電腦卻告訴我任何抵抗成功的機率都是零。」尼可金文不對題地說下去：「如果不是那些把持聯邦的黃種人，今天我不會沒有卡提爾。」他用夾煙的右手用力地捶擊桌面，煙灰被震落了一片，「沒有卡提爾我怎樣生存下去！」

田宮說：「去你的卡提爾，你爲什麼不試試別的牌子？G七十九地區死了六百萬人；現在連外圍的獨立行星也完全封鎖和本邦之間的航線，他們顯然已經受到麗姬亞方面的警告。我們不能棄下這一千多萬人而不顧。」

尼可金冷靜了下來，他的臉色充滿了輕視和嘲弄。他說：「你怎麼變成第三黨的發言人了？你會弄得我們在星際間無處可走。也許你可以在大甘姆的岩洞裏搞個流亡政府，但是我一點也沒有興趣。告訴你，田宮，我一點也沒有興趣。

「你用什麼去抵抗新帝國超現代化的改造人部隊？他們首先會不在乎地用遊星炸彈轟爛我們頭上的那個寶貝磁場，然後剷平這座總督府。」尼可金的聲音高昂起來，他似乎沒有注意到盧卡斯和田宮的臉色都很壞。

「我何嘗願意放棄這裏的一切？我一生的心血都灌注在這裏！尼可金家族名下的數百萬

農奴在一夜間變成了廢物！」議長激動地站了起來。

一直保持沉默的首都市長沙德，他看了藍斯一眼——藍斯是邦議會的秘書長、尼可金的死黨，發現秘書長並無勸阻之意。於是他自己對著尼可金說：「議長，你把話題扯遠了。」

尼可金根本忽略了沙德的提醒，「都是一些黃臉孔的豬……」沙德顧慮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乒」、「乓」二聲，尼可金連著座椅向後摔出，倒在大理岩的地板上。阿部看到田宮拔出鋼槍時已經來不及阻止。全場的人登時都楞住了；兩個柴基達僕人看見主人們相殘，手足無措地站在原地。尼可金臃腫的身軀掙扎著，胸前兩個黑色的洞發出白煙和焦肉的氣味，他勉強地用右手顫抖地指著田宮，發不出聲音的口中溢出了黏稠的嘔吐物。

田宮斜對面的藍斯想奪下鋼槍，他的手橫過寬敞的桌面而使得瘦長的身體呈現著不自然的斜度，槍口正對著他的眉心發射出令人目盲的光束，藍斯扭曲的身體斜倒在桌面，燒焦的腦漿噴散在桌上。

「夠了！」盧卡斯竭力地狂吼。「我們已經有夠多的血腥和殺戮！」

田宮佈滿血絲的眼睛驚疑地看著總督。

地板上尼可金掉下的半截雪茄，正燒到卡提爾的銀色標識，銀色的部分在燃燒後便再也分辨不出來。

鋼槍鏗然落地。

＊　＊　＊

八月廿六日。G七十九地區的海豚級偵察艦上。

「不錯，是海克力斯飛彈，從移民船炸裂的痕跡，飛彈的檢驗以及本區放射能含量的分析種種來看，一切證據都指向這種高性能的新型飛彈。」首席科學官對著妲說。

「此種飛彈專門配用在地球聯邦軍所屬的異次元潛艇上。這也說明了爲什麼龐大的移民船隊能夠在如此接近地球的地區被完全消滅的原因。」

科學官繼續說明：「旗艦上裝置的偵防系統涵蓋範圍的直徑長達三千宇宙里，其中任何動、靜態物體都經過主電腦的分析和過濾。在發現攻擊性的艦隊或是飛彈後，即使全部船隻都來不及進入躍進點，也有充分的時間緩衝，得以分散船隊，發出求救訊號，或是進行棄船。

「只有躲藏在另一個重疊空間的異次元潛艇才能規避偵防系統的掃描。況且這些潛艇本身就是聯邦的武力。」

妲重重地吐了一口氣：

「剩下的只是動機問題。」

3

尼可金議長和藍斯秘書長的喪禮在基爾人民英雄堂盛大舉行。典禮由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田宮元帥主持，他簡潔地報告兩人對於基爾邦付出的偉大貢獻，以及對於他們在閣議中雙雙中風去世的事件感到的無限遺憾。「這是全基爾星的損失。」他帶著勉強的語調被羣衆誤認爲是過分哀悼後當然的表現。

兩具覆蓋著邦旗的棺木各由數名邦政府軍的低級軍官抬出正堂，準備移置靈車。這時近千名邦政府軍士正驅散著候在堂外的第三黨人，他們提著侮辱死者的標語。有十幾人被逮捕了。

缺席的總督此刻正在專用的船塢上準備登船，他剛剛接到妲自G七十九地區發回的超空間電傳。他向著送行的錫利加說：「這時離開基爾真是很不妥當，但是爲了荻姬，我必須到現場一趟。」錫利加握著盧卡斯的手，交給他一捲磁帶。「好久以前就答應爲你錄一捲，這次恰好能排遣旅途中的寂寞吧？」錫利加笑道。

盧卡斯回報以感激的眼神。

阿部匆匆趕到，他向著進入升降機中的盧卡斯大喊：「奧瑪方面的事情已經安排好了！」

盧卡斯在升入艙口前回答阿部一句：「一切務須謹慎！」

* * *

出發後第三天，盧卡斯接到了代總督田宮元帥的報告，邦議會已被他解散，田宮的說詞是法定人數已經不足了。盧卡斯這樣地答覆：「有沒有議會都是一樣的。」

他有些矛盾自己爲什麼要趕到G七十九地區和調查團會合，真的是爲了荻姬之死嗎？還是爲了見妲？荻姬死後，他心底的罪惡感一直無法除却，喪失荻姬，對妲的愛意竟然完全失去了根據。這是一種多麼奇異的感覺，盧卡斯想。

盧卡斯把玩著荻姬留下的項鍊，他一生中從未到過地球本部，雖然他的妻子出生在地球。這也許是他最長的旅程之一，漫長的時間使他擁有充分思考的餘裕。

他反覆地聽著錫利加給他的音樂，磁帶中同時錄進了教主的腦波，錫利加的心智力量得以和盧卡斯的精神聯結。

* * *

錫利加站在首都廣場的演奏臺上，兩排追隨者分列左右，他以綿長而洪亮的聲音發表演說：

「……對於任何生靈的迫害和殺戮都違反了宇宙間的正義；地域性的狹隘感情促使了各種人類間互相的傷害。

暴力與暴力相易的結果，舊的勝利者在新的失敗中滅絕；被侵略者在翻身後成爲更强大的侵略者。

對於物質的迷信，使得心智的美和眞被人類遺忘了。

讓我們用善意識的集體力量、用沉思得到的信仰來消除爭奪的貪慾和仇恨吧……」

靜坐中的羣衆間忽然傳出一聲長哨，十幾個扮成農夫的第三黨人站了起來齊向台上射擊，十餘道綠色的閃光飛竄著，追隨者們用身體擋住了教主，幾個追隨者被射中了，他們仍强忍著痛楚張開了雙臂，又一波閃光，五、六名追隨者立即不支倒地。常松拉著錫利加往臺後退，一個狂吼著「錫利加是基爾之癌！」的棕髮青年用一枚榴彈射入常松的脅下，他的胸腔炸開來，激射出來的血液濺滿錫利加的全身。

臺下亂成一團，有些人想抱住刺客，第三黨人立即將火力移轉到羣衆身上，成排的人們被射倒在地上，臺前很快空出一片堆滿屍身的地帶。

浴滿常松之血的主教悲憤地長嘯，他的頭髮豎立了起來，强大的觀念動力將十幾個第三

黨徒舉起，他們瞪大著布滿紅絲的眼睛飄浮在半空中，僵硬的手指再也扣不下扳機，像沸水般羣衆也靜止下來。錫利加張開雙臂，他們便再度地冉冉上升，他再發出一聲悽厲的巨吼，十幾個人在高空中像煙火般爆炸成粉末。

＊　＊　＊

九月廿五日，盧卡斯和妲會合。妲以調查團長的身分登上總督的座機向盧卡斯做簡報。

「明天我們要到地球去見執行長。」盧卡斯聽完簡報後說，一面交代通訊員向地球方面聯絡。

「今天妳留在這兒吧。」

妲點頭。在聯邦太空航行法中規定，超過二十天的航程中和非配偶性交可以阻却違法，換言之，即不在法律和道德的譴責範圍，這使得長程太空船中有關女性乘員的法定比例的規定不成爲具文。這種規定不但是基於人道要求，更主要的目的在於維護航行安全：在太空中長期的禁慾極易導致暫時性的精神失衡，立法前有相當比例的空難事件即肇因於斯。

盧卡斯帶著妲進入臥房。

「妳瘦了。」

「你也瘦了。」

也許因爲疏遠太久的關係，盧卡斯竟然不知該說些什麼。他帶著傷害性地問：「這些日子有沒有性遊戲？」出口後他又後悔了。盧卡斯拉住轉身要走的妲，將她按倒在床上。

事後，他將項鍊掛在妲的頸上，盧卡斯金色的側像臥在妲裸裎的乳房間。

4

盧卡斯乘坐著聯邦派至G七十九地區迎接的專機，通過太陽系的三道防護磁障，在二天後到達上海機場。對於一個即將喪失政府地位的地方首長，聯邦方面可以說是倍加禮遇了。不過盧卡斯很快理解到自己的新聞價值。十餘名尉級軍官推開湧至的記者羣，「總督請發表對於空難事件的調查結果……」、「請對數週前基爾議長和秘書長的死亡發表意見……」、「請您說明此行的目的……」盧卡斯緊閉著雙唇，在閃鑠的鎂光燈下他的視線變得模糊。在機場正門前已經有輛杜蘭沙式陸上噴射艇等候著，兩旁各有四輛高速輕裝甲車，在坐上盧卡斯的噴射艇啓動後立即隨行，盧卡斯有著被遞解的惡劣感覺。

地球和基爾有著相當奇妙的巧合，那就是自轉一周時間完全相同，但是在人文景觀上却有重大的差異。噴射艇迅速地通過天津，兩小時後到達聯邦首都民主市。寬敞的街道兩旁矗立著三百層以上的燭臺型建築，天幕上擠滿了雷射組成的懸浮看板，絢爛的光線幾乎沒有替夜空留下半塊純淨的藍黑色，在這個都市中布滿了商業的氣息。民主市是一種計劃性的純人

工都市，市中心正位於東經一百三十五度和北緯四十度的交點上。這個地區在二個世紀以前還是日本海，在地球聯邦聯合開發本部的設計下才將整個日本海填成陸地；民主市建立後，聯邦的首都就由基輔遷至此處。

盧卡斯在聯邦內政聯席會大廈前下車。

內政聯席會是高達七百層樓高的紫色建築，佔用了都市幾何中心的龐大地區。從空中鳥瞰可以看到整座建築呈現中空的五角星形，九十餘萬的高級事務官員在此掌握著整個聯邦。

執行長的球狀辦公室懸浮在中空處，由五道透明金屬製成的輸送道連接在星形的五個凹角上。執行長——長谷川太郎是這個偉大聯邦的實際統治者；聯邦主席不過是由母星上各邦總督輪任的虛位元首（外星各邦總督不具輪任元首之資格）。

盧卡斯正站在輸送道上平穩地接近圓球，它的外表就是一顆碩大的地球儀。盧卡斯舉目所及都是星形大廈的內壁，市內的建築都被高大的內壁擋住，唯一能夠看到的是座蕈狀的紅色建築，聳然地超越了聯邦內政聯席會大廈，「唐氏跨星企業」的金色字樣清晰可見。

圓球的入口處，探測儀在七分之一秒的瞬間核對過盧卡斯的腦波型態，在確定無誤後立即開啓入室的鋼門，兩名護送的軍官留候在外。

「歡迎！盧卡斯閣下。」長谷川滿臉笑容地招呼著，他站在寬如足球場大小的空間中顯得異常地短小精悍，聲音尖銳了些，但是神態十分高雅。「人類信愛」四個漢字佔滿了大半

片的室壁。一個綠袍老人坐在長谷川的辦公桌旁喝茶。

「這位想必不用介紹了？」長谷川指著老人，老人頭也不抬，面無表情地自顧品賞著茶葉的甘味。

「老爹！」盧卡斯喊道。這個老人就是唐光榮：唐氏跨星企業的主宰，荻姬的父親；也是盧卡斯的岳父。

執行長請盧卡斯在沙發上坐下，一個機械人端來兩杯酒。如果不是在眉心部位鑲著一些突出的機件，以如此自然的體態和亂真的皮膚，幾乎使盧卡斯誤其爲真人。

執行長喝了口酒：「對於六百萬同胞的不幸我深感遺憾。」

他接著說：「至於緝捕兇手方面，聯邦軍已在領空範圍內搜索柴基達組的星際匪徒。」

盧卡斯打斷了執行長：「閣下不必再造作下去了。」

「你的言語相當不客氣。」

「閣下的謊言更加地不高明。你不了解柴基達人，他們不僅僅是一羣農奴，當一百多年前我們從麗姬亞人手中接管柴基達人時，他們就已經是家畜了。柴基達是麗姬亞語，它的意義就是高級家畜，他們天生有著服從和被管束的基因，家畜是不可能背叛主人的。」

「柴基達組的存在是個事實，這似乎和你的理論矛盾吧？」執行長仍然保持著高雅的微笑。

「不錯，是有突變存在，在三十萬分之一的機率下，這些突變後的柴基達人具有人類的叛逆性。在二十億農奴中，只有七百多個變種，其中三百五十七人已被邦政府動過改造手術，恢復成無害的農奴。剩下的部分偷了一些船艦而組成柴基達組，問題在於他們無法喚起一羣家畜來推翻主人，這也是僅佔總人口百分之一點三的地球人能夠完全地控制基爾的原因。

「早在二十餘年前柴基達人即被禁止在一切太空船艦和機場、船塢工作，不但竊取航空器的可能性降至零；更可嚴防未被發現的突變者學習新的駕駛和戰鬥的技術。」

盧卡斯用酒沾了下唇，他看到執行長很熱心地傾聽著，便繼續地說下去：

「柴基達組在邦艦隊的掃蕩下，只殘餘一些輕型的砲艇和部分改裝的商船，連進行一些小型的騷擾活動都十分吃力，更何況他們根本不具備躍進飛行所需的熵能引擎。

「在到達G七十九地區以前，從基爾附近出發的艦艇至少必須經過十二次躍進，如果柴基達組只使用航行引擎，那麼他們在未到達前已經全部老死了。難道閣下要告訴我他們在三百年前就開始這項計劃嗎？

「就算他們能夠到達吧，他們也沒有異次元潛艇，不是嗎？執行長。全地球聯邦只有你才有權力秘密動用異次元潛艇部隊。」

長谷川仰頭大笑：「電腦已經告訴我們，能夠欺騙閣下這種優秀人才的機率有多麼低；

不過它也告訴我們能夠欺騙聯邦公民的機率有多麼高，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七。就算閣下現在到電視上發表演說，也沒有人會相信你的，也沒有人會同情你的，在崇尚自由民主的聯邦中沒有人會同情一個奴隸社會來的總督。」

盧卡斯懷疑地問道：「你口口聲聲地『我們』莫非是指……」

長谷川保持著微笑，無邊眼鏡旁的魚尾紋更深了。他說：「閣下似乎也犯下了不了解聯邦的錯誤。」

盧卡斯突然想到那座蕈狀的紅色大廈、基爾的浮壘……「老爹！」綠袍老人像一尊石像般。他終於抬起了視線。

「唐氏公司是這個聯邦的真正支持者。」唐光榮緩緩開口。

「這麼說來連割讓基爾星的陰謀，也是由你們計劃的？什麼聯邦議會，也不過是你們操縱下的投票機器吧？三千多萬人的幸福就斷送在你們一念之間？」盧卡斯憤怒地質問。

執行長打開他們面前的螢幕，「人類信愛」四個字消失了，出現立體的座標儀。

「現在你看到橙色的部分是聯邦現有的勢力範圍。」執行長指著螢幕上西北角，地球和十八個殖民邦間用紅色的線條聯結起來。

「這裏是麗姬亞人的勢力範圍。」他指著東南角上藍色的區域，幾乎囊括了整個M七十七銀河。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有人類生存的全部領域。聯邦和新帝國之間相隔著遙遠的距離，而基爾，」執行長指著地球和基爾間的一條紅色虛線，幾乎有螢幕的對角線那麼長。「和地球聯邦的核心部分脫離得太遠了，而麗姬亞人只要一天就能抵達。當初新帝國向我們提出要求時，聯邦方面也曾考慮過出兵和對方決戰。」

唐光榮接口：「唐氏企業已經成功地將人類浪費在軍備和戰爭的精力、生命和資源移轉到星際的開發上，唐氏幾代以來努力地締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長，而且繼續下去的和平。

「目前聯邦的武力，如異次元潛艇、遠程轟炸機和母艦的數量和總噸位都遠超過新麗姬亞帝國；但新帝國在遊星炸彈和閻雷方面的領先已足以抵消我們全部的優勢。

「一旦戰爭爆發，聯邦本部至少必須保留百分之六十三的軍力，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和航道安全。低於這個比例，聯邦政府很可能就會垮臺，這片橙色的區域將會陷入黑暗時期。

「百分之三十七的武力在通過漫長的征途中，在以逸待勞的新帝國軍伏擊下，我很懷疑是否能夠有半數的殘部到達基爾。」

「更重要的是，基爾對於唐氏企業已經沒有意義了。母星以及十八個殖民星球，都使用唐氏企業和衛星公司的機械製品。我們可以不斷地創造需求，給他們最新式的耕耘機、跑車、飛艇、遊樂器、機械人以及你能想像得到的所有東西。柴基達人的存在已經使得基爾對

機械製造品的仰賴減低至驚人的程度，而你的野心未免也太大了，甚至進一步完全攘奪唐氏企業在基爾的所有財產。」

盧卡斯冷笑一聲：「你們在本質上和闇大帝有什麼不同呢？甚至他還比你們誠實，他公開地獨裁、公開地控制人民思想。」

執行長瞇著眼說：「不錯，但是問題在於做法。這就是你不成熟之處，事實上你又有什麼資格批評這一切？沒有我們就沒有你。當年你替唐氏企業在奧瑪販賣的故事，相信你不會輕易地淡忘吧？」

「就算你們擁有捨棄基爾星的一切理由，G七十九地區的空前屠殺又能夠帶給你們什麼樣的利益？」基爾總督的聲音有點顫抖，「還是純粹地只爲向我證明你們的力量！」

執行長推了推滑下的眼鏡。他說：「在G七十九事件前，陸續移居地球的基爾公民已有六百多萬。這些負擔得起高昂旅費的人士，大部分已經變賣一切財產了，在到達地球後，他們成爲不折不扣的難民。在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技術要求下，他們根本無法投入聯邦的人力資源市場，因此造成聯邦財政上的沉重負擔。

「如果他們只是安分地按期領取失業津貼和難民救濟金，然後躲在大廈中的三流出租套房裏，重複著他們的的性愛遊戲，那倒也罷了。不，他們根本在陌生的地球上成爲一羣真正的文化異族，於是他們開始淪落爲娼妓、强盜、走私者、毒品掮客和職業殺手，形成一股强

大的反社會力量。大紐約地區在湧入大量基爾人後，犯罪率已經上升爲百分之七百五十；東京則上升百分之六百以上。

「二百億人口的地球根本無法再容納六百萬的基爾人，我們不能冒著被顛覆的危險來收容他們，但是一方面由於聯邦反基爾移民法在立法程序中受到延宕；另一方面我們也沒預料到這麼龐大的移民計劃能夠付諸實現。

「我們確實是不得已的。」

唐光榮等執行長說完，才放下他的茶杯：「盧卡斯，如果你不是那麼性急的話，也許情況尚不至於如此。當年我確實想提拔你做爲唐氏企業的接班人，否則我也不會將獨生女嫁給你。」

盧卡斯感到整個面部的肌肉都僵硬如冰，他用神經質的眼神望著唐光榮。

「老爹，難道你沒有考慮到荻姬嗎？」這是盧卡斯最後的疑問。

「是她自己選擇的。」

「荻姬事前已經知道了你們的計劃？」

「在出航前我已經派人通知她了。」

「不可能，荻姬沒有理由自殺；她更沒有理由坐視六百萬人進入墳場！你這個兇手，連自己的女兒都不放過。」

唐光榮的眼裏充滿了晶瑩的淚光，他的聲音却出奇地柔和：「是你殺了她。」

「荻姬知道你和妲的事，她爲了你不惜背叛我，甚至爲了維持你們的婚姻而放棄唐氏企業的繼承權；但是你却背叛了她。

「對於一個被背叛的女人而言，她已經失去生存的目的。」

盧卡斯發覺老人眼神中的寂寞和軟弱。

「老爹，也許荻姬以爲你會爲了她而放棄計劃。」

「爲了公司和聯邦，我已無所選擇。」

「你們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把六百萬人當成一個統計數字。」盧卡斯起身告辭，他發現螢幕上的座標儀已經消逝，壁上恢復成「人類信愛」的字樣。

這次會談的內容永遠成爲星際歷史中的謎。

5

四周的漫長航程經過，偵察機艦上的工作人員終於重見基爾和他的三顆衛星。盧卡斯看著桌上液晶顯示的時刻，「在這樣廣大綿邈的宇宙中，時間有什麼意義？權力、名位又有什麼意義？」他自語著。

妲進來，從背後搭住盧卡斯的雙肩，十指透過衣料輕輕地按捏著；「還有兩個小時。」

他一邊說，一邊仰過頭，枕在她胸前柔軟的凹陷間。

「等錫利加爲我們證婚以後，到奧瑪去。有一筆外匯存在奧瑪星際銀行，絕對足夠我們安排一切；阿部也已經取得奧瑪大統領對於政治庇護的保證。」

盧卡斯凝視著妲，互相的臉孔在互相的視線中顛倒過來，女人明亮的雙眸以及略帶細紋的眼角清晰地映現在盧卡斯的瞳孔上。她遲疑了一會兒，微微地點頭。

妲接著輕吻他的額角；觸及稍嫌冰涼的唇，盧卡斯肯定自己已經完全脫離喪妻的悲慟。妲的長髮垂落在他的臉緣，在銀色的簾幕中，他同時感到一絲難以捉摸的幸福。

「謝謝妳，妲。」盧卡斯從她的眼裏，看到奧瑪的海底首都從湛藍的瞳仁深處浮起，他的確有能力買下首都中心地段的一整條街，下半生必須注重安穩，盧卡斯想。

＊　＊　＊

田宮坐在總督的月晶石大辦公桌中，他正從瞌睡中緩緩轉醒。

他望了一下座鐘，還差四十分鐘總督就返回基爾。田宮正準備趕赴船塢，他不經意地發現十六格監視器的螢幕上有幾個黑影通過大廳前的長廊，另一格上顯示著大門處的警衛已經癱倒在階梯上。田宮連忙把映像放大，十幾個穿著單肩裝的青年正拿著重型槍枝奔跑。「該死的第三黨徒！」田宮猜想他們必然事先破壞警報系統的電路。此刻他們已出現在另一格螢

幕上，幾個驚訝的衛兵被射倒，還有一個斜飛了出去，直到牆壁阻擋住他的去勢；螢幕瞬間黑暗下來，顯然這格螢幕的監視鏡頭已被流火射毀。

田宮決斷地按下備用的警鈴，這根線路直接通往總督府旁的安全中心，紅燈亮起來了，這表示機動部隊將會在三分鐘內湧入現場。

黑影們已侵入最後一格螢幕，田宮看著座鐘，還有一分半鐘。辦公室外的長廊傳來第三黨人雜沓的腳步聲。

＊　＊　＊

兩名穿著追隨者白色長袍的第三黨人，低著頭步上錫利加殿的石級，這是第三黨「抗癌計劃」的另一環節。

數百名追隨者像白石般盤坐地面。他們寂靜地穿過靜修中的追隨者們，走向通入內殿的高聳拱門。阿蠲在背後喚住了他們，「兄弟，我似乎沒有見過你們。」

錫利加坐在蒲團上，周圍插滿火把，使得穹形的內殿照得通明，布滿黃色的氛圍。主教有數週的時間沒有步出內殿一步，自從他在廣場事件中殺死十幾個刺客後，便深深陷入自我疚責的泥沼中。錫利加在十三歲那年，爲了保護一個即將被處刑的柴基達人而覺悟到自己的異稟；之後，他便將自己的生命投入人道信仰和宇宙和平的建立。他平生第一次使用恨的力

量，這使得錫利加感到無比的恐懼，他擔心恨會像心靈的癌細胞一樣吞噬自己，那麼自己驚人的能力不但會推翻過去的努力，更足以對有機生命的歷史造成重大的斲傷。他嘆了一口氣，難道愛的力量無法將守宙間的人類從仇恨和爭奪中解放出來？只有錫利加自己明白：他的觀念動力足以引爆一整顆星球、更足以毀滅整個新帝國艦隊。

沉思中，即使已經切斷所有和外界溝通的感官機能，錫利加還是突然察覺一股仇恨的力量正向他迫近。

阿蠲想警告教主，但是距離內殿太遠，而且他根本發不出聲音，一片刀尖自他的背後戳出，紅色的圈圈急速地在白袍上渲染開來；另一隻鐵箍似的手掌扼緊了他的咽喉。他漸漸地停止了掙扎……

阿蠲無力的身體緩緩地倒在迴廊的巨柱間。

＊　＊　＊

銅門的中央漸漸地開始起泡、銷鎔。

還有三十秒。

田宮看到第一格螢幕上，執鋼盾和肩式機槍的機動部隊正衝入大廳。

銅門被鎔開一個大洞，田宮就地掩蔽在桌後，用標準的跪姿，持穩重型的鍶槍，二十釐

米的口徑對準了銅門。田宮感到自己潮濕的手掌微微顫抖着，他吞了吞口水，心臟跳動劇烈，頰部顏面肌肉不斷非自主地抽搐。他想到那該死的噩夢，一度他總是重複地作着相同性質的噩夢，夢魘化身爲種種難以形容的恐怖幻象折磨他的精神，然而無論出現的是垂掛無數腐敗乳房的鷲鳥或是長滿蛇髮的女妖，他都了解自己所面臨的是同樣的東西。在無數逃避、掙扎後，田宮終於徹底自心中驅除了異形的幻象：當幻象出現，他的意識便集中成爲一粒光球，衝向那軟體邪魔的核心……

邊緣發出「滋」、「滋」響聲的洞口正愈加擴張，超過熔點的銅合金如燭淚般滑滴地面。洞口繼續發出足以盲目的强光，已經有充分空間允許一個成人從容通過。

二十四秒。

「機動部隊在搞什麼鬼？」田宮試着深深吐納，果然心跳減緩下來，兩側的太陽穴仍然被熱辣的血液撞擊着；他努力制約全身緊繃的神經和肌肉，不要讓它們在對方第一波射擊來臨時就反射性地使軀體彈跳出掩體，那麼他絕對沒有任何反擊的機會。絕對沒有。

距離機動部隊到達辦公室的時間還有二十二秒。

濃厚的煙霧中，幾個模糊的高大身影相繼竄入室內，他們看起來就像巨人的指頭，田宮感到他噩夢中的怪物終於在現實中現形了。

第三黨人橫列一排，大膽地暴露自己，這是因爲透過團隊意識而產生的情緒，一種超越

自我的狂熱情緒和自信，他們拉開雙腿站立，開始掃蕩，十幾桿不同口徑、型制的槍枝激射出繽紛的色彩，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到處都是爆裂和碎片落地的聲音，他們已不在乎田宮躲藏在那一個角落，他們射域的涵蓋範圍根本不會留下任何反擊的可能。從狂暴中，他們舔嚐到無限的快感，打碎一切、毀滅一切，光爆和音爆遮蔽了所有的感官機能，室內各種儀器都放射着連串的火花和各種煙霧，金屬被瞬間燃燒後的焦臭瀰漫每一寸角落。

一切歸於沉靜。

靜。

他們鬆開扳機，試圖在不良的視野中搜尋田宮的碎片。

田宮猝然發難，他自桌後躍起的身形震懾住這羣暴徒，就在他們驚訝而不及反應的那一微秒，一道紫色的强烈光束橫掃過去，在一陣慘烈的嚎叫後，第三黨徒都被攔腰砍成兩段。這時機動部隊的跑步聲整齊地傳來。

＊　＊　＊

迴廊的巨柱間，阿蠲傾倒中的身體突然消失。兩名刺客立即了解錫利加已經洞悉一切，他們明白成功的機率也已經趨近於零了，但是使命感驅策他們繼續衝向內殿。這兩個亡命徒是全盤計劃中人數最少，但是實力最强的一個執行小組；接受命令之後，他們馬上成爲徹徹

底底的行動機器，成功與否，他們都要成爲第一等的烈士。

同時，阿蠲的身體顯現在教主端坐的身前。錫利加用溫柔的眼神撫視被觀念動瞬間挪移至此的弟子，阿蠲平躺在半空中，緊閉着雙眼，上半身蘸滿鮮血，白色的袍角垂飄着，教主的意志力輕輕地把懸宕的肉體放落地面。他將掌心緩緩伸向阿蠲被刺穿的心臟上方，他的意識掃瞄着傷口。被整齊割斷的冠狀動脈迴旋枝貼伏在裂開的平滑肌上，血管開始接合，平滑肌、心包膜都在裂縫處再生出新的組織，被割傷的肋骨迅速地填補缺口，背部和胸部的傷口也痊癒了，瞬間結出糾纏的疤痕，新生的嫩皮透紅而鮮亮，完全停頓的心臟，間歇地縮、張數次後，又開始由弱轉强。

錫利加忽然收回了手，長嘆一聲。即使能夠讓阿蠲的心臟回復機能，也不過是撿回一具空殼而已，教主已經找不到阿蠲的腦波。錫利加驚覺自己的力量已經削弱，在試圖制衡自己內心的衝突之後，他內在宇宙的秩序正疾速地瓦解、崩潰中。畢竟無法挽救阿蠲的生命，又一個心愛的人爲他犧牲了，無力感爬滿他的心頭，兩行熱淚簌簌地淌下。阿蠲新癒合的胸肌平靜地裸露在破裂的血袍外。

兩名第三黨徒已進入內殿入口，舉起手槍瞄準錫利加不動的背部。

「噗」、「噗」、「噗」……五、六個血洞在他的背後爆開。

錫利加鎮定地轉過身說：「我原諒你們。」

從正殿衝來的追隨者們都不能相信教主竟然傾躺在血泊中，這些非暴力主義者在內殿口停了下來，望着聖血像蛛網般放射狀地滲流着。

* * *

在船塢附近預備伏擊總督的第三黨人業已全數落網。田宮將剛接獲有關錫利加遇刺重傷的消息告訴盧卡斯與妲，三人迅速地趕往錫利加殿。

錫利加殿，全基爾千萬人類信仰的幾何中心，位於基爾首都近郊的廣大草原中央。像一面龜殼的扁平建築吸附在基爾星的地表，整個建築由七塊主要部分結合而成：六塊體積均等的六角形金鋼烏石構成微穹形巨殿的周壁；穹頂是一塊相同大小的月晶石，這種採自大甘姆的金色鉢金屬晶體的抗壓係數是精鋼的二十九點七七倍，必須使用終極光纖束才有可能切割。鑲嵌在六塊烏亮巨壁頂端的月晶石如同金色的瞳孔，整座聖殿就像是一顆巨大無匹的獨眼，無休止地瞠視着宇宙變化，監督着金、綠、黃三種色系的衛星繼續它們在軌道上宿命式的循環運動。

然而在地平面上趨近錫利加殿的輕裝甲車隊中，微型高解度光幕上所能看到的全景，只是逐漸迫近的梭形物體，金鋼烏石閃亮的黑色和夜色截然地劃分開來。這就是錫利加殿，使得基爾建立真正獨立文明的精神動力所在。

盧卡斯等人分乘三部單人浮載具脫離停頓下來的輕裝甲司令車，直接進入大殿的雄偉磐門。象徵錫利加教聖諦——大光明體——的紫色活體金屬被供奉在正殿前端，柔軟的觸角無限制地突出、潛埋，淡淡地反射著絨毛似的滑移光刺，錫利加心愛的樂器都擺設在四周。

浮載具上的反線性加速器轟轟的噪音唐突地打破正殿的空曠寂寥，三人迅速航向通往內殿的迴廊。

迴廊壁上連續的彩色壁畫、柱間優美的刻飾以及一道道的拱門飛快地竄逝，他們的浮載具和地面的相對距離保持固定，但是距離大陸平面的絕對高度却漸次提高，事實上，整道通向內殿的迴廊正環繞着六塊巨石的內緣，一圈圈地向穹頂接近。在上升螺線的終點，就是內殿的入口，換言之，內殿位於正殿的正上方，也就是整座聖殿的最上層部分。

錫利加躺在正殿的中央，左手緊握他慣用的鎢質權杖，雙眼凝視着覆蓋整個殿頂的金色月晶石；追隨者們一重重地圍住教主，構圖出一環哀悼的白色花圈。

妲首先跳下浮載具，撥開一重重低聲啜泣的弟子。她抱起錫利加黏滿血汗的臉，幾撮長髮纏貼去他大半邊的面頰。錫利加已不能言語，他的眼眶已經深陷下去，雙唇也失去豐潤的光澤，教主勉强地抬起右手，握住妲的掌心，錫利加使用最後的力量，將他的念波和妲接通：

「我永遠與基爾同在……」

田宮用他粗厚的手閣上教主的雙眼。

6

地球紀元二六七一年十一月二日，新麗姬亞帝國接收基爾星的前一日。

一些無主的柴基達農奴用粗短的毛手將闇大帝的畫像高掛在茅舍的鐵竿上，他們已經準備好迎接新的主人。他們早上還在基爾頌的伴奏下向基爾邦旗肅立致敬；明天換了一面旗，他們仍然會抱着同樣的虔誠和自卑去仰望著。

田宮和妲在船塢替盧卡斯等人送行。

盧卡斯最後一次對妲說：「妳真的不跟我到奧瑪去？」

妲堅定地回答：「我要和田宮元帥並肩作戰。」盧卡斯在她的眼中發現熾烈的火焰，令人聯想到錫利加的火葬，在熊熊的燃燒中升起一道巨大的光爆……

盧卡斯拍拍田宮的肩膀：「阿部信一和沙德還在船上等我。」他轉身進入透明管狀的升降機。妲跑過來，「這個！」在玻璃門合攏前的瞬時遞了一包東西給盧卡斯。

妲望著移出船塢的太空船，直到它成爲一個黑點，然後消失。

「沒有多餘的時間了。」田宮探看著腕錶。他匆匆趕到廣場前校閱七百多名的志願敢死隊，其中包括了獄中釋出的四百多名第三黨徒，他們的任務是在基爾磁場外圍截擊新帝國的

塞車節

•柯順隆

柯順隆，一九六〇年生於台灣台北縣三重市，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曾任《台灣春秋》雜誌編輯、《四度空間》詩刊社長、編輯委員，現專事寫作。

本文首刊於《幼獅文藝》（1988・6）。

先頭部隊。他們打著赤膊站在單人攔截機的左前方，田宮每經過一人就在他們們結實的胸膛上重重捶下一拳。

盧卡斯在船上注視著縮小中的基爾星，他一生的奮鬥結果也似乎隨同基爾一齊愈縮愈小，盧卡斯不再是總督了，他卻有個奇異的念頭，自己不就是基爾的第四顆衛星？他正脫離基爾引力的束縛，也脫離了生命的根源。他突然在光幕上看到錫利加的面龐朦朧地出現。

「希望……」

「愛……」

錫利加的聲音溫柔地迴盪在縹緲的宇宙間。

盧卡斯回到臥房，他想起臨行前，妲給他的那包東西。打開紙包，盧卡斯感到無限的疲憊，紙包裏的項鍊掉落地上，項鍊墜子中的側像在人工燈光中閃閃發光。

凌晨四點，我與ＢＨ45急駛在七號公路上，車速每小時三百公里，感覺上，自己像個提燈的幽靈在漆黑的夜幕下悠遊。

「注意，小ＡＷ，車子！」

前方鄰車道出現兩盞紅色車尾燈。我邊用第四肢打亮超車燈，邊加速超過他們。

「是部綠色的車子，車號ＢＯＤ什麼的，尾數四字我看不清楚，好像是 9578 或 9518。」ＢＨ45說。聲音低沉極富磁性，邊講邊轉動五個深邃迷人的綠色眼睛。

「不會是我的同事ＤＣ95吧！」我的發聲系統這幾天似乎不太正常，總覺得有細細的雜音。

「小ＡＷ，」ＢＨ45輕聲叫我，他是我的好朋友，我的編號是ＡＷ91——，但他總喜歡暱稱我小ＡＷ。「生活在公元廿世紀後期的落後人真是可憐噢？」

「你是說過度密集的人口、競爭壓力、生活品質低劣，生態環境嚴重遭受破壞……等等嗎？」

嗯，ＢＨ45的發聲系統真好，音質清晰。「還有自殺率，我想，要是我生在那個時代我

也會自殺。」

「是呀，多可悲的年代，教學電腦Ｔ說，公元廿世紀末年，每日的自殺人數高達總人口的萬分之二點二六。」

ＢＨ45是通過中央智商測驗九千分的超級天才，我十分傾慕他，尤其佩服他從不以自己的天才爲傲，待人誠懇並天真可愛，跟他在一起總有一種奇妙的感覺，這種感覺說不上來，只是一直想與他在一起。

「注意，有部車子靠上來了。」ＢＨ45大喊。

還未會意過來，黑色車子已快速超越過去，迅速消失在路的盡頭。

「爛車！」我把挫折感推給車子，用右眼看看ＢＨ45，怕他責怪我的無能，並立刻第五、六肢並用，猛踩電門，車速迅速爬昇，到了每小時四百公里，黑色車子才在視線中重新出現。

「超越它！」ＢＨ45六肢同時按在座位上，頭顱上下擺動，極端興奮。ＢＨ45喜歡看賽車，自己卻不敢開快車，所以一年七十七個節日中，他最喜歡今天——塞車節。跟往年一樣，我們選擇在凌晨三點半出發，因爲此時出發前往零號中心點的車子尚少；而且也不會遲到太陽出來的時候，因爲那時的路上車子又嫌太多。

「各位優秀的先進，你們好，我是中央管理部教學專用的Ｔ型電腦，在各位眼前的是我

的顯像器，顯像器畫面中的白色半球體建築就是中央管理部，是先進人類的指揮總部。現在畫面上出現的紅色半球體建築是中央選擇部，負責從各位的故鄉——落後人類生態保育區，選擇優秀的人腦，經中央解剖部（畫面上橙色半球體建築）解剖後裝入由中央生產部（畫面上黃色半球體建築）生產的高級合金軀體構成各位——先進人。各位今後將接受一連串的課程以便愉快地生活在先進人類世界，爲宇宙的進化貢獻，首先，我們進行第一課：認識自我的軀體名稱以及其功能並運用。」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會在這兒？在我面前的是部約八十吋的粉紅色方形顯像器。四周是粉紅色的牆壁，約三坪的空間中，只有我孤獨地面對這具大型顯像器。

「請別分神，ＡＷ91。」顯像器中顯示出一隻章魚般的怪物。

「請你別分神，專心聽講，你的名字是ＡＷ91，畫面上照你軀體比例顯示出你自己。」

我？我迅即低頭，看到自己的身體竟是如章魚般的巨型六爪，頓覺眼前一片漆黑，而耳際猶響著教學電腦的低磁聲音：「電腦Ｔ呼叫中央選擇部，聽到請回答。301室的ＡＷ91是否未經忘水處理……」

意識到我們快追上它，黑色車子也加速前進，它後方的地面上劃出兩道漂亮的金色火花。

「好棒噢，好漂亮噢，加油！超越它！」

「沒問題。」我繼續加速。

「我們贏了，好棒噢！Ｂ博士萬歲！萬歲！」

Ｂ博士是我們的元首，也是卓越的科學家、政治家、環境保護家，更是人類的救星，舉世無匹的偉人。

「越過它了！萬歲，Ｂ博士萬歲！呀！他又追上來了，小ＡＷ，加速、加速，快！」

ＢＨ45大聲尖叫，五眼同時眨動，腦袋上下劇烈跳動，好可愛。與他相交這麼久，就屬今天最快樂。

互相超前了四、五次，我索性伏在方向盤上，以五、六肢將電門踏到底不放，用其餘四肢握緊方向盤，將五耳及上眼同時閣上，其餘四眼專心一意盯住四周情況。車速上昇到每小時六百公里，感覺上車子像隻鳥振翅欲飛。黑色跑車也跟路旁的行道樹一般消失在車後道路的盡頭。

「好棒噢！」

ＢＨ45輕聲歡呼，將腦袋貼近我，一種甜蜜的情緒充塞全腦，像是將脹破腦殼似地。

「小ＡＷ！」ＢＨ45親熱的喚着我，「你的右六腦區一定特別發達。」他讚美道，同時眨眨五隻綠色眼睛，好可愛。

「請跟著我說及動作。我是先進人，宇宙進化的見證者。」

「我是先進人，宇宙進化的見證者。」

「我的軀體是以超合金製成的完美作品，有效年限六百年，經久耐用。」

「我的軀體是以超合金製成的完美作品，有效年限六百年，經久耐用。」

「我的軀體由頭、頸及六肢構成。」

「我的軀體由頭、頸及六肢構成。」

「這是我的頭。」

「這是我的頭。」我跟著畫面觸摸我的頭部。

「我的頭是半球形，頭頂中央是上眼睛、上耳及上鼻，頭前頂下十公分是前眼、前耳及前鼻，頭後有後眼、後耳及後鼻，頭左及頭右亦同。」

「我的頭是半球形，頭頂中央是上眼睛、上耳及上鼻，頭前頂下十公分是前眼、前耳及前鼻，頭後有後眼、後耳及後鼻，頭左及頭右亦同。」我專心地一字不漏地複誦一遍。

「這是我的頸子。」

「這是我的頸子。」我跟著畫面觸摸頸子。

「我有六肢，這是我的第一肢，這是我的第二肢、第三肢、第四肢、第五肢、第六肢。」

「我有六肢，這是我的第一肢，這是我的第二肢、第三肢、第四肢、第五肢、第六

肢。」我依畫面舉肢。

「每肢上都有三行排列整齊的肢指，每行有卅肢指，它們伸縮曲直自如，六肢萬能……。」

我發現我是一個十足的宇宙先進人。

「如果得到先馳得點獎後，你會怎麼樣？」BH45問我。

「你是說如何打出經年煙火？我還不想它。得獎再說，以免失望。」邊說邊將車速提高到極速，每小時七百公里。

「如果我得到先馳得點獎，我要用經年煙火打出一朵紅玫瑰花。」

「什麼是紅玫瑰花？」我不解地問道。

「你沒參觀過落後人類生態保育區嗎？」

「沒有。但是我看過這類的影片，沒看過叫紅玫瑰花的東西。是不是用來塗在女落後人嘴上的紅蠟條？」

「那叫口紅！」BH45生氣道，瞳孔不斷地放大、縮小。「玫瑰花就像車道旁死去而污黑的榕樹幹一樣，同是植物的一種，長得很漂亮，薔薇科……。」

「前面又出現兩輛車子！」我打斷他的話，由於前面這兩輛車子速度實在太快，想超越它們，只得索性打開噴射引擎，展出兩翼，車子便離地飛行了起來。是塞車節最刺激的時刻

了，我想。仍依照交通規則，將高度保持離地十公尺以內，我們的車子便像隻滑行的燕子，在微明的天空下，超越一輛又一輛急駛的車子。

飛了一大段路程，天色大亮，在我們的前方，仍有一輛又一輛的車子，它們也如我們一樣，低空飛行，奔向旭日昇起之處——零號中心點。我打開路況顯示幕，百數十個飛動的車點，在螢幕上一閃一閃著。又得不到先馳得點獎了，我想。

「第廿課第一章塞車節的由來。」T型電腦顯出大大的字幕。

「塞車節是每年七十七個節日中最有趣的一個節日，在四月廿二日。當月零時至十時，全民結伴自由擇時開休閒車上一至廿號休閒公路。先抵達零號中心點者便可得到先馳得點獎——一枚可自由設計圖樣、顏色的經年立體煙火。（現在畫面上出現的純白色火箭便是經年立體煙火，高十公尺，底面積三・一四公尺）日落兩小時前，交通大概均已癱瘓，此時爲交誼時間，可經由彼此自我介紹，與鄰車陌生朋友認識、聊天。日落前十分鐘至日落，是副元首C博士談話時間。日落後由元首B博士演講，B博士演講時，先馳得點獎得主自由設計煙火圖樣，B博士演講畢，打出經年立體煙火後，狂歡時段便開始了。翌日（即四月廿三日）爲疏散車輛的返程假。

「雖然，塞車節是那麼有趣，但它的由來卻很嚴肅。

「落後人類時代，號稱經濟飛毛腿的K國，因爲拙於大衆運輸系統的規劃，使得全國交

通問題十分嚴重。當時該國首都各道路的尖峯時段（七時至十時與十六時至廿時）平均車輛流速每小時僅五、六公里，離峯時段（尖峯時段以外）平均車輛流速每小時也僅十二・七公里而已。」

電腦畫面上出現各式各樣大大小小擠在一塊兒的車子，黑煙四處瀰漫，整個畫面混濁、骯髒。鏡頭逼近一部黑色兩輪車，車後座一位長髮披肩的女落後人卸下口罩，一面用大而堅挺的胸部摩擦車前座的男落後人，一面咬著男落後人的耳朵。男落後人微轉臉龐向她說：

「小妖精，不要這樣，回家再說嘛，否則下個月又要上洗肺中心了。」

「人家不管嘛。人家現在就要你。」女落後人撒嬌說。

「難道妳忘了洗肺的痛苦？」男落後人皺著粗黑的雙眉，透過口罩的聲音，低沉而含混。

「我不管，那我們走路回家嘛。我們每天回到家你都說：太晚了，趕快吃飯、洗澡睡覺吧！」嘟著紅色小嘴，女落後人似乎有點生氣，但雙手還是插在男落後人上衣內。

「走路回家，快是快，可是太危險了，隔壁方小琪，上個月才因不坐她老公轎車回家，在人行道上被違規的機車撞成植物人！」

* * *

「B博士萬歲！萬歲！」BH45搖下車窗，向每輛擦肩而過的車子大喊。

「B博士萬歲！」鄰車也報以興奮的回應。

我將噴射引擎關掉，讓車子重回地面，再收起雙翼，因爲再晚一點，可能連着陸都有困難。

車速越來越慢，兩旁污黑的行道樹（不，應稱爲死去五十多載的榕樹枯枝）開始塞滿眼簾，馬路雖經過五十年的防污處理，地上仍黏著一塊又一塊五十年前車輛廢氣殘留下來的油污。

「小AW，停車，停車嘛，我發現了，」BH45緊張地叫著。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我只得將車子停了下來。

叭—叭—叭—叭！

每輛閃過的車子，愉快地向我們打招呼。

「發生什麼事了？」我問。BH45不理我，逕自打開車門，往車後跑了過去。

「你看，新長出來的綠芽吔！」BH45興奮地說，頭顱上下擺動，六肢一起抱住我。

安全島內，一株枯死五十年的榕樹根部的確冒出一芽黃綠的初生枝葉。

「好強的生命力！真不可思議。」

聽到我們的歡呼聲，人羣圍攏了過來。

＊　＊　＊

「西元一九九五年四月，經濟飛毛腿K國，爲早日成爲全球第一大經濟强國，當時的執政黨——經濟優先黨，不理會在野的環境保護黨强烈的反對，運用多數表決手段，强行通過漠視環境保護重要性的經濟第一法，引起環境保護黨極端憤慨，在該法施行的第一天（是年四月廿二日）動員全黨力量，在全國廿五大城鎮同時舉行示威遊行，使全國原已瀕臨癱瘓的交通死亡達廿天。現在塞車節的慶祝大廣場——零號中心點。便是當時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會所在。」

最後一課了，課後立刻舉行智商測驗，課程回憶題佔一千分。我聚精會神地記下T電腦的每個畫面，每一句話。

重新上路以後，交通更形擁擠，所有的車子大排長龍，牛步前進。

「每年塞車節，我最討厭這個時段了。」BH45邊說邊搖頭。

「我也是。但是沒辦法呀！除非太陽趕快下山，否則依照習俗，一定要等塞車塞得動彈不得才可以停下來。」我邊說邊扭開輕音樂。

「可是現在才中午！」BH45憤慨地說，還要第一、二肢托著頭顱，表示無可奈何。

「中午！」趕緊看電表，經過長時間開車，蓄電量指示針已降到一百廿三公里的位置，

我立刻打開車頂的太陽能收集器，蓄電指示針開始往上彈升。

火紅的太陽漸漸沉入大地，我關掉輕音樂，打開中央傳音系統，熟悉的、激昂而中氣十足的聲音流出：

「全民愛戴的領袖，我們的元首——B博士，五十年前當他首次將活人腦從自殺者毀敗的軀體中解剖到完美無瑕的人造軀體，便翻開了先進人類的歷史扉頁。五十年後的今天，我謹代表全民建議，請將當日命爲B紀元年元旦，以聊表全民報答的一點心意。」

叭—叭—叭—叭—叭——

「B博士萬歲！」

到處歡聲雷動，休閒車的喇叭聲夾雜著歡呼聲充塞整個時空。

「我最喜歡聽C博士談話了，是那麼地令人精神振奮，巴不得……」。

BH45圓形嘴巴一開一閤地說，頭顱上下擺動，我眨動前眼，表示同意他的觀點，但實在聽不清楚他在講什麼，因爲歡呼聲已經蓋過了他的聲音。

「宇宙有了B博士，才有今天的我們。B博士對宇宙進化的卓越貢獻人盡皆知，但是，我還是要代表全民贅言幾句。」歡呼聲稍歇，副元首C博士繼續對全民談話：「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太陽能交通工具蓄電系統的成功，使空氣不再污染；人工軀體的創造，使人不需進食自然物與排泄，也不需衣服、裝飾，使動植物免於人類毀滅性的殺戮，地球生態漸趨

復原。另外，先進人的我們，也免除性交、生育的煩惱與痛苦，人口獲得控制（當然，由於我們不必生育，落後人類保育區的設置是必須的，他們——落後人，在我們的援助下，也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在科學的成就方面，能自我思考創造的高級電腦已經發明成功，預計不久的將來，電腦機器人將先與我們爲宇宙進化共同奮鬥兩百年，然後由他們接棒，繼續爲宇宙進化而努力。

叭—叭—叭—叭—叭——

「B博士萬歲！」

休閒車的喇叭聲夾雜著歡呼聲，再度四處響起。

「在政治方面——除了人工眼球的顏色可自由更改及前額刻印的編號不同外，全民使用一模一樣的人工軀體，住一樣舒適美好的房屋，享受安全，便捷而免費的輸送帶；每日按照各人不同的智商與性向輕鬆愉快地工作四個小時，歡度每年固定的七十七個節日與六十三個假日，人類自有史以來即盼望的政治理想已經實現。」

又是一片歡呼聲夾雜著休閒車的喇叭聲。

C博士談話完畢，夜幕已籠罩大地。

「恭請B博士演說！」

透過造形光束，B博士龐大的影像身軀浮現在廣大的天穹，全民無論身在何處，皆可瞻

仰到他與我們一模一樣的軀體。他高舉一、二、五肢，接受全民的歡呼，額前ＢＢ10的編號歷歷可見。

「全民先進人平等，我即你們，你們即我。」

Ｂ博士的聲音和藹而沉穩。

「全體優秀的先進子民，大家塞車節愉快，每年我們熱烈慶祝這個佳節時，我便想起七十年前的交通狀況。感覺上，自己仍是個年輕的上班族，每天上下班，騎著當時最拉風的ＧＢ一二五型機車，在擁擠的馬路上危險地穿梭過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車輛，無奈地吸進由各類車輛排氣管排出來的污煙，深覺生命快步走向陰雨的黃昏。

「全體優秀的先進子民，個人以爲，每年七十七個節日與三十六個假日，並不只是讓我們用來鬆弛與歡樂而已，其最大的用意應是將生命中大部份的時間留給自己，在平均壽命三百年內，自由地充實自我，爲宇宙的未來奉獻出最大的心力！各位以爲然否！謝謝各位，塞車節愉快！」

經年立體煙火打上萬呎外的天穹，是一隻在落後人類保育區中受到人類寵愛的波斯貓，牠湛藍的眼球中，黑色瞳孔忽大忽小，栩栩如生。

每天晚上，這隻波斯貓都會站在天穹供全民由各種不同角度欣賞，直到明年塞車節的前一天，牠才會自動消失。

咻—咻—咻—咻——

咻—咻—咻—咻——

七彩的火光爭先恐後地衝上天際。

「小ＡＷ，大家都在施放『瞬時煙火』了！」

我走到車後，打開後車蓋，取出生產部配給的兩袋瞬時煙火，每個袋中都裝有五百枚長約三公分的瞬時煙火。

「跟往年一樣，都給你放。」我說。

ＢＨ45接過袋子，興奮地眨動眼睛。

一起爬上車頂後，ＢＨ45立刻拆開袋子，靈巧地用六肢同時拉掉一根保險環，一次施放六枚瞬時煙火。

咻—咻—咻—咻——

咻—咻—咻—咻——

我伸六肢遠望。

滿天絢爛的七彩煙火下，一輛輛車頭接車尾、車尾連車頭擁擠在一起的休閒車圍在零號中心點四周，構成千條向極目處延伸的射線，每輛車的車頂上都有一兩個正快樂地施放瞬時煙火的同胞。

咻——咻——咻——咻——
咻——咻——咻——咻——
「塞車節真好！」我不禁大喊。

傷逝者

• 張大春

張大春，一九五七年生於台北市，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國時報》副刊編輯、《中時晚報》副刊主編；現任《中時晚報》撰述委員、輔仁大學及文化大學文學院講師。著有《雞翎圖》（1980年）、《時間軸》（1986年）、《公寓導遊》（1986年）、《雍正的第一滴血》（1986年），以上時報版、《四喜憂國》（1988年遠流版）等書。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1984・10・24～29）。

日落時安大略想起一百年前老祖父拒絕離開布龍自治區的往事。「沒有我們這些懷舊份子，你們又怎麼知道時代是在進步呢？」老祖父微笑着向他們揮手，安大略的父親卻忿忿地低聲對兒子說：「他不是懷舊，只是恐懼未來，知道嗎？」一邊拉着他登上航艇的自動扶梯。安大略回頭望一眼老祖父在夕陽地裏拖得細長而稍顯佝僂的身影，便聽見腳下的踏板傳來一陣語聲：「歡迎您加入『淨土移民』的行列，高索合衆國祝您旅途愉快。」

經過百餘年交織着迷惘、追求、掙扎、失落，以及間雜着些許愉快的旅途，安大略終於回到這個陌生的故鄉上空，看見落日的最後一抹赤紅色彎弧正從一個漏斗形塔屋的頂端隱沒，才忽然發覺：他已經忘記老祖父的模樣了。

這時航艇開始減速俯衝，從低空中無數穿梭來往的小型飛航器的隙縫間鑽過，駕駛員搖了搖頭，對安大略苦笑：「就算是到我孫子那一代，這裏也沒法升格成全進化界的！您看這交通，亂成什麼樣子了？」他嘆了口氣，輕拉方向柄，讓航艇以一種優雅如自然鳥類的姿勢向左下方斜滑而過。安大略則從右邊的窗口看着兩具閃避不及的老式錐型飛梭在高速對撞後

燃燒成一個渾圓明亮的白色光球，並立刻消失。「如果布龍人能稍微懂一點交通或者溝通的秩序的話，」駕駛員索性轉過身來說：「也許就不會發生像盧稚這樣的慘案了，您說是吧？偵測員。」

保持審慎的職業習性使安大略在三分鐘後以相同的微笑和沉默面對布龍自治區領事喬奇的談話。喬奇是個大約八十歲的壯年公民，可能是由於長期服用離子溶液而略微浮腫的臉上佈滿了政治家常有的歉容：「真是不巧，相信您也明白剛才的事件純屬意外吧？自治區當局一定會徹查肇事責任的，希望您沒有受到無謂的驚擾。」

安大略望向逐漸昏暗下來的天空，已然無法辨別出那爆炸光球的確切位置。空中繼續穿織着千百艘流星般的飛航器，爲日落後的大都會點燃層出不窮的光明。

「自治區當局已經準備了晚宴給您接風，都是些道地的布龍口味，您多年沒嚐過了，請務必賞光。」喬奇刻意加重了那些布龍族古老詞彙的語調，同時親切地握緊安大略的手。

「如果領事不介意的話，」安大略禮貌地頷首說：「我想先到行刺的現場去了解一下。」

「當然可以的。」喬奇立刻縮回手，並適時地從眼眸中流露出嚴肅的表情：「任務第一、任務第一。無論如何，我願意代表自治區當局和全體布龍人向您的任務精神致敬。」

＊　＊　＊

安大略從未參加過一個如此繁文縟節的餐會，以致在他發表答謝演說的時候，竟然有陷入昏睡的感覺。他再度恢復清醒是因爲喬奇打了一個巨大的酒嗝，而所有在場的自治區高級官員齊聲說：「領事海量！」——這顯然也是繁文縟節的一小部分。安大略猛然一抬眼皮，對面弧形晶片帷牆上的元首肖像彷彿朝他發出了關切和探詢的神情。他立刻勉强自己回憶一下，剛才致辭的時候有沒有遺漏任何臨行時元首所叮嚀的事宜。

「我不敢說你一定了解布龍人這些年來的心態，但是由你去從事這一項任務，至少是一個良好的姿態——」元首說到這裏，忽然停頓了片刻，讓肅立在雷射螢幕前的安大略誤以爲傳真系統出了問題。元首卻扯開滿臉年輕的皺紋，笑了起來：「說來好笑，前天我也在這個頻道上對盧稚說過同樣的話——不過，毋寧以爲你的任務更要艱鉅多了。」

「這是合衆國當局和元首的栽培。」安大略用力一靠腿，腦海中同時閃過一個對布龍族老革命家盧稚致敬的念頭。

元首顯然沒有客套的心情，他撫摸着數月前百歲誕辰時「愛民黨」競選總部所呈贈的一枚擁有一百層鍍材的鑽面領章，緩慢有力地說：「你必須隨時體念和顧全合衆國的大局，隨時找機會——無論在歡迎你的餐會上、盧稚的葬禮上、刺案調查的總結報告上，或者是任何

有公共資訊網路進行採訪轉播的場合上，務必要發表强烈的聲明，讓當地以及其他各族自治區的廣大民衆了解，盧稚的死與『愛民黨』絕對無關。更重要的是，你得替盧稚說一些他沒來得及說的話……」

「偵測員的演說實在太精采了。」坐在安大略左側的鷹眼男子向他舉杯，酡紅的光暈從那突兀的顴骨上漫入了瞳孔：「相信這一席話已經充分地表達了盧稚回到自治區來的心意——」

「而且，」喬奇也舉起了面前的酒杯：「對於穩定目前因盧稚遇刺而掀起的激烈情緒，以及種種不必要的揣測，都有平息的功用，來！向您致意。」

「不敢當。」安大略套用了一句幼年時常聽老祖父掛在嘴邊的古語，淡淡地說：「調查出事件的真相應該對當前的大局有幫助，」他別過臉凝神看着鷹眼男子，接着說：「您說是嗎？紀德先生。」

＊　＊　＊

安大略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所謂「當前的大局」是什麼，然而他試探性的問話在紀德深邃篤定的鷹眼裏撲了個空。直到晚宴結束後第五個鐘頭的靜夜裏，他握着兩份磁碟，喝掉將近一公升的離子溶液，仍舊强打精神，仔細回想着紀德那平靜又溫和的答覆：「是

的，偵測員。當前的確是處於敏感時期。不過我想無論是在自治區，或是合衆國本土；無論是『愛民黨』或『助民黨』，無論是半進化界或全進化界的民衆，無論是逝者或生者，都在等待着真相。」

「那麼你爲什麼要當場把刺客給銷燬了呢？」安大略開始自言自語着晚宴上沒問出口的話，同時把兩份磁碟舉到眼前。第一份上標示着代表獻禮之意的緋色雞心，那是自治區當局在得知他即將來此主持刺案調查後一天之內輯錄而成的珍貴資料，題名是「一個可敬的懷舊份子——安宙先生剪影」，安宙是他的老祖父，拒絕參加「淨土移民」似乎是他唯一值得當地族人追思的事，這件事在高索合衆國的各族移民之間甚至成爲風行一時的笑話。安大略的父親曾經爲此而痛苦了二十年，以致立下重誓要他的兒子接受長時期極度艱苦的偵測員訓練。「進了這一行，每個人都要尊重你。」父親說過：「你是民衆的保母，也是他們的教父。你就是智慧、尊嚴和律法。」所以百年後他初返布龍自治區，人們顯然刻意忘記了老安宙曾經多次因爲孩子般地好奇而擅闖畸人保留地的違法往事，反而成爲可敬的懷舊份子。

「希望您別以爲這是賄賂。」喬奇打了個哈哈，把「安宙先生剪影」交在他手上，說：「早在四十年前，我從盧稚手中爭回了領事職權的時候就曾經對全自治區的民衆說過：『懷舊份子是布龍族的中堅，雖然我們要和合衆國保持良好的科技、文化、經濟甚至政治關係，但是傳統就像老酒、老妻、老機器人或者古典神話裏的老狗一樣，忠於我們自己的風格。』

我想，這才是我四十年來一直能贏取民衆信賴的條件——所以，說句不怕您誤會的話：我實在沒有必要去刺殺一個早已經沒有羣衆基礎的政敵嘛。」

安大略回想到這裏，忍不住爲喬奇誇大的表情和語氣覺得有趣。他暫時按捺住體內湧動着的懷舊和好奇情緒，放下第一份磁碟，它落在電腦檔案庫架裏發出了清亮的脆響，彷彿要震破了外頭大街上的宵禁一樣。安大略把另一份由紀德交給他的磁碟輸入放映系統，室內立時暗了下來，他的注意力反而被室外的寧靜給干擾了。直到螢幕的立體映畫展現，他一直都在揣想着刺案發生之後，宵禁頒布之前，這個大都會的交通會是什麼樣子？

* * *

磁碟影片照例先播放出製作單位、使用單位以及保密等級，襯底畫面和平時每週三的「進化日溝通教育」片頭一樣，是五百二十五艘疾速飛駛的新式針球航艇，交織成鮮艷的高索合衆國九色旗，它們一齊向安大略飛來，在逼近到鼻樑前十二毫米的地方消失，然後遠方出現了幾行漸行漸近的小字：「刺殺盧稚兇嫌葛敏郎資料／高索紀元一九五八至二〇〇一／提供廠庫：合歡婚儀公司、康而美綜合醫療院、公共教育總會、警衛勤務訓練中心、飛航器管制站／（以上廠庫按順時序列排名）」

接下來，一個柔美的旁白聲從原先「進化曲」的配樂間升起，畫面轉向一處約有十二層

樓的低矮建築物。

「葛敏郎的父親葛武郎和母親林綾子於高元一九五八年初申請結婚，同年三月取得合歡婚儀公司的註冊許可後在該公司的偕老樓舉行宣誓就職大典——」

「等一下。」安大略同時按下諮詢鈕，說：「爲什麼會延擱到三月才就職？」

電腦在兩秒鐘內亮起解題訊號，負責旁白的柔美聲調不疾不徐地讀報：「高元一九五七年底由盧稚等策動的反跨國企業運動改採激進路線，盧稚的妻子黎海倫更以巨額家族企業的融資投入各類型資訊產業界，嚴重打擊到高索合衆國投資者的既有市場，其中包括傳播、設計、會計、商情、旅遊、智力競測、擇偶、婚儀、紀念剪影等七十七種事業。各業主分別於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間舉行反制對策協調會，地點是高索統一大會堂。由於各業主意見分歧，溝通不易，部分公司曾一度宣布暫停營業，强烈要求自治區當局嚴懲盧稚、黎海倫、紀德等人侵害合衆國善良公民之合法權益。合歡婚儀公司停業時間自該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三日。請問是否還有進一步的諮詢？」

「沒有了，謝謝你。」安大略疲倦地甩了甩腦袋，「請繼續。」

畫面由那棟灰色的低矮建築物外一直推進正門，「偕老樓」的多重鍍膜玻璃字樣閃爍出古老的變色趣味。安大略打了個呵欠，覺得自己會在兇手出生以前睡着。

* * *

半進化界的電腦作業畢竟笨一些，它的反控系統無法完全掌握使用人在睡眠階段的思維程序，只能在安大略發出鼾聲的時候回跳到前一組訊息。這倒讓安大略意外地睡了一場百年不遇的好覺，醒來時深自慶幸，並足足花了五分鐘的時間緬懷古人的悠閒自在，其間不免也想到了夕陽地裏安宙佝僂的身影。

然而夢中保留的大部分記憶仍然和葛敏郎有關。安大略對這個破壞了他充滿思古幽情的清晨的兇手感到一絲情緒性的不悅。這小子在康而美醫療院出生的第二天清晨就曾經驚嚇過一個機器人護士——他竟然盤屈雙腿，坐在保溫殼裏。那個嚇得短路的護士花了一整天的工夫才找到關於盤坐姿勢的解釋——葛敏郎的祖先擁有中古時代已因海蛭蟲血毒瘟疫而告絶種的日本人血統。

葛敏郎的父親因此而確信他的兒子可以成爲第二次核戰以前遠古時代的日本自衛隊武士，便在他二十五歲自公共教育總會結束了爲期二十年的養成學業之後，立刻爲自治區捐出了大筆治安維持費——其中包括兩艘錐型巡邏飛梭和一艘滅火載具；終於使葛敏郎順利地請願到警衛勤務訓練中心去接受深造教育，正式編入布龍族的武職階層。

無論以如何嚴謹的尺度去衡量，葛敏郎都可以符合武職階層的要求標準。在十八年的警

衛勤務訓練階段中，各項考核、測驗、評比、競賽都能在穩定而健全的狀態下持續進步。終於在今年八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分發到自治區的大門——飛航器管制站——擔任東一坪第一線的機動衛士。

四個月又二十四天之後，葛敏郎的生日這天下午，他失踪了四個小時——按照律定形式是告假六分之一任務天。當日午後六時整至衛哨地點執行勤務，五分鐘後向北西北擅離崗位一百三十五點二一公尺，並於該地舉槍射殺甫自高索合衆國歸來擔任元首大選協調親善大使的前領事盧稚。葛敏郎於行刺後一秒鐘立即被副領事紀德就地銷燬，臨死前曾高聲喊叫：

「支——離——死——」

＊　＊　＊

安大略再一次聆閱了葛敏郎的磁碟資料，並舉出若干關於時間、地點以及關係人物的追查問題，老電腦也一一提供了，雖然不完整，卻合理而足以自圓其說的解答。幹了數十年的偵測工作，安大略遇到過許許多多的難題，他隨手就可以數出幾百件比盧稚之死複雜千倍以上的懸案。合衆國本土平均每秒鐘有一個瘋子殺死一個善良正直的公民，每二點九秒有兩個瘋子互相殘殺，每四點一五秒有三個善良正直的公民幹掉一點六個瘋子。除了善良正直的公民（他們即使不參加投票而放棄神聖的權利，也正足以顯示合衆國民主自由的國情）和瘋子之外，還有賠本的投機者、無照駕駛的野心家、漏稅的慈善無名氏、破壞生態的考古學者以及落選的模範母親等，任何一個角色所造成的麻煩，都足以讓國中佔大多數居住者的機器人和極少數的偵測員累得恨不得自絞於電腦膜帶裏。

然而安大略此時面臨了新的困擾，他不敢像以往一樣地信賴此間的電腦系統——或者說得更粗鄙一些：他不敢信任半進化界的愚蠢零件了。至少就手邊的資料而言，他絕對懷疑一個像葛敏郎這樣的優秀武士會是瘋子、投機者或野心家。在他四十三年短促的生命中，所僅有的幾次違規、失態或意外事件又如何能成爲他射殺盧稚的基因呢？

安大略一面向紀德的公務通信電腦拍發出「資料短缺」的訊號，一面大聲朝對面那具擁有柔美腔調的破舊機器喊道：「老處女！再把葛敏郎的失常狀態搞一遍來看看。」

第一次事件是在葛敏郎九歲那年，還在公共教育總部托兒團唸人體結構學的課堂上。設在半圓體教室頂端的掃描儀指向正在掏弄生殖器的葛敏郎。導護老師立即從弧壁螢幕上喊他的名字：「小敏郎！老師說過多少次？好學生要做完了功課才可以打管。」

「葛敏郎回報。」他站起來，昂頭衝對方說：「這次不是打管，我只是想知道，把它切掉的話，會流血還是流尿——」

「不許講理由！」

掃描儀在此時轉向另一個偷偷把鼻屎抹在終端機底座上的小鬼，映象於是消失。

第二次事件發生時，葛敏郎已經長成一個二十歲的少年，正在接受養成教育晉級第四階段的例行式性向測驗口試。一位蛋頭教授隔着長桌，睜大了圓眼打量着葛敏郎大約有十秒鐘之久，才開口問說：「爲什麼你在宇宙結構學的試卷上使用藝術結構學的語碼作答？」

葛敏郎沉思良久，沒有說話。

「讓我舉個明確的例子好了，」蛋頭耐心地從終端機上尋找了一番，然後一字一句清晰緩慢地讀着：「爲什麼你認爲宇宙的終極力是『死亡』？」

葛敏郎的雙手不斷重複着鬆拳握拳的動作，最後說：「沒有理由。」這時整個映象體的右後方推出幾行小字：葛敏郎的語碼辨識能量呈現出明顯的自我干擾特質，因此養成教育第四階段督考委員會將不排除拒絕該生從事高級學術研究的可能性；並建議該生選擇傾技術性學科爲主修內容，以俾符合公共教育「因才施教，學以致用」之最高宗旨。

安大略沒等那「老處女」讀完最後一句，就按下了第三次事件的跳接鈕。他依稀記得在這一段裏出現了一個比較不乏味的畸人。

＊　＊　＊

根據百餘年來一直未曾磨滅的記憶，安大略很快地從映象體的最遠處發現了那個畸人。他站立——或者不如說像太古時代的貓科動物那樣高高地蹲坐——在一堆不規則多面反光障

礙物的中間，而葛敏郎就在捱近安大略鼻樑前一公尺的位置撫拭着掌中的粒子槍。

鏡頭推向畸人，安大略看清楚了，不禁發出交雜着驚訝、悲憫和恍然而悟的輕嘆。原來老祖父形容得一點兒也不錯；他們竟然真是如此奇形怪狀的族類。

「傳說畸人是第三次核戰之後，這個世界上僅存的中古原始人。」安宙對三歲的小孫子講述這一類故事的時候，安大略尚未入學，認爲老祖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種原始人現在還有不少，就在自治區南疆的天尾洲保留地，和一大批各式各樣的蟑螂生活在一起。蟑螂會繁殖，畸人不會；可是蟑螂會死，畸人卻怎麼也死不了。他們長得很奇怪，五官朝天不說，眼、耳、鼻、嘴都是些亂七八糟的小管子。肩膀上聳起高高的肉瘤，據說是貯存大量養分和水的地方，所以畸人的肩膀比頭高得多。雙手又長，一直垂到地面上，唯一的一條腿，平時縮得短短的，到了要跑要跳的時候一彈就好幾百公尺遠，速度比聲音還快呢——」

「那畸人會不會鑽到我耳朵裏去？」安大略記得自己問這話的同時摀起了耳朵。

「他們會先和你打招呼，畸人打招呼的樣子很有趣呢——」說着說着，老安宙把右手伸向胸前，握緊拳頭，只留一根朝天的食指，然後使勁兒將食指彎曲了三下。

現在映象體中的畸人俯低了臉衝葛敏郎打個招呼，葛敏郎點點頭，猛可將粒子槍對準畸人，那畸人身形一矮，單腿又縮低了半截，霎時間朝空彈將出去，在空中滾翻成一枚黑色的圓球，迅即消失在數十公尺外的障礙物後方。葛敏郎顯然遲疑了，他頹然將槍放回腰間的合

金輗套裏。畸人從隱身處探出頭來，頂門上七支長短不齊，形狀各異的管子向葛敏郎抖了抖，說：「再試一次。」結果他們再試了六次，葛敏郎沒有一次能擊中那畸人飛靶。「可憐的孩子。」畸人索性飛到葛敏郎面前，高舉隻手，好容易才搆着對方的頭髮，抓了抓，說：「你以前不是射得挺準嗎？這樣下去——」畸人停下來朝安大略的方向努了努嘴巴管子，繼續說：「你會被訓練中心開除，我也只有空手滾回保留地去了。」葛敏郎苦苦一笑，握握畸人那遍布着灰黑色皺皮紋的手掌，說：「我——我一直想問你，支離疏，你被射中的時候有什麼感覺？」畸人楞了一下，扭頭朝四處張望一陣，低聲說：「你是說暫死的那幾秒鐘裏——」忽地傳來一陣三長聲兩短聲的警哨，接着四面八方響起了急促、清亮的話語：「葛敏郎、葛敏郎，立刻就射擊位置，不可與畸人做違規接觸，支離疏，回到障礙物後頭去，沒有指令，不准驗靶！」支離疏的嘴巴管子裏伸出半截舌頭，那可能是畸人身上唯一有彩色的部位，他還是對葛敏郎扔下幾句話：「不騙你，真叫『爽死了』！」

安大略沉吟着畸人的名字，試着把那聲調和一次痛快淋漓的死亡聯想在一起。但是這中間沒有任何資料，他甚至敢於在剎那間武斷：全高索合衆國都找不出這一段猶如遊戲般死亡的謎底。「支離疏？」安大略稍大聲一些說：「這個名字就只合是一塊廢料！」

* * *

安大略浪費了半個鐘頭的時間聽「老處女」向他報告有關「爽死」的語意分析，權充消遣。據說這個「爽」字是太古時代中國人的古語，最初的意思是「傷害」、「差錯」、「不專一」，可是又矛盾地轉化成「舒適」、「開朗」、「清涼」、「輕快」、「俊秀」、「不平凡」等意義。安大略在無法解釋這種自相干擾的說辭時頓時覺得消遣是椿乏味的事，「老處女」卻依然無知地繼續說下去：「……進入幽古時代初期，一部分中國年輕人又認爲『爽』字與『乾燥』、『愉悅』和『性交時以及性交後的興奮與宣洩經驗』有密切關係——」

「夠了。」安大略對於這種老式電腦的厭煩度已然升高到極限，他狠狠灌了兩大口離子溶液，喘息一陣，說：「給我接紀德。」

紀德出現在映象體前端的時候顯得相當愉快：「早安，偵測員，我收到了您的訊號。」

「恕我冒昧。」安大略極力忍耐，不使他內心對半進化界落後的資訊設施的歧視表露出來：「我是不是能申請一兩個機器人擔任搜索助理？另外，我還需要進一步的相關資料。」

「對不起，偵測員！自治區的機器人只能從事技術性工作，恐怕沒法子幫上您的忙——這種情形在各自治區都一樣，布龍族的機器人還比較好，有的已經開始在大衆傳播業服務了，上個月的『進化日溝通教育』短劇就是由一位機器人編寫的——」

「好罷。」安大略及時阻止了這種性騷擾式的典型布龍人宣傳：「可是如果我只有葛敏郎一個人的資料，是不可能完成調查的。坦白說，我還要喬奇的、盧稚的，還有你的資

料。」

「是的。」紀德在轉瞬間恢復了前夜拘謹的神情，說：「其實這些資料都是現成的，不巧的是我手底下那幾位程式分析員都被調去忙大選業務了，沒來得及處理詮釋註記，如果您不介意的話——」

「當然不會的。」安大略放鬆下來，這是他首次覺得紀德還像個誠實的人；同時想：幸虧沒有詮釋註記，畢竟安某人已經步入中老年，禁不起你們這些半進化界諸如「公共教育最高宗旨」之類陳腔濫調的折騰了。「我知道你們很忙、很辛苦，不過，元首的意思是希望在大選前能提出調查報告，我也只好一再打擾了。」

「您客氣，偵測員。」紀德微笑着說：「不過這些天真是忙壞了，盧稚的葬禮訂在明天，後天又是『進化日』，大後天就要大選了。喬領事今天還到木槿族自治區去參加一個區際自然鳥類保育會——」

安大略忽然覺得這是個好話題，他順勢兜了下去：「布龍自治區還有多少種自然鳥類？」

「只剩四種了。不過人工培製的相當可觀，光是食用鳥就有一百多種，幾乎和其他有用的人造動物差不多了。」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安大略傾身向前，仔細觀察對方的身體語言：「當年你還在

盧稚陣線的時候曾經設計過一種象徵自由財稅制度的標誌，是兩扇鳥翼吧？」

「是刺鳥翼。」紀德平靜地維持着原先的笑容，說：「算起來已經有四十年了；當時我們都還年輕哪！如果這一回盧稚沒有遇難，我們能有機會談起這些往事的話，一定很有趣的。」

他那雙鷹眼彷彿一逕穿透了多少年的時光，進入另一世界中某個幽邃的角落，這倒讓安大略忍不住升起一絲羨慕之情。他即使再努力去捕捉時間裏一切曾經發生過的細節，也找不到那個可以「談談往事」的角落。

＊　＊　＊

四十年前他剛完成偵測員訓練，正準備到合衆國社會安全部任職，便抽空回家看了看病得奄奄一息的父親，父親見到他的頭幾句話就是：「快四十年沒見了吧？我可沒時間和你話舊了，怎麼樣？當上偵測員沒有？」

安大略點點頭，掏出任職的證章。父親伸出顫抖的枯乾手指，說聲：「就是了。」之後他們不再交談，併坐了一天一夜，一起觀看公共資訊網路上的節目，父親似乎只在一齣長達兩個鐘頭的性愛操作教學劇時淡淡地說：「你擔任的是神職，不能有這些俗情困擾。」他的表情一如四十年前，看來又想提起思念亡妻對身體所造成的傷害。

「我知道。」安大略漫不經心地答覆着這個垂死的、根本沒進入過偵測員狀況的父親；一面試着分析教學劇裏男主角在採取仰姿時腹部與大腿內側所承受的運動壓力。

安大略再度被打斷是因爲插播新聞捷報的緣故，那是布龍族自治區權力結構完成轉移的消息。盧稚和黎海倫倏地取代了先前映象體裏的男女主角，他們正在接受一名機器人的採訪。

「是不是先請盧稚先生談談這一次合衆國依照民意測驗結果，裁定由喬奇接掌布龍自治區領事的感想。」

「我曾經激烈地抨擊過合衆國本土的部分投資者，」盧稚白淨的臉龐上閃過一抹迅即消逝的悲傷：「不過，事實證明布龍族的民衆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資本和本土公平競爭，他們需要依賴既成勢力的保障和扶持。」說到這裏，他的嘴角忽然朝深處抿一抿，帶些嘲弄意味地笑了：「所以我也不例外，我來了。」

在一堂歡樂的笑聲中，盧稚繼續說：「我希望能在那家負責民意調查的企業團體裏得到一個職位。」

這一回連機器人也笑了，他轉向黎海倫：「那麼請您談一談對合衆國提供二位全面性政治庇護的感想。」

黎海倫抬起纖細修長的手指掠一下額前的黑髮，正色說道：「畢竟我們還年輕，六十歲是人生剛起步的黃金時段，我們充滿了對未來的信心。另外，我個人準備加入『助民黨』——」

這時全場的笑聲有如忽然間切斷的能源，幸而盧稚及時補充着說：「她還帶了相當數量的貨幣來。」才讓場面輕鬆下去。

然而安大略的父親似乎不這樣想，「庸俗！」他說：「你會比他們有搞頭的，貨幣算什麼？資本算什麼？記住！你有權力，偵測員的權力不會貶值！」

說完這話，父親就死了。安大略必須用盡全身的力氣才從他手中摳回那枚證章。隨即向當地的資深公民福利站拍發了「死亡申請」的訊號，便信步走出父親獨居的這棟公寓，外頭的風有點冷，他才猛地想起，忘了問父親：「我媽究竟是什麼時候死的？」不過，反正沒什麼差別，他想，如果忘了問，就不是重要問題。

* * *

「身爲一名『叛徒』，」紀德恍若和他一起回到了現實裏，啞着聲說：「我似乎連做一個傷逝者的資格都沒有。」

安大略審慎地分析着紀德的修辭，認爲對方的感傷若非出於對四十年前盧稚遭到放逐，而他卻改投喬奇陣線的愧疚；便是對目前全自治區所掀起的擁盧風潮不滿，也可能這兩種情

緒是相互揉雜着的。無論如何，安大略都只有敷衍話題的興趣：「也許過了葬禮之後，所有人的情緒都會好些吧？」

「希望如此。」紀德向他伸手，他也趨前探身到映象體裏去，隔空相互一握，兩隻拳頭疊在一起，紀德篤定地說：「偵測員是顧念合衆國大局的人，我衷心仰仗。」

紀德的通信剛一結束，安大略所需要的資料已經傳輸入庫了。他倒不忙着看，只一心想着：爲什麼紀德告別時的語氣和元首竟然如此相像？

元首曾在任務提示的結論中聲色俱壯地强調：「我現在的處境不比那個叫紀什麼的副領事好。剛才國防安全部的偵測員已經反映了一份資料給我，說是有幾家『助民黨』經營的民意測驗公司已經宣布，有百分之十點七一的本土選民認爲『愛民黨』發表盧稚爲元首大選協調親善大使就是一項大陰謀。百分之十點七一！這恐怕比本土選民的投票率還高呢！」

「對不起，請問元首——」安大略保持肅立的姿勢過久，小腹和大腿內側的肌肉有些緊，但是他强忍住了，問道：「請元首說明一下，那幾家民意測驗公司是否提到了『大陰謀』的內容？」

「怎麼沒有？」元首又開始撫摸那個鑽面領章；「前一陣布龍自治區先傳出謠言，說盧稚要是在擔任親善大使的時候死了，『助民黨』的元首候選人黎海倫絕對有利。後來的民意測驗就提到：這是『愛民黨』先造謠、後行刺，再嫁禍。他們還公布了受測人背景資料，都是一些自作聰明的老移民、離婚份子、母系社會主義和推理遊戲程式師之類亂七八糟的東西。」

安大略基於職業道德的律定，很難安慰這個看起來失意到極點的老政客，只好恭敬而公正地說：「我會調查清楚一切真相的。」

「我知道你是顧念合衆國大局的人，我衷心仰仗了。」元首隨即封閉了傳真系統。

* * *

問題在於由誰來看合衆國的大局？元首是道地的高索族，挾持着千年以來在本土的强勢家族財力、歷經七十年風雲詭譎的政治鬥爭，以及不斷提出一些連他自己可能都不甚了解的嶄新觀念所造成的吸引力，終於順理成章地踏上元首寶座達五十年之久。其間最爲人所稱道的莫過於他在每十年一次的競選時必定提出的口號：「爲了高索合衆國繁榮、進步的持續發展，請不必投下神聖的一票，投票日請您照常爲自己工作，爲自己奮鬥，爲自己娛樂，這是自主的真諦，愛民黨支持您。」

早些年元首從來不爲本土日益偏低的投票率抱怨，因爲總有足夠、而且總數超過本土十倍有餘的各自治區公民能夠在投票日前後獲得九個到十八個任務天的休假，並準時在私人電腦上接通投票線路，遂行絕對自由、隱密而高尚的「參與決策權利」。

然而大局是可以從「一成不變」到「稍有改變」以至於「重大異變」的。四十年來，

「助民黨」以黎海倫所投入的巨額資金，從衆多在野黨社中逐漸蔓延起發言權來。從來不過問政治以避免影響偵測員神職威信的安大略只知道：「助民黨」在每屆大選時僅援例指派候選人而從未參與過任何競選活動。他們將大筆競選經費的差額用來填補落後於「愛民黨」在資訊產業方面領先多年的投資。等到「愛民黨」感覺勢態嚴重的時候，黎海倫非但沒有因爲和盧稚鬧婚變緋聞而跌落身價，反而由於她親自參與製作的「離婚婦人的親密關係剪影」在八大自治區賣座鼎盛而爭取到不少標榜母系社會主義者的關切，其中亦不乏同性戀者。儘管「愛民黨」幾度透過安排，讓無黨籍大衆傳播業主利用戲劇節目影射盧稚和黎海倫是「假離婚、真奪權」，然而那一類的戲劇已經無法獲得廣告商的信任，往往臨時縮減預播時數，並藉辭演員因不滿意彼此暗盤、時起糾紛，而提前下檔。

三年前盧稚暢遊木槿族等七個自治區返回本土後，發表「漂泊者剪影」。元首覷準時機，重資買得播映版權，而且親自錄製片頭文告，表示了對自治區半進化界生活的嚴重關切。這部剪影雖然在公共資訊網路上播出時曾經獲得七十個百分點的收播率，但是並沒有挽回「愛民黨」喪失了絕大部份資訊產業支持的頹勢。黎海倫於此時重提往事，認爲四十年前受「愛民黨」指使的民意測驗機構在一次集體舞弊中剝奪了盧稚的領事權，甚至使盧氏夫婦歷經爲期八十小時的恐怖逃亡才脫離喬奇的追捕行動。黎海倫稍後公開了由一個匿名徵信組織所提供的調查報告，該報告詳細載錄著「愛民黨」收買民意測驗機構的帳務。安大略對這

一節相當了解，他在每年一度的偵測員在職進修中注意過此事的來龍去脈，因爲那個匿名徵信組織顯然是由一名已離職的社會安全部偵測員所主持的。因此國家、社會二大安全部連續三年於所謂在職進修期間不斷重申偵測員的智慧、尊嚴、律法以及更重要的忠貞觀念。「正因我忠於高索合衆國的自主前途，所以我宣布參加下一屆的元首大選。」黎海倫在公開弊案的下一刻如此宣布。

＊　＊　＊

「即使我死去，恐怕也不會再踏入政治圈一步的。漂泊歸來，我更加深切地體認到：今天的自主政治和太古時代的帝王政治、幽古時代的集產政治以及中古時代的民主政治都沒有太大的差別。人從政治體取得知識，然後製造知識反哺政治體；人從權力結構接受資訊，然後生產資訊回饋權力結構；人從信仰中學習語言，然後創造語言支持信仰；我看著這些循環輾過高索合衆國的本土和八大自治區，慶幸自己終於成爲一名漂泊者，遠離了它的航線。」

安大略對於盧稚這部剪影的結語中濫情的修辭遊戲甚爲反感，但是他知道元首當時獨排衆議，存心保留這番話的用意是在打擊「助民黨」甚囂塵上的氣焰。「就讓這部剪影在各自治區任意流傳，不禁轉錄複製，尤其是布龍族，那裏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選民，讓他們仔細感受一下，被黎海倫遺棄的老革命家，前領事如今多麼落寞、多麼無助。」元首當下頒行通

令，並立即召見盧稚。經過了將近三年從未間斷的遊說，盧稚終於答應元首的要求——擔任元首大選協調大使，他只提出兩個條件：這項職務不支領公務人員薪俸，以及在大使之上特加「親善」頭銜，以別於正式的公職大使。

如今安大略却覺得盧稚的親善毫無意義。他失望地封閉映象體，讓「漂泊者剪影」磁碟自動滑落到庫架的最底層，它比喬奇那份充斥著婚儀、葬禮、開幕式、大小會議以及進化日溝通教育檢討等冗長乏味致辭的資料好不到那兒去。紀德的資料更糟，真是巨細靡遺，連他和妻子那機械式的「早安性交運動」也收錄了，好在次數不多，勉可忍受，其他絶大部份是紀德檢閱自治區各種武職階層訓練成效的官式紀錄，這使安大略不免回想起當年在偵測員訓練階段中所歷盡的各種身體和精神上的磨難，竟爲此閉目嘆息了一次又一次。

他逐漸覺得自己開始老化，可怕的是連這一點警覺都沒能使他猛然睜開眼睛。從不耐久站、大量吞飲離子溶液、長期陷入對尖端精密機器的依賴到極容易對各種繁瑣語言感覺乏味和疲倦，甚至常以爲自己遺忘過什麼重要問題而事實上根本沒有差錯……等等，都在他沉重的眼皮上施加起壓力來了。

有很短的一段時間，當這些壓力積聚到最緊密的時候，安大略毫無抵抗能力地從眼皮的裏層看到一幕幕曠遠的景致，澄澈的微藍色的天穹，下覆於沒有任何建築物的青碧原野，原野伸展著、流動著、漂浮著，向所有可能的方向鋪灑出去，他覺得簡單而暈眩。片刻之後，

發現整個幻象其實是「漂泊者剪影」中的一部份。

「有誰會殺掉這樣一個絶望的老親善大使呢？」安大略咕噥著，看見映象體前幕上自己的影子。

「葛敏郎，葛敏郎。」「老處女」答道。

＊　＊　＊

和自治區內其他重要人物的葬禮一樣，盧稚的遺體依例於清晨六時被盛入一座直立的透明晶片膠囊，從公共醫療總院的太平間移往飛航器管制站。喬奇爲了安撫情緒益見激動的民衆，特別加派了三十六艘針型飛梭護送，以示隆重。飛梭羣在事先清道完畢的一百至兩百公尺低空航線上呼嘯而過的時候，自治區中心的大都會沸騰起來。人們爭相從各式建築物的窗口向外傳輸雷射映象體，六點十五分的時候，漫天漫地都是交叠的影像和擾攘的聲音。絶大部份人放映的正是那部「漂泊者剪影」，也有不少年輕人爲了湊熱鬧，放映恐怖劇場或流行歌舞排行榜大賽。然而無論在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聽到「助民黨」和「愛民黨」競選總部的多媒體宣傳效果。人們也逐漸落入一種混合著多樣姿彩的迷幻之中，有悲傷、有憤怒、有興奮、有驚訝，也有淒厲。千萬種聲光在盧稚遺體行經的每一吋土地上空發生衝突，直到所有的飛梭都消失在遠天低壓的曙色裏，仍舊持續不衰。清道解除後還發生了數十起連

鎖性交通事故，爲整個場面掀起如流星雨般的節慶高潮。

安大略乘坐著初來時的航艇，在大都會區頂空繞行了三圈，被一波一波的光影聲浪震得緊陷在座椅深處，不知道人們究竟爲何而瘋狂。他聽不清任何一個單純獨立的字眼，也看不見任何一個不受干擾的原形映象。各種撞擊、糾絞、拚和甚至厮殺在一起的訊息當然不會因爲傳訊者被清道管制禁足於建築體內而失去了它的意義——這是葬禮，人們有權把任何崇拜或絕望的情意推向表達形式的極至。

繞行在瞬息萬變的聲光幻影之中，安大略發覺胸腹間翻湧著離子溶液酸鹹而略帶辛辣的氣味。他極目遠望，試圖以視覺改變體內那紛沓欲嘔的重重壓力，然而遠天黎明的飛航器管制站空曠的地面彷彿正等待著嘔吐者的傾瀉，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他竟然和駕駛員一齊縱聲大笑起來，笑得淚眼婆娑，喘咳不斷，體腔又空洞、又脹奮，全身就像被撕扯成千百塊碎片一樣。駕駛員突然發出一聲長嘯，朝東方初昇的朝陽全速駛去。安大略漸漸從清醒中看見自治區當局少數幾名高級官員毫無表情的臉孔。

葬禮比預定時間晚了幾分鐘才開始，安大略爲自己的遲到深感不安，一再向喬奇致歉。喬奇則顯露出更加惶恐的模樣，不時地說：「沒管制好！沒管制好！管制真是件麻煩事，太嚴了會爆，太鬆了又壓不住，唉！中庸之道簡直不可能……」

「盧稚這就升天了。」紀德舉起指揮棒朝北三坪中央的火箭一點，箭尾已噴出金黃和赤

紅色的光芒。安大略目送火箭頂端那漂泊的膠囊在晨曦中閃爍了幾秒鐘，忽然產生一種輕鬆的感覺，便脫口而出：「爽死了！」

「什麼！」喬奇彷彿不相信自己聽到的話，別過浮腫的臉又問：「偵測員剛才說——」

「沒什麼。」安大略深呼吸一下，淡然說道：「我看什麼致辭都免了罷？」

＊　＊　＊

盧稚的遺體安然抵達極樂衛星的消息傳送回來，各公私營資訊網路紛紛打出新聞捷報，預訂利用第二天「進化日溝通教育」的課間休閒時間重播「漂泊者剪影」的精彩鏡頭。

安大略正在利用從葬禮中節省下來的時間放映老安宙那份磁碟，新聞捷報闖入之前的呼應訊號使他誤以爲自治區或本土又發生了什麼和大局有關的重要事故，直到極樂衛星上的「高索名人紀念塔」雄偉壯觀的巨劍外形從他鼻樑前十二毫米處消失，原先老安宙在歷史結構學課堂螢幕上的情景再度出現，安大略才鬆了口氣。

事實上對於一門在全進化界早已列爲養成教育非必修課程的歷史結構學，安大略只覺得索然無趣，他之所以肯浪費三、四個鐘頭的時間枯坐在映象體前完全是不理智的。一個畢生在托兒團裏教小嬰孩如何啃死人骨頭的懷舊份子能教導這個一百一十八歲的中年偵測員什麼呢？但是安大略執意告訴自己：你從葬禮上賺到的時間不止這一點，爲什麼不安心地溫習一

下遺忘多年的面孔呢？

老安宙這時在那舊式的弧形面闊螢幕上絮絮叨叨地說：「……就拿我們現在上課來說吧，我看得見各位小朋友，各位小朋友也看得見我，但是我走不出你們面前的這塊螢幕，你們也進不來。也許幾十年後我走得出去，你們也進得來了；但是我相信那只是我們彼此立體的幻象。中古以前的老師和小朋友就不是這樣上課的，當時的老師就站在課堂裏，背後是塊黑色的螢幕，老師得花好大的力氣用白色失去結晶水的硫酸鈣所製成的粉筆在黑螢幕上逐字塗寫——」滿堂八、九歲的小孩都「哇」地一聲叫了起來。「——還有呢，如果小朋友不專心聽講，老師還會走到你旁邊用一根天然植物莖原料製成的短棍子敲打手心或屁股哪！」立時全體的小孩騷動了，有如聽見一個全合衆國最有趣的笑話，其中一名特別大聲地叫道：「那比電殛好玩多了！」

安大略也跟著孩子們一齊笑，笑個不停，直到眼淚溢滿了眶子，老安宙才說：「這些都是我們新生代人類享受不到的樂趣，是不是？」安大略掩臉說了聲：「是的。」接下來的話他都沒聽進去，因爲整個記憶逆轉到那次夕陽地裏揮別老安宙的二十年後，他進入偵測員訓練中心，接受一次整整十小時的猛烈電殛，從此喪失了性交興趣以及生殖能力。

手術枱正上方的映象體中出現了社會安全部長兼偵測員訓練中心主任親切和藹的笑臉，他說：「恭喜你，安大略！你已經進化了個人的一大步——也是合衆國安全當局的一小步，

邁入神職階層充滿智慧、尊嚴和律法的境界。」

* * *

良久之後，安大略體內湧動著的浪潮冉冉平息，訓練中心主任的熟悉聲調同時鑽出每一只細胞，向他作例行的耳語：「忘了我是誰，我乃偵測員。忘了我是誰，我乃偵測員……」

安大略被閹割後的七十年間，每一次有情緒性反應的時候，耳語就不斷地安撫他受創的心靈。他早已遺忘了肉體的痛苦，耳語也總能適時地使他恢復理智。這一次也不例外，他很快地發現：自己之所以不願意積極從事刺案線索分析的理由其實十分簡單——陌生的故鄉、陌生的逝者以及陌生的凶手都會讓他一再陷入一些他以爲再也找不回來的記憶；一旦當記憶真的呈現時，又猶如映象體裏空虛的幻影，逼近到視力最清楚的極限便行消失。時間在此死亡。凡活著的，都還在大局的管制之下。

「安宙先生剪影」的最後一幕應該是出自自治區當局的精心設計，老安宙站在夕陽地裏，朝安大略揮手，地上拖著細長而稍顯佝僂的身影。

「謝謝你。」安大略封閉了映象體，對「老處女」說：「不過，安宙先生的資料只有這些了嗎？」

「是的。」

「可是，」安大略想起老安宙對他講過的許多故事，一些和歷史結構學毫不相干的神話或奇遇。他曾虔誠地相信老祖父確曾經歷過那些事件以及人物。更何況，其中還有經過驗證而逼真無誤的情節，於是他幾乎以一種彈跳起來的姿勢站直身子：「如果確實有呢？」

「管制以外無資料。」「老處女」說。

「管制以外有什麼？」

「廢料。」「老處女」答覆的聲音微微顫抖了，這是個髒字兒；但是却讓安大略聯想起一切曾經被摒除於高索合衆國整體淨土境域的模糊印象——那些失落在大局管制之外的時間和空間，以及從未獲得過任何詮釋註記的存在。

安大略立刻呼叫他的駕駛員，然而突現的轉機並沒有讓他失去一貫的謹慎，他只是用一種平淡的語氣對「老處女」說：「有任何公務通信接進來的話，就說——就說我去找刺鳥了。」

＊　＊　＊

駕駛員依照指示，關閉所有的通信系統，將航艇的速率調整到最低，便顯露出一副渾身不舒坦的樣子，一會兒抓耳撓腮，一會兒扭腰抖腿的。安大略好一陣子才問說：「這種速率，感覺怎麼樣？」

「報告偵測員！」駕駛員奮力往後一靠，攤平了雙手：「老實說，我撒尿都比這快；這是一九六〇年代那些笨零件的速率嘛！」

「以這種速率從布龍族自治區飛回本土的話，得飛多久？」

「那可久了——最少三個鐘頭。」

安大略滿意地點點頭，說：「你加速吧——也別太快，」他停頓片刻，用心回想著前天傍晚在飛航器管制站東一坪外所看到的一列機動衛士單人飛碟：「和那些單座飛碟的極限速率一樣就可以。」

「就這麼兜圈子嗎？」駕駛員伸了個懶腰。

「不。」安大略往窗外望一眼，說：「先拔高，到自治區交通監訊網路搆不著的高度，然後朝南飛，一直飛到南疆去。」

「南疆？」駕駛員楞了，本能地四下裏環視一遭，壓低聲：「那裏是禁地吧！偵測員，除了廢料什麼都沒有，您是要——」

「告訴你，」安大略也壓低聲，向前傾過身子：「我去找一個不會在執勤的時候廢話連篇，而且隨地撒尿的廢料駕駛員！」

＊　＊　＊

天尾洲是全高索合衆國最骯髒、最醜陋、最惡毒的地方。深陷於本土平面下八千公尺，面積達九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據說此間在太古、幽古、遠古、久古、中古各時代分別出現過高度的文明形式。當時它還不是一塊窪地，也和合衆國的八大自治區一樣，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幸的是中古時代一連三次核子大戰都在這裏爆發以及結束，地表陷落到絕對黑暗的，絕對罪惡的極境。新生代的人類在天尾洲北方逐日發展、進化，天尾洲遂成爲禁地。高索合衆國的文明人在日常生活中罵人的粗話裏，除了「愚蠢的零件」、「廢料」之外，就屬「天尾洲生的」最爲下流。遠在高元一六九七年間，布龍、木槿兩族自治區聯合發起抵制白星、赤陽、曲斧、火刀、流雲、巨輪等族自治區共同市場的根本因素就是由於後者造謠誣衊和天尾洲接壤的兩族人是「喝天尾洲的泉水長大的」。直到高元一七〇四年，合衆國本土的一位地質結構學者發表了一篇：「淨土地水南流說」的學術論文，證實自高索合衆國立國以來，這個星球上只有從北往南走勢的水流，而絕無自南向北走勢的水流，才使謠言不攻自破，各族重修舊好。那一位學者登時榮獲該年度的「高索地質結構學獎」及「高索和平結構學獎」。

沒有人肯相信天尾洲中僅存的兩種原始生物——畸人和蟑螂——能夠和平共存，他們也各自與和平絕緣。所以幾乎在每一齣公共資訊網路的戲劇節目裏，都會提到萬惡的幕後主使者不是畸人就是蟑螂——不過沒有人肯把這兩種禁忌的壞蛋演出來，他們永遠只在幕後指使

罪惡，終場時也必定在幕後死於核爆。

高元一八七〇年左右，布龍自治區一位酷愛探險及狩獵的退休武職官員在一次飛航器失事後誤闖天尾洲。他憑著勇敢、機智和熟練的求生技能，在歷經一年的奮鬥掙扎之後生還，並帶回一名畸人俘虜。根據多方的觀察、解剖、實驗，人體結構學者和病理結構學者驚異地發現畸人有長生不死的天賦本能。這個偉大的發現頓時使畸人的形象好轉了起來——然而絕對僅限於物質及技術方面。雖然一度流傳著生吃畸人肉可以强精、固腎、壯陽、益壽和抗百病，不過很快地就有專家指出：殘餘在畸人體內的核能污染極有可能導致早已絕迹的諸般癌症病原、病毒再生。同年天尾洲由禁地更名爲保留地；但是不可擅入的通令依然有效。

嚴格說起來，直到高元一九三〇年代之後，畸人才真正對合衆國——當然是先在布龍自治區——有所貢獻。警衛勤務訓練中心的英明領導者不斷引進一些畸人，在該中心擔任飛靶之職，藉以磨練武職階層人員的應急心智、應變能力與應敵技術。畸人純生理性的快速運動方式曾有效地提昇了武職人員自我要求的標準和信念。這些擔任飛靶的畸人非但可以於被粒子束武器擊中後享受一種所謂「暫死」的快感；並且在每五年一階段的演練完畢後獲頒强烈的新穎毒藥作爲報償——該毒藥延滯畸人「暫死」時間的長短更可以作爲爾後發展同類型武器的參考。

在高元一九六二年間，畸人曾派遣歷屆飛靶至警衛勤務中心請願，要求以天尾洲爲布龍

自治區最尖端核武試爆場。當局爲顧念畸人獨特、優良而有用的體質恐將因試爆而有所改變，則無異於全合衆國難以彌補的損失，因而加以嚴辭拒絕。高索紀元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天尾洲保留地百年誌慶／布龍自治區領事喬奇特立並書。

＊　＊　＊

安大略站在這一方以複斜晶系合成礦物質和純金熔鑄而成，古色古香的八角星形碑體前，默誦良久，如果不是兩隻巴掌大的蟑螂即將在他肩膀上交尾的話，幾乎忘記自己已經置身在恐怖的禁地了

「剛才這一趟飛了多久？」他撣掉蟑螂。

「報，報，報告偵測員！」駕駛員既驚且懼地躲避著四周環繞飛舞的蟑螂：「兩，兩，兩個鐘頭，不，不到。」

「你先回航艇裏去罷。」安大略邁開大步朝前走去，只聽得脚下吱吱嚓嚓傳來一陣陣脆裂的聲響，都是些斷碎的蟲屍。他加緊脚步，往先前從航艇窗口中瞥見的一個看來有物體鑽動的地穴走去。

就在他離地穴不到百公尺遠的位置，忽地一個灰黑色的球影掠向眼前。安大略不敢怠慢，一斜右肩，就地打了個旋子，右腿橫掃出去，那球影早已落地。安大略即刻從腰間拔出

了一柄銷燬槍，定睛一看，真是個畸人。

畸人衝他一伸拳，朝天的食指勾了勾，說：「怎麼親自下來了？」

安大略知道對方誤會了，勉强衝他那向天蠕動的七支小管子笑笑，說：「我不是警衛勤務中心的人。我叫安大略，來找一個，呃，一個朋友。」

「我說嘛！」畸人那七支小管子絞在一起，發出「噗哧噗哧」的笑聲，「不是熟客不會隨便賞我好處的。」說著伸手指了指安大略手裏的槍。

安大略也笑了，一面收起槍來，一面朝地穴移動，並且儘量把聲音放輕鬆：「支離疏在不在？」

畸人一跳一跳地跟在他後頭：「在啊！——怎麼都是找他的？」

安大略胸腔一緊，差一點停住了脚步，假意咳兩聲，揮手打偏了一隻比畸人小不了多少的墨綠色蟑螂，說：「噢！誰？」

「誰？」畸人抬手把七支小管子狠狠搓了搓：「我怎麼知道？支離疏的朋友多，你問他去。」正說著，兩隻赤紅色的蟑螂從羣隊中飛來，一邊一個，落在那畸人的雙肩之上，畸人的眼管左右一歪，嘟起嘴管，輕聲罵道：「在外頭野了一天，乾脆別回來啦！」

一時之間，安大略沒料到畸人在跟蟑螂說話，那聲「乾脆別回來啦」却成了聳耳驚心的警告，他永遠也不會忘記，當年父親送他到偵測員訓練中心去苦修時所說的：「你要是當不

上偵測員，乾脆別回來啦！」

就在他一轉念的剎那，畸人已大聲喊著：「支離疏！又有人來聽你嘮叨忘不了的事啦！」

＊　＊　＊

幾千年以來，我求死不得，退而求忘，却也忘不了什麼。你是除了垃圾、廢料和舊零件以外第五個來到我這裏的人。我以後也會記得你的——如果不幸我死不了的話。

不錯，第四個就是葛敏郎。四天以前他來看過我，很匆忙，告訴我他就要死了。我很爲他高興，他也希望我這樣。不過，我深深知道，如果我只是爲他高興，就不算真心關切做爲一個新生代人類的他在面臨死亡時候的感覺。我不過是把自己對死亡的渴望託付給他而已，這樣不是很自私、很自憐麼？對於一個把我當作唯一的朋友的葛敏郎來說，我當時忍不住而高興起來的行爲真是殘酷得很，這樣想，我又實在沒有資格談死呢！

他却是全心爲我——以及所有的畸人——設想的朋友。十三年以前，我抽中一支幸運籤，被警衛勤務中心接去擔任飛靶，就認識了這個小傢伙。他一開始射擊得很準，隨我怎麼躲閃，都能夠命中我最强韌的要害；我也享受了很多次愉悅的暫死。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他退步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們經常會在對方的夢中出現——這是他後來趁驗靶的時候告訴我

的。我依稀記得他最常講的一件事，就是說：「我夢見你死了！不過不是我打的。」說完之後，他就傻傻地笑起來。我却在每一次夢見他的時候，一定會告訴他：「專心射擊吧！什麼也別想。」老實說，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暫死的愉悅，所以我知道那才是真心的關切；爾後他也不再認爲死亡會帶來什麼痛苦，才又恢復了早先準確、迅速的能力。

五年之後，我抱著一大堆瓶瓶罐罐的毒藥獎品離開警衛勤務中心，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歡天喜地。因爲臨別葛敏郎說：「我原以爲死亡是恐怖的結束；但是你讓我知道，死亡也可以是美好的開始。」我開始爲小傢伙擔心了。他畢竟不是畸人，不能只因爲活了幼小的三十幾年從沒夢見過別的人類、或者從沒和人面對面談幾句知心話，就把自己丟到天尾洲裏來認一羣蟑螂的飼主爲同類了。

四天前葛敏郎突然來了。「我就要死了。」他說：「記不記得從前我們在夢中交換心願的事？」我當然記得的。我記得他最大的心願就是成爲一個死後血中可以長出花來的中古時代日本武士。他也沒忘了我的心願：讓天尾洲畸人保留地闢爲核武試爆場。「我唯一的朋友！你不會這樣賴活下去了。」葛敏郎親吻了我的手和七管，說：「我們都會如願的。別傷心，你說過的：『傷逝者只是自憐而已。』當晚我夢見他死了，身體在轉瞬間開了花。」

＊　＊　＊

「傷逝者只是自憐而已」這句話是四十年前第二個來到這裏的人對我說的，我也記得很清楚，他叫盧稚，和他一起來的是他的妻子黎海倫。當時他們爲了躲避一個仇人，以及一個朋友的追捕，才僞裝墜艇到天尾洲裏來的。我收留了他們三天三夜，和他們談起幾千年以來畸人的種種遭遇，他們也教導了我許多外界的事物。盧稚甚至學會十幾種蟑螂在覓食、產卵以及吸引伴侶時所發出的鳴聲；黎海倫則告訴我：「也許把天尾洲闢爲核子武器試爆場的話可以解決畸人最終極的困擾。如果有一天，我當上了合衆國元首，一定來拯救你們。」

「在妳没當元首以前——」盧稚說著發出了綠翅蟑螂求偶的「咕咕」鳴聲，惹得我們都笑了起來。

那是一個快樂的夜晚。我隔著航艇的透明窗殼，看見他倆專一而努力地交尾，比蟑螂要美得多了。想到：也許新生代人類不願意死亡是因爲他們在交尾時也許就已享受到和「暫死」一樣的愉悅吧？

在第二天清晨他倆告別的時候，我對盧稚說起夜裏的體會，並且告訴他：「所以我希望你們活得很好，不要被仇人或朋友抓到，不要死。」

「我們不會死——」黎海倫搶著說：「我一定要當上元首來救你們的。」

盧稚却好像抓住了一隻偷吃幼卵的蟑螂一樣不停地指著我的鼻管說：「支離疏，什麼時候你也變成傷逝者啦？傷逝者只是自憐而已啊！」說完，朝我勾了勾指頭，便離開了。

* * *

當安大略知道支離疏的第一位訪客就是安宙的時候，倒不怎麼驚訝，只覺得一百年的時間彷彿就在這片刻裏凍結、靜止。長期以來的訓練和經驗並没有讓他懷疑支離疏這個陌生的異族撒謊、被買通或者作僞證。他任由自己安靜地坐在一堆不知道有多厚的蟑螂屍體上，感覺天尾洲窪地異常炙熱的氣溫，不斷想著：真是好久好久没有和人這樣面對面，聽一些簡單的故事了。

「報告偵測員！」駕駛員步履蹣跚地走過來；一邊說：「該回去了，天一亮還有十二個小時的『進化日溝通教育』課呢。」

安大略知道那十二個小時裏將要進行的競選辯論將會十分漫長，他甚至可以從眼皮積聚的壓力中透見此一未來：「愛民黨」與「助民黨」將從四十年前天尾洲上空展開追逐，也許雙方會先追到極樂衛星的名人紀念塔前，向這位自己的同志，對方的仇敵搶著默哀三分鐘。然後追逐、啃囓、咀嚼將繼續擴大。在康而美綜合醫療院的廣場上相互指責，宣布爲兇手接生的機器人護士是彼黨轄下廠商所推出的間諜，而這項行刺的陰謀在兇手出生前即已預鑄好了。

當然，先前那個預言盧稚之死可以刺激選情，以幫助黎海倫榮封元首的謠傳，也勢必在

辯論中更加糾纏不清，兩黨的追咬行動在此形成更密接的循環——謠言起自「愛民黨」，以打擊「助民黨」的勢力擴張；也可能起自「助民黨」，以反擊「愛民黨」的壟斷形式；更可能是反反擊、反反反擊……至於誰在追逐誰已經是個幼稚可笑的問題，因爲航線是循環的。凡是大局管制內的一切資料，無論多麼茫昧無稽，多麼輾轉複雜，最後都可以成爲贏家的詮釋註記。

安大略疲倦地揉了揉眼睛，從未來之中醒轉，覺得有些暈眩，雙腳「吱嚓」一聲踩陷得更深了些。他終於知道，唯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沒有人會再度進入天尾洲，保留地仍舊是禁地；或許畸人將繼續擔任幸運的飛靶，或許他們即將消失於最新最強的核武試爆，無論如何，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新生代的人類很快就會遺忘逝者，遺忘一切的。」安大略忍不住自言自語，同時意識到多年前自己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他當時的結論是：如果忘了，就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在離去之前，該如何啓齒告訴這個永不遺忘什麼的支離疏；他的五個訪客裏，一個終生潦倒，只能在托兒團說故事，死後卻成爲可敬的懷舊份子；一個歷盡挫敗、背叛、放逐、情變以及漂泊，死於層層詭譎的預言；一個正忙著和權力交尾，試圖以可能不公正的方式爲多年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復仇；一個迷信死亡和友情的優秀武士讓親善大使成爲犧牲，自己淪爲兇手；最後一個，則等待著大局來決定他所堅持的智慧、尊嚴與律

法，並且嘗試自憐。

皮哥的三號酒杯

・黃　凡

黃孝忠，筆名黃凡，一九五〇年生於台北市，中原大學理工學院畢業。現專事寫作，並擔任《聯合文學》社務委員。著有小說集《賴索》（1980年）、《大時代》（1981年）以上時報版、《零》（1982年聯經版）、《自由鬥士》（1983年前衛版）、《傷心城》（1983年自立版）、《天國之門》（1983年時報版）、《反對者》（1984年自立版）、《慈悲的滋味》（1984年聯經版）、《上帝們》（1985年知識系統版）、《曼娜舞蹈教室》（1987年聯文版）、《都市生活》（1988年希代版）、《東區連環泡》（1989年）、《解謎人》（與林燿德合著，1989年）以上希代版等書。

本文首刊於《聯合文學》創刊號（1984・11）。

皮哥，這位著名的酒杯表演者，在他事業的顛峯期，曾同一天出現於三家電視臺的雜耍節目。根據「觀察者運動期刊」的評語，皮哥無疑的是這一行業的頂尖人物，他能用一只巴掌大的高腳杯玩出各種花樣，包括被視爲肢體動作極限的「三度空間不規則交叉迴旋」，這個動作包含七十六個高級的連續性小動作。以非專業術語來描述是這樣的：表演者使用某種特殊技巧，使酒杯繞著以心臟爲中心的肢體表面，作出花樣繁多的交叉、變速和跳躍運動。如此描述當然失之簡化，無法充分模擬出表演者的神韻，例如皮哥，當他身著亮片緊身衣，誇張地暴露在五彩繽紛的雷射光下，一只銀色的、發出眩目光芒的酒杯，有如火十三（一隻身體藝術家身上的表演用跳蚤）的皮膚舞蹈，在他的肘彎間滾動時，觀衆的情緒立即被鼓舞起來，隨後，這只酒杯突然而俏皮地跳上皮哥的頭頂，並以一種靜止的、自負的姿態期待喝采，這時候，不論螢光幕前或是現場的觀衆都把手掌拍紅了。

這就是極盛時期皮哥的舞臺速寫。然而，很不幸的，正如服務業難以遏止的職業病，皮哥也開始酗起酒來（一個顯然出自惡意的中傷，說皮哥猛灌黃湯時，用的是塑膠酒杯），最後，他的酒杯和爛醉的表演者一樣，都搞不清楚究竟身處舞臺或是吧枱。摔破第七只酒杯後

（同樣的，皮哥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在何處摔破的），皮哥的演藝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

賦閒和被喝倒采同樣不可原諒，皮哥的經紀人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在一個晴朗的午後，找到了深入地下五十層的市立戒酒中心，該中心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包括騙人的無酒精飲料。

「好久不見了，皮哥。」

「你好。」皮哥說，他正在倒立著，懸於半空中的兩個腳踝夾著一只杯子。

他的經紀人抓過酒杯，檢查一下，然後向上拋，用另一隻手反握住。皮哥回復了正常的姿勢，似笑非笑地望著來訪者。

「恭喜你，皮哥，我來接你出院，」經紀人說：「感覺怎麼樣？」

「我恨那個東西，」皮哥回答：「酒精，我恨酒精。」

「你一定要繼續恨下去，我好不容易又替你找了份差事。」

「我猜大概是農產品交易會什麼的。」

「你本來就應該去那種地方嚐嚐墮落的滋味。不過，你這傢伙運氣總是不錯，摔破一打杯子還有人要。」

「七個，不是一打。」

「都差不多了，你猜那小子怎麼說？他看看我，又看看牆上的照片，對不起，我不得不

把你的照片取下來，好隨時給我們兩人一個警惕。那小子瞧了半天，搖搖頭，我趕緊從抽屜裏拿出你們這些不爭氣傢伙的資料給他，這個小子又搖頭晃腦了一陣，最後指著你的鼻子說：『我就要這個——皮哥，玩酒杯的，我就要他。』」

「我們先去辦出院手續，」皮哥把那只酒杯塞進褲袋裏，除了酗酒的那段日子，他都隨身攜帶一只杯子，「你邊走邊告訴我，那個盛氣凌人的小子究竟是幹什麼的？找我幹麼？開多少價碼？」

＊　＊　＊

馬若奇異金屬公司，分支機構遍佈全球每一角落，目錄上的產品多達一千三百種。在奇異金屬日受重視的今天，馬若推出新產品的速度也同樣令人驚異。套用董事長馬若的一句名言：「奇異金屬和我們永遠不會疲勞。」所以馬若公司行事曆上的每一天，都是重要的一天，都是效率的一天，都是推陳出新的一天。

皮哥進入一百層的總公司，站在底層的圓形廣場上望，因爲這是一棟中空的桶形建築，皮哥的職業敏感，使他覺得自己似乎站在一只超級大酒杯的底部。他聳聳肩膀，走進電梯，對裏面的電腦說：「廣告部。」

「皮哥先生，請到四三六室。」廣告部的電腦告訴他。

四三六室的馬蹄型桌後坐了一羣人，這些人露出像是選美會評審的表情，皮哥皺了皺眉頭，但順從地走到馬蹄型缺口，瀟灑地作了一場即席表演。掌聲後，廣告部主任說：

「皮哥先生，我們研究過你的資料，包括在戒酒中心的表現，一致同意你正是『奇異三號酒杯』系列廣告的最佳人選。至於是什麼原因使我們選上你，我想有兩個：第一，你的專業技術，尤其對酒杯個性的了解。抱歉，酒杯個性這四個字是比較學術性的字眼，平常的說法應該是酒杯的質地。第二，你的酗酒經驗將有助於縮短廣告與消費者的距離。」

「什麼！」皮哥感到震驚，「爲什麼？」

「我們系列廣告的第一個主題，名稱暫定爲『皮哥的故事』，你，皮哥，優秀的酒杯表演者，在事業巔峯期的一段充滿人情味的傳奇。這個時代，人們不喜歡誇大的奇蹟，他們熱衷於解釋每一件事。皮哥耍弄酒杯的技巧，使他們同意我們的第一句廣告詞『酒杯有時候會影響你的一生』，之後就在皮哥被自己的成就搞昏了頭而開始酗酒，霉運便接踵而至，但救星卻也適時降臨，他的女朋友，人選尚在討論中，或許一隻漂亮手臂就夠了。對了，我有個主意，清海你把它記下：這個救星也可以是皮哥的媽媽。這樣的角色對已婚婦女甚具說服力。皮哥的女友或母親，在他生日時，送了他一只三號酒杯，當然皮哥會禮貌地道謝，但僅止於禮貌而已。而這一天，碰巧也是皮哥極爲重要的一次國際性表演，但表演者卻喝得爛醉，他蹣跚地上了臺，從口袋拿出酒杯，搖搖晃晃地表演了一趟簡單動作，最後當皮哥使出最拿手

的絶技時，那只酒杯忽然失手落地，觀衆尖叫起來，皮哥則嚇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他垂下頭不敢面對攝影機，卻意外地發現那只酒杯完好如初，這使得他又獲得了一次機會，而就在觀衆的驚愕中，皮哥重新撿起杯子表演他的特技，這一次贏得了滿堂采。落幕時，皮哥眼眶含淚地捧著這只酒杯，這當兒，螢幕上打出一行字：『三號酒杯永不氣餒』怎麼樣？皮哥，這個構想如何？」

「好極了，」他感到口中一陣乾澀，想到痛恨的那個東西。但此刻每個人都瞪著他，皮哥不得不作出一副被感動的表情，同時加了一句：「很有人情味。」

＊　＊　＊

第一個廣告果然極爲成功，皮哥的故事感動了無數嗜好杯中物的人，他們也會不小心摔破酒杯，或是擔心摔破酒杯。因此，三號酒杯的銷路直線上昇。第二個廣告，重點擺在酒杯的實用性上：據說它能使杯中酒更爲香醇，但這是實驗室的報告，一般人不可能讓杯中酒閑置一段長時間，再來試試看它是否比較香醇一點。不過，以最易變質的啤酒作實驗，三號酒杯也能使它一兩天味道不變，對多數的人來說，這就夠了。說到發明這種酒杯的實驗室——馬若月球七號實驗室，皮哥曾和返回地球述職的實驗室主任楊程見過一面，那是在董事長馬若的豪華宴會上，楊是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臉部的輪廓深得像火星上的溝渠，皮哥自我介

紹後，和他握了一下手。

「皮哥，我看過你的表演，非常精采。」楊程說。

「那裏，混口飯吃罷了，」皮哥說：「博士，月球那邊怎麼樣？」

「無聊透了。」

「這裏也是。」

兩人相視一笑。馬若的宴會十分乏味，樂隊演奏的曲調，像貪睡者的鼾聲。這支樂隊直屬馬若公司的休閒部門，日常的工作是在董事長直昇機降落公司頂樓的那一刻，吹奏進行曲。

半由於對三號酒杯的共同關注，半由於馬若宴會的虛僞氣氛，皮哥和博士很快地建立了友誼，他們舉著杯子（奇怪的，不是三號酒杯，而是一種精緻的、一摔即破的高腳玻璃杯），用微帶嘲諷的眼光，看進人羣裏，這些人沒幾個他們認得的，大概都是馬若的生意場朋友，或是政界人士。當然有幾位女士認出了皮哥，她們給他一種似乎不屑卻有點嫉妒的眼光。不過，皮哥並不在乎，一位演藝人員除了要有容納掌聲的胸襟外，還得具備對噓聲充耳不聞的雅量。

總而言之，皮哥一點都不喜歡被馬若和他的貴賓們當成公司的一項新產品，但幸好碰到楊這麼個來自月球的科學怪人，他的言談和舉止，都帶有久居太空人士特有的寧靜和沉著，

此外，他對董事長的評語也使皮哥覺得深獲我心——「馬若嘛，他是個魅力型領袖，但屬於愚蠢的那一種。」

宴會結束後，皮哥送他的新朋友回總公司的賓館，途中，楊告訴他，三號酒杯還有點問題。在月球實驗室裏，楊和他的工作人員使用產自土星的二一四號金屬鐸，製成了一種新合金，這種合金並以實驗室的名字命名：月七合金。之後，楊和他的研究員再運用「結構物理學」的原理，製成了三號酒杯。

「什麼是結構物理學？」皮哥問。

「結構物理學認爲物體的三度空間結構能儲存和釋放能量。」

「哦，」皮哥似懂非懂地應了一聲，「那麼三號酒杯的問題在哪裏？」

「問題雖尚未真正出現，但我和同事們都覺察到了，我另外用十倍鐸成分的月七合金造了一只三號酒杯，這杯子我帶來了。然後我們作了一個實驗，將這只酒杯和一百隻白鼠放進籠子裏，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半個月後，那隻白鼠竟然憑空失了蹤。」

「是不是跑掉了？」

「在月球嘛，連空氣都跑不掉，我把報告送回總公司，但馬若毫不在意，他只關心新產品的上市，更可恨的是，他還說了句風涼話：『我看是有人把牠吃進肚子裏了吧。』這個老混球！」

坦白說，皮哥對月球白鼠和老馬若的短視並沒有什麼興趣，但他喜歡楊這個人。因此，次日，他帶著楊到娛樂區裏大大地胡鬧了一番。娛樂區在這座城市的中心地帶，一到晚間便被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潮吞沒，在人羣和閃爍的燈光之間，楊的臉上逐漸有了笑意。到了午夜，他們進入皮哥熟識的「鵝媽媽愉快教室」，名字取得好聽，實際上是一家妓院。

此後幾天，皮哥偶爾順道去造訪他的朋友，他對月球生活頗爲好奇，他問楊那裏需不需要酒杯表演家，楊笑著說：「我們那裏連個酒保都沒有。」事情就這麼樣。皮哥覺得有點洩氣，雖說他有能力買張機票去看看那顆每晚高懸天際的星球，但那樣就跟到亞馬遜河看土人把身子埋進砂裏，再伸出舌頭跟觀光客要錢沒什麼兩樣。起程之先，你就先被準備工作煩死，跟著是太空梭上整人的全套安全措施，之後坐進一輛密封得像罐頭的遊覽車裏（太空旅客不准下車步行，因爲沒有那麼多個人裝備），最後，在氧氣尚未耗光之前，匆匆趕回太空梭。這樣子搞法，皮哥可沒什麼興趣。他希望在楊回月球之前，能找個機會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在實驗室的角落打個地鋪，他要在那裏住上一段日子，嚐嚐遠離人間的滋味。

* * *

「皮哥，表演完畢後，我讓鏡頭對準你手上的酒杯，作個一秒半的特寫，」電視臺的導播說：「我們來研究一下你握杯子的姿態。」

皮哥並非第一次參加現場節目的演出，一度他曾一天進出三家電視臺。但自從接了馬若的廣告後，氣氛便不一樣了，他發現電視臺那些平日眼高於頂的傢伙一夕之間變得笑臉迎人，他們動不動就拍他的肩膀，曖昧地說：「好好幹！」現在這位導播態度甚是親切，對那只三號酒杯顯出極大的耐心與關切，皮哥知道他拿了馬若的錢。

所有的視線和燈光集中到身上，皮哥今天表演得特別賣勁，因爲他把他的朋友帶來了，楊此刻就坐在觀衆席上，穿著一襲灰色風衣，樣子像極了「主婦劇場」裏的私家偵探。

皮哥身上的毛細孔全部張開，皮膚、肌肉、神經處於最敏銳的狀態，那只盤旋飛舞的酒杯，每一次在他肌膚上的碰觸，都使他的神經抽動了一下，這種感覺非常非常的好，就像是——愛撫，對的，就是這兩個字，愛撫，現在，他把腰儘量後仰，身體彎成寶蓋型，然後運用腹肌的力量，讓他的小酒杯彈上彈下，酒杯愈彈愈高，皮哥的喉嚨發出奇異的輕吼。當酒杯彈到最高點時，皮哥一躍而起，他微微拱起肩頭，再急遽下抖，把下墜物的衝力消卸後，那只酒杯神奇地站在他的肩上。皮哥讓這個動作靜止了兩秒鐘，等待觀衆的喝采。這時候，他才有機會將視線投入人羣，看到他的朋友突出於觀衆席上，楊起立朝著他鼓掌，皮哥感動得無以復加。

當天晚上，在一個餐廳裏，皮哥指著裝果汁的杯子告訴楊戒酒中心的趣事。

「有一回，他們把我丟進一個酒精池，嘴裏說：『皮先生，要喝就喝個痛快吧！』這些虐待狂。」

「你喝了嗎？」

「開玩笑！我差點沒被嗆死，」皮哥說：「你呢？你也好此道？」

「我偶爾喝一點，我們那邊自己種大麻，長得還不錯。」

「我的天！你們抽那玩意兒？」

「我們那裏比較尊重個人自由，不過大麻不准帶回地球。」楊說：「你來我那裏，我請你嚐一嚐，味道絕對比地球的好。」

「你是說——」

「七號實驗室歡迎你。」

這個夜晚，皮哥作了個愉快的夢，他夢見抽了大麻後，獨自在星空中漫步，穿了便服，不戴氧氣罩，他甚至頑皮地跨坐在太空梭的機頭，隔著窗子和嚇得面無人色的駕駛員打手勢，那光景真是美妙極了。

＊　＊　＊

皮哥的第二個系列廣告推出後，一如預期地廣受歡迎，人們開始把三號酒杯稱爲皮哥的酒杯，這樣一來，又逼得馬若不得不給他加了薪。那一次馬若召見他。

「皮哥，你表現不錯，除了加薪外，你可以提出一些要求，譬如私人停車位……」

「我就只有一個要求——加薪。」

皮哥勇敢地回瞪著老頭子，他腦子裏響起了楊的話：魅力型領袖，但屬於愚蠢的那一種。

「這是合約之外的要求，我會考慮，」老頭子狡猾地閃避了一下，「聽說你和七號實驗室主任成了好朋友，他跟你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向你提了一份報告，三號酒杯可能有問題，但你命令他們中止實驗。」

「那些科學家的想像力有時候未免太豐富了些，」馬若說：「你認爲呢？皮哥——」

「我沒什麼意見，我不扯入別人的專業範圍。」

「這樣最好，皮哥，謝謝你來看我。」

董事長伸出手來，皮哥握了一下，這是一隻注射了過多維他命E的手掌，肥肥膩膩的。

皮哥離開公司後，把和馬若見面的事告訴他的朋友。楊程的反應並不激烈，只是有點惱火。

「那頭老狐狸，我要求舉行聽證會，他先是推拖，最後索性避不見面。我知道他的意思，就像四號實驗室的靜電梳事件。」

「什麼是靜電梳？」

「一種新式兼具按摩頭皮的梳子，剛上市也造成一陣轟動，直到某個使用者因過度的靜電刺激而腦部受損，馬若輕易地把責任推給設計者，並關閉了實驗室。」

「那你準備怎麼辦？」

「還能怎樣，過幾天收拾行李回月球去，」楊說：「走，去看看我帶來的那只超級酒杯。」

現在他們一起注視著桌上那只含十倍鐸成分的酒杯。

它的形狀，奇異中透出迷人的魅力，金字塔形的上部滑至中央成渾圓狀，然後縮成一條細短的圓柱，底部則是個八角形的基座。乍看之下，這只酒杯和所有的三號酒杯毫無分別。但是楊說：

「它很不一樣，我們把燈光移近些，强光會使它激動。」

枱燈的光芒射到酒杯的剎那，皮哥覺得彷彿暗了一下，他驚叫了一聲。

「它的結構開始發生效用了，它吸收了枱燈的部分能量，不過，這不要緊的。我是說它的能力也只到此而已，它並不能吞噬所有的能量，普通三號酒杯的威力則要小得多，不用儀器感覺不出。」

那只原本像水晶般透明的酒杯逐漸地改變了顏色，由淺而深，最後成了一種耀眼的碧綠色。

「老天！像塊綠寶石。」皮哥低叫一聲。

他們靜靜地瞧了一會兒，此刻，這只神秘的酒杯渾身散發出一股妖異的氣息，它尖尖的頭部，腰部，八角形底部，綠色的表層，像有流光在閃動，綠色的流光。皮哥一瞬不瞬地注視著它，覺得自己正一點一點地沉入一片綠色的汪洋，那裏彷彿有一個遙遠的、穿越時空的聲音在呼喚著他。

「皮哥、皮哥！」楊叫了兩聲。

皮哥抬起頭，眼露迷惘之色，過一會兒才定過神來。他的朋友關掉枱燈，兩個人沉默地回到客廳。

「是個奇怪的東西。」皮哥說。

「宇宙間有許多神秘的事物，」楊說：「多年來我一直建議公司撥出經費發展一些非實用的東西，但馬若滿腦子的生意經，他對純科學的研究不感興趣，你知道三號酒杯之後，老傢伙要我那個實驗室開發什麼樣的新品？」

「不知道。」

「你絕對想不到，自動嬰兒床。」

「你幹麼不跳槽？」皮哥試探著問。

「我跟公司訂有長期合約。」

* * *

皮哥不得不暫時將楊的煩惱和那只邪門的酒杯擱置一旁，他必須離開幾天，到南部一處叫「酒鄉」的小鎮拍廣告片。這個地方產品質極佳的葡萄酒，皮哥和工作小組住進一家上百個房間的飯店。飯店緊鄰著一條開滿酒館的街道，入夜以後，這條街便亮如白晝，觀光客摩肩接踵，加上自每扇門後傾洩出來的酒精味道，使得整條街彷彿要燃燒起來。

這輯廣告的題目是「酒鄉之旅」，旅行者皮哥打扮得有如微服出遊的王子，身上卻揹了個有馬若公司標誌的袋子，這是董事長的意思，他希望無論哪一類廣告（車廂廣告、電視、報紙、甚至活動的三明治廣告），都至少要有一到五個公司的標誌。大袋子裏塞滿了泡綿和一只三號酒杯的皮哥，瀟灑地排開人羣（這些人都是臨時演員），走進一家叫「朦朧的玫瑰」的酒館，當然酒館的佈置已經變了樣，從酒保到僞裝的醉鬼，都換上了特約演員。皮哥推開門，和燈光、攝影機一起走向吧枱，動作誇張而傲慢。隨後他倚著吧枱，視線慢慢地、嘲弄地掠過整個酒館（這個動作重複了十六次），喧嘩聲立即靜止了下來，皮哥微揚了揚手，再轉過身面對著酒保。

「紅葡萄酒，」他說：「不要杯子。」

「不要杯子？」酒保面露狐疑，皮哥的背後則響起一片笑聲。

「我用自己的。」

皮哥從袋子取出三號酒杯，笑聲停止。他讓杯子在手肘和肩上跳躍了幾下，然後站在掌心上。這時候水銀燈和鏡頭同時集中到酒杯和靜止的手上。

「你是藝術家？」酒保問。

「不！我只是單純的旅行者，」皮哥說：「給我倒點你們引以爲傲的葡萄酒。」

就是酒保倒酒的當兒，門又打開，走進來一位模特兒打扮的女郎，這是公司從一千名應徵者挑選出來和皮哥演對手戲的女郎（廣告部的人原來只計畫找隻手的，但最漂亮的手都在手錶業那裏），她叫纖兒，長得嬌小玲瓏、臉蛋漂亮、有一頭長髮。同樣的，她也以一種誇張、傲慢的姿態走到皮哥身邊坐下，不過，她沒有自備的三號酒杯

她的葡萄酒端來了，那是只粗糙的玻璃杯。當皮哥舉杯朝她示意時，她的眼睛露出嫉妒之色。

「酒保，你怎麼給我這種杯子？」

「那是他自備的。」

「用我的杯子怎麼樣？」一個無聊漢子湊進來。

「走開！」纖兒斥道，同時推了他一下。

這一推力氣不大，莽漢卻戲劇地跌入一羣酒客中，跟著撞翻了兩張桌子和壓垮三張椅

子。於是，按照劇本的要求，便又引起了一場混戰，所有的演員開始表面混亂骨子裏卻很有秩序地推擠著，用酒杯互擲（自然這些杯子一擲便碎），作出逼真的拳擊動作。打鬥了好一會兒後，攝影機便又回到男女主角身上，這個時候的纖兒已經迅速地補好了粧，並把身體縮進皮哥的懷裏，她的小臉頰緊貼住那個塞滿泡綿的袋子，她很想問，皮哥袋子裏究竟塞了些什麼東西？不過，這一瞬間，正有個東西衝出那堆混亂，撲向他們。纖兒的臉立刻佈滿了驚恐，表情就像聽到棄船命令的乘客，但是皮哥，這位瀟灑的旅行者，卻好整以暇地舉起酒杯（裏面裝的是草莓汁），一飲而盡，然後優雅地用杯底朝著那顆飛來的頭顱一敲。

「咔！」導演說：「這個動作重來。」

往後的半個鐘頭，皮哥一共敲了五個人四十二次頭。皮哥的胳臂有點痠疼，那只三號酒杯卻毫無影響，它在強烈的水銀燈下，顯得神采奕奕，氣韻逼人。

第二天，他們繼續消耗剩下的底片，皮哥和纖兒半臥於小溪旁的一株柳樹下，那只酒杯則安靜地坐在一塊水花四濺的溪石上。

＊　＊　＊

「皮哥這件事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幫我的忙，」經紀人的臉出現在螢幕上，「泰坦夜總會的表演，我知道你很忙，可是……」

皮哥坐在書房的傳真機前，看看他離開的一個星期有些什麼訪客。好了，第一個是他的經紀人，說話帶著懇求的口氣，不過，他會答應的，他欠這個傢伙一份情，泰坦，什麼鬼地方？皮哥在座位上伸了個懶腰，這個房間真有點家的樣子，全部的暖色調，壁上掛著他放大的藝照——賣相還不錯吧，四十一歲了，渾身找不到一塊贅肉。一組螺旋狀沙發，坐在上面會有騰雲駕霧的感覺，但價格貴得嚇人，不過，自從接了馬若的差事之後，錢他就不怎麼在乎了。黛麗說過——

黛麗是他的前妻，現在大概跟她那位啤酒肚男友在加勒比海玩帆船。皮哥的思緒被這個女人打了一下岔。還想她幹麼？去他的加勒比海！

皮哥伸長手，按了一下觸鈕，壁上馬上出現一個洞，這個洞直通廚房。

「來杯冰咖啡。」他對洞說。

咖啡送來了，皮哥端起來喝了一口，一邊把注意力轉向那個正在回復原狀的輸送孔，心裏盤算著是否應該跟他的朋友請教一下，裝一部能和你談話的主婦型電腦的可行性。

經紀人可憐巴巴的臉消失了。螢幕上出現了第二個聲音，但沒有影像，只有一個標誌：綠色十字旁圍著兩個似在舞蹈著的人像，這是「演藝人員工會定期體檢」的通知。皮哥把體檢的日期打入電腦。之後，他繼續接見他的訪客。第三個是，來自人造衛星的一個世界性雜耍節目，皮哥把它歸了檔，預備明天再好好研究，看看別人有什麼花樣。

傳真機上的影像快速地跳動著，皮哥起身離開房間，站在落地窗前，瞧著那腳下燈火輝煌的世界，他住在第六十五層，從這麼高的地方下望，會使人泛起一種虛假的感覺，彷彿底下的那座城市不過是孩子們玩的模型。

皮哥回到書房，在門口便聽到楊程的聲音，這個聲音又急迫又古怪。

螢幕上楊的臉佈滿驚恐，像是遭遇了可怕的事，皮哥把錄影倒回去。

「皮哥，你回來後，請馬上來我這裏一趟！」楊說：「不便跟你解釋，我只能說事情很嚴重，我找到了那頭白鼠。」

白鼠？皮哥關掉機器，開始確定這兩個字的涵義，他只花了五秒鐘便找到了答案。是了，楊說的是那隻在月球實驗室神秘失蹤的老鼠，並且牽涉到那只特製的怪異酒杯。

且不管事情究竟嚴重到什麼地步，先聯絡他的朋友再說。但傳真機上卻接觸不到楊，反而插進來一張陌生男子的臉。

「你是什麼人？」雖然這個人頭戴警帽，胸口別著警徽，他還是問了一句。

「皮哥，我們正在找你。」這人說。

「你們是誰？」

「我是東區專業警官阮豪年，我負責這個案子。」

「什麼案子，你在說些什麼呀？」

「你的朋友失蹤了兩天，我們正在找他。」

「怎麼回事？我剛從南部回來。」

「這個我們知道，我們還知道你是他新交的朋友，他從月球下來，就只找過你一個人。」警官說：「你介意我現在過去你那裏嗎？」

「好吧！」皮哥勉強地說：「如果必要。」

已經這麼晚了，這位姓阮的警官實在精神可嘉。而且那張臉，皮哥覺得那張臉有點眼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問問電腦吧，看看這傢伙究竟是何方神聖。他把阮豪年警官五個字告訴電腦。立刻螢幕上出現這位警官的資料，當然這些資料都是片段的剪報。

阮豪年，專業警官，有數種數理學位，曾偵破著名的「加速器謀殺案」，該案件的被害人被丟進加速器分解成分子，阮警官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抽絲剝繭地從數百臺電腦中找到了線索。案子偵破後，獲市長頒贈一枚獎章等等。

這件謀殺案大概轟動一時，螢幕上的資料有數十份之多。

皮哥確定來訪者的身分後，便坐在客廳等候。

「皮先生，我常在電視上看到你，」警官一進門就說：「精采極了。」

「謝謝，你要喝些什麼？」

皮哥給他倒了一杯酒，他在作這件事時，感覺到警官從背後盯著他。

「事情發生在前天晚上，」警官說：「警局先是接到貴公司賓館的電訊，好像是場小火警，等消防人員趕到時，火已被撲滅，僅僅燒毀了你朋友房中的部分家具，奇怪的是屋子裏並沒有人。第二天，仍然找不到楊程，貴公司才正式向我們報案，由於失蹤者是位研究奇異金屬專家，這件任務便落在我身上。雖說以前我也接過類似的案子，但這一件，我下意識地覺得非比尋常，所以，我誠懇地請你跟我們合作。」

「你可以從我這裏搜起。」皮哥冷淡地說。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隨意看看。」

皮哥帶領警官「隨意看看」。

「好房子，」回到客廳後，警官說：「我也希望能住在這麼高的地方。」

「你一定常常闖進別人屋子？」

「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有時候，我希望住在月球，」警官仰起頭，視線彷彿穿透層層天花板，「提到月球，聽說你朋友是個標準的月球人，他在那裏住了十年。」

「我倒是第一次聽到月球人這個名詞。」

「皮先生，」姓阮的警官突然轉過臉來，「幹我們這一行，難免會不必要地引起別人的敵意，我想說明的一點是，我關心你的朋友，並非只是職業上的原因，我認爲你的朋友是位非常單純的科學家，而且是個月球人，就像無菌室裏的病人一樣，他對地球上的種種陷阱毫

無防備力，因此，我可以大膽地假設你的朋友正處於危險之中。」

皮哥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想我沒有別的選擇了。我和楊認識不久，但彼此都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很不容易說清楚。」

「是不是同性戀之類的？」警官問。

「不是，我們都不是性異常的人。總之，我和他雖相處不久，但已經可以說是好朋友了，我們幾乎無話不談。」

「那麼，他失蹤前，可曾透露過什麼？」警官試探著問，「他是不是牽扯進某類事情？」

「你聽過三號酒杯吧？」

「當然，電視上常有廣告。但我寧願用玻璃杯喝酒。」

「三號酒杯是楊主持的月球實驗室發展出來的，替馬若著實賺了不少錢，不過，也因此，兩人間有了某種爭執。」

警官拿出小筆記本，寫下幾個字，「繼續說，皮先生。」

「也許這只是單純的科學家與生意人間的衝突，或是還有其他原因，我不能妄下斷語。但在出事前，楊曾在我的傳真機上留下話，他希望我儘速去他那裏。」

「等一下，我覺得你好像隱瞞了什麼？」

「我沒有什麼好隱瞞的，我帶你去看看傳真機好了。」

＊　＊　＊

次日，皮哥和專業警官阮豪年到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招待所——一棟別墅型的建築物。楊的房間，依舊保留原狀，燒焦的木材、變了型的金屬家具、發黃的窗帘、摔破了的電器、滿地的碎紙片、電線和救火人員大意造成的損害。這場火不大，但破壞得很徹底。面對此景的皮哥，禁不住一陣心酸。

「根據我們的火災鑑定人員推測，只有一個原因，有人縱火。但爲了什麼？」警官說：「皮先生，據管理員說，楊程住在此地的這些日子，只有你一名訪客。所以，我想麻煩你再仔細瞧瞧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只要有一點不對勁，就請你告訴我。」

皮哥低下眼睛，隨意地在室內搜尋著，他壓根兒忘記了房間裏的擺設，只有一點模糊的記憶，楊是個很注重整齊的男人。皮哥彎下腰，撿起了一只煙灰缸，警官的聲音立刻響了起來，「有什麼發現？」

「沒什麼，我隨便看看。」

皮哥離開臥室，進入書房，書桌已經成了一堆焦黑木頭，書架則被推倒，紙屑、金屬片和破碎的電子器材混在一堆，皮哥用腳踢了踢，這個地方燒得很徹底，不會有什麼東西留下

來。但突然之間，他的視線被半露出的一截杯子吸住了，是那只酒杯，是楊那只奇異的三號酒杯！皮哥撿起杯子，用衣袖擦了擦，再藏入衣袋裏。這當兒，警官正在另一個房間和管理員說著話。

「你確定再沒有其他的訪客了？」

「訪客進來都須先登記。」管理員說：「除了皮先生，沒有別人。」

失火那一天，皮哥正在南部拍廣告，有幾百個證人。

「我找不到任何可疑的東西。」皮哥走向他們。

＊　＊　＊

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安全主任是個臉色陰沉的年輕人，他對警官和皮哥一道來訪感到不解，不過並沒說什麼。

「公司的高級職員從來沒有安全上的問題，」主任說：「除了兩年前發生的那件商業間諜事件。楊程的資料在這裏，你們請看看。」

阮警官翻著手上的資料，半晌才抬起頭，「這個人人際關係並不複雜，有沒有可能被別家公司綁架？」

「可能性幾乎沒有。第一，本公司不生產軍事用品。第二，楊程並不是什麼重要的發明家。」

皮哥的抗議從舌尖上收了回來，三號酒杯不是重要的發明是什麼!?

「既然如此，那麼依你的看法，他失蹤的可能原因是什麼？」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他的假期昨天結束，不管去了哪裏都應該跟公司聯絡。你們看看，這是他的太空梭回程機票，上午十點廿分，我得告訴機場，取消他的座位。」

「我聽說他失蹤前不久，曾到過總公司的實驗室，你能不能帶我們去看看？」

「當然可以，公司絕對和貴局合作。」

實驗中心在地下，佔地數畝，他們搭乘高速昇降梯，直接進入管理中心。

「楊是來過，打算借用七一五高能輻射實驗室，」管理主任說：「我拒絕了，還差點和他吵了起來。」

「爲什麼？」警官問。

「董事長不准。」

「怎麼說？」

「董事長已經命令停止第七〇一二號作業。」

「那是什麼？」

「奇異三號酒杯作業。」

線索又中斷了，阮警官搖了搖，輕嘆了一口氣。

「阮警官，你要不要見董事長？」

「以後再說吧。」

但是在門口臺階上，安全主任攔住皮哥，說董事長召見他。於是皮哥向警官揮手道別，目送那輛銀色發光的警車絕塵而去。

＊　＊　＊

「皮哥，你和那個小警察在搞什麼鬼？」馬若說。

「董事長，楊程是我的朋友。」

「我也有過不告而別的職員，我勸你還是專心在自己的事業上，別忘了你的合約。」

「我擔心他有生命的危險——」

老人笑了起來，笑聲沙啞，像被魚骨鯁住。

「我看你偵探電影看多了，皮哥，現在可不是廿世紀，沒有人會無緣無故被謀殺。」

「那麼公司決定怎麼辦？」

「我們全部交給警方處理，再另外派個人到月球去。」

「就這麼簡單？」

「對，就這麼簡單。」

皮哥難以置信地瞧著馬若，他想大聲說，我們談的是丟掉一個人，不是一件產品，但某種原因使他忍耐住了。他長長吸了一口氣，聽到馬若用溫柔的聲音說：

「皮哥，謝謝你來看我。」

＊　＊　＊

皮哥把玩著那只酒杯，他的動作像個鑑賞家而非表演者。他將酒杯置於枱燈下，關掉其他的燈，然後靜靜地注視著它。這幾天，那位專業警官沒有再來煩他，顯然這件案子毫無進展，皮哥敢跟人打賭，再過一個禮拜，就不會有人提起那位神秘失蹤的科學家，阮警官會把他歸入失蹤人口的檔案，然後藉著人造衛星輸入各國的警用電腦，於是，也許有那麼一天，某個愛斯基摩警察會拍來一封電訊：發現貴國所要尋找的人，但他拒絕回去，他對本地的滑雪運動極爲著迷。如此這般，皮哥在想到他的朋友時，便會取出酒杯把玩一天，到後來，他很少想起楊，不過卻養成了沒事時讓自己沉入綠光的習慣，他覺得這片妖異的光芒，有一種撫慰的力量。在它的照射下，斜臥於螺旋狀沙發上的皮哥，放鬆地伸長四肢，覺得自己彷彿進入一個綠色的迷離夢境裏。

馬若從那一次不愉快的談話後就沒有再理他，而且似乎很有效地把楊的影子從公司裏清

除了出去，不再有人談論他的事情，不再有他名字的縮寫出現在公司的內部刊物上，除了中央電腦的記憶庫裏，楊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了。皮哥不久以前，曾經二度拜訪楊住過的招待所，管理員禮貌地招呼他，但眼裏閃爍著譏嘲的光芒，那個房間在警方拍過紀錄片後，便徹底整修了一番，所有的裝潢和擺飾完全改變。皮哥打開門，幾疑自己進錯了房間。

月球夢和楊的友誼逐漸成了一段遙遠的記憶，皮哥又回到他的現實生活裏。他賣力地拍廣告和從這個舞台跳到另一個舞台。皮哥的經紀人警告他必須打鐵趁熱，因爲三號酒杯的魅力總有消失的一天，而根據馬若的市場週期，推出下一項新產品的日期迫在眉睫，屆時皮哥又得另外找事了，不過，這個警告並未使他洩氣，自從戒了酒之後，他的腦袋精明多了，換一句話說，「他比較能了解金錢的價值」，他告訴經紀人，到適當的時候，也可能轉業。

「我總不能玩杯子玩一輩子，對不對？」

「那你打算幹什麼？」

「我可能投資殯儀館。」

「什麼？」

「我有一個構想——外太空墳場，因爲沒有空氣，屍體就不會腐爛，我計畫開闢一座公園，讓死者或站或立，像是散步的樣子。」

「瘋狂，真是瘋狂！」他的經紀人說。

但此刻，皮哥一瞬不瞬地注視著那只酒杯，綠色真是不錯，它能鬆弛視神經，使你想打瞌睡。過了好一會兒，皮哥才伸了伸懶腰，站了起來，同時想起他有重要的一個約會，他和纖兒有個約會。

纖兒是個不可捉摸的女人，皮哥想，她在踏入廣告界之前，是「檸檬機器人租賃公司」的動作設計員，和機器人相處一段長時間後，不免染上一些奇怪的習性，譬如她會沒來由地發愣，那時候，她的兩隻空洞的眼睛會視而不見地望著你，直到手上的東西，像筆或湯匙，噹的一聲掉落地上，才把她驚醒。皮哥想到漂亮、心神恍惚的纖兒，不禁微微地笑了起來。

是的，她答應來這裏，她喜歡從高處下望這個城市，她說：「很奇怪別人是怎麼過日子的。」她這樣說並沒有什麼高深的涵義，那只是感嘆詞罷了。正如她在高潮時的叫嚷：「不要！不要！」也不能按照字面上來解釋，她就是這麼個女人。

皮哥進入廚房，將一包速食店買來的脫水食物放進烹飪機裏。他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計畫著晚餐後的餘興節目，到皇家夜總會看阿龍那的即興舞蹈，或是去麗池玩彩球遊戲。不過不論選擇那一項，他們終究會返回他的公寓，那時，將近午夜，他們可以坐在陽臺上，看著逐漸黯淡下來的城市。

餐桌擺好了，菜不錯，但沒有酒，這個不打緊，纖兒自己也嚷著要戒酒呢。音樂聽起來也甚好，木簫、短笛加上薩克斯風合奏的「女妖的一日」，皮哥背著雙手，四周張望著，他

覺得似乎還缺少一樣東西。

氣氛，對了！就是這個，纖兒一向挺在意的，她說她很在意「人的氣氛」，要想理解這句話必須跟機器人處上一段時間才行。想到這裏，皮哥不禁微皺眉頭，他四下張望了一會兒，看看什麼地方可以抓點這個東西來。然後他走進書房。

一眼瞥見桌上那只酒杯，皮哥的心弦震動了一下。綠色——綠色的氣氛，給纖兒一個綠色的驚喜，爲什麼不？

皮哥手伸向酒杯，但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原來是他嚥口水的聲音，怎麼了？他的手靜止在半空中，猶豫了一下，這只酒杯透著邪門的歷史迅快地泛上心頭。皮哥回復注意力時，發現它正以嘲弄的、冷靜的姿態對著他，而且——而且它的三角錐形頭和八角形底部的中間凹陷部分形成了一個奇怪的陰影，像張嘴的陰影，皮哥迷惑了一下，彷彿聽到它說：

「把我介紹給纖兒吧，皮哥。」

酒杯終於擺上餐桌的中央，接著得找盞燈之類的東西激出它的綠光，有個東西也許能用，皮哥拍了一下腿，蠟燭——至少它能配合餐桌的氣氛。他記得儲藏室裏有一盒百貨公司買來的藝術蠟燭，他忘了買來作什麼用，不過，這可不是追根究底的時候，他在杯子裏插進一截蠟燭，然後點上火。就在這時，傳真機的鈴聲響了起來。

「皮哥，是我。」螢光幕上的纖兒。

「妳還沒有出門？我們不是約好……」

「我現在在醫院裏，我父親出了車禍。」

「怎麼回事？」

「他被一個醉酒開車的傢伙撞了，我們那個廣告可製造了不少酒鬼。」

「妳不用著急，我馬上過去。」

「謝謝你，不用麻煩了，並沒那麼嚴重，也許我晚一點可以過去。」

「好，我等妳，」皮哥說：「真的？不需要我幫忙？」

皮哥回到餐廳，發現四壁間已經蒙上一層綠光。蠟燭的效果顯然優於枱燈。他趨身上前審視著那只杯子，覺得它似乎正處於某種激發狀態。杯中的燭火穩定地燒著，且發出細微的吃吃聲，皮哥頗爲驚異，這聲音可能起因於杯子的特殊空間，火和結構產生的某種異變。綠光愈來愈濃了，逐漸形成霧狀，皮哥呆呆地坐著，竟忘了進食。

綠霧彷彿有形之物，跟著以餐桌爲圓心緩緩地旋轉起來，皮哥耳畔的噓聲逐漸加大，並且感覺到整個人一寸一寸地被似在沸騰狀態中的酒杯吸入，於是慢慢地，皮哥的心靈跨越了時空的障礙。

在恍惚中，皮哥覺得自己正在縮小，縮小，身體的重量隨之消失，最後，突然之間，他開始上昇，隨著漩渦旋轉，漂向渦心。

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取代了失重的輕鬆，皮哥聳立在酒杯中的上空，他的靈智正在抗拒直墜杯底的誘惑，在那裏綠霧和微微的火光迴旋著、追逐著，彷彿在跳著一種奇異的舞蹈，隨伴著陣陣低柔的、呼吸似的樂聲。

「來吧！皮哥，加入我們，加入杯中的奇妙世界，加入神秘、加入永恆，來吧！皮哥，來吧……」

但就在這一瞬間，就在皮哥的意志即將崩潰的剎那，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幕可怖的景象，那是一張臉，一張臉的形狀浮凸於翻騰的火霧中。這張臉的五官痛苦的扭曲著，而構成臉型的這些簡單線條，則時而散開、時而重聚、變形、膨脹、收縮，皮哥的恐懼達到了頂點。是楊啊！這是他的朋友楊程啊！皮哥聽到他內心的嘶喊，楊啊——

那些線條繼續變動，一頭老鼠的形狀突然顯現又消失，然後又是楊，這次顯現稍有不同，楊的眼睛微微張開，嘴唇動了幾下，皮哥聽到了發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皮哥，你一定要——」這聲音說：「阻止它、阻止它……」

「你在哪裏？楊。」

「四度空間，恐怖啊、恐怖啊，皮哥，阻止它、阻止它……」

不能——我不能——我絕不能陷入。

皮哥的心靈力量突然地增強，像一根弦彈了一下，他聽到嗡的一聲，包圍著他的漩渦在

他的感覺中，竟然出現了一道裂口，一道萬分一之秒的時空裂口，就在這一瞬間，皮哥的心靈奮力向前一躍，越過了這道缺口。強大的地心引力立即襲來，皮哥連人帶椅摔倒於地。

綠霧越來越濃，變得有如絲綢，噓聲不斷加大，最後成了陣陣空洞的、巨大的撞擊聲，像萬千個水泥管同時發出的沉悶迴響。皮哥艱困地爬向門口，他覺得像陷入一池黏稠的液體中。

老天爺，幫助我、幫助我——他一寸一寸地爬著，在這些綠霧凝成固體之前，他一定要逃離這個地方。

皮哥的生命潛力一點一點地激發出來，從餐桌到門口的距離彷彿越來越長。終於，在耗盡最後一滴生命力後，皮哥抵達門口，把門從背後關上後，立刻昏倒在地。

* * *

醒來時，皮哥發現自己躺在醫院裏。

「我怎麼了？」

「輕微的灼傷，」醫生說：「不過，還要作一次全身檢查，你身體的其他部分好像有點問題。」

「我不懂，灼傷？」

「自動火警系統救了你，救火人員抵達時，火勢正在蔓延，他們及時救了你。」

「火勢，你是說——」

「一場小火災，只燒毀了餐廳裏的部分家具，」醫生說：「不要多說話，你需要靜養，護士！過來一下。」

皮哥掙扎著想起來，但身上沒有一個細胞肯聽他指揮。護士在他背上打了一針，過一會兒，皮哥便沉沉睡去。在夢中，他又見到那只酒杯，這一次，他已經喪失了對抗它的力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墜入四度空間的漩渦裏。

＊　＊　＊

「全國年度特技大賽」是個頗受歡迎的實況轉播節目，皮哥應邀表演了一場酒杯特技，他的動作雖如往昔般花巧、迷人，但似乎帶著一股漫不經心的味道。

「精采，真精采。」節目主持人讚美著。

「謝謝。」皮哥說。

「很難想像一只酒杯能玩出這麼多花樣，」主持人說：「皮哥先生，這是隻特製的表演用杯子嗎？」

「不是，是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三號酒杯。」

主持人滿意地笑了笑，這些都是馬若廣告人員想出來的對話。然後，這位主持人從皮哥手上接過杯子，作出向觀衆敬酒的動作，再對著攝影機說道：

「好漂亮的杯子，皮哥先生能不能告訴我們，除了表演之外，你通常都在什麼場合使用它？」

「喝尿，喝尿的場合，」皮哥大聲說：「馬若的三號酒杯最適合喝尿。」

「啊——什麼——啊——」

「三號酒杯是金屬製品，所以它會完全破壞喝酒的情趣，」皮哥迅快地說著，他的表情又興奮又快樂，好像馬若剛剛給他加了薪，「各位親愛的電視觀衆，馬若的三號酒杯除了喝尿，還能用來盛骨灰，是陪葬的佳品。另外，由於摔不破的特性，你還可以拿它來敲小孩的頭，保險一敲便破。各位觀衆，馬若公司爲了測驗這種杯子的性能，曾經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公共廁所，如果要說還有缺陷的話，就是它的體積太小，無法取代各位家中的馬桶。不過，馬若公司正在計畫發展五號酒杯，它的體積比較大，期望能增進府上洗手間的效率，馬若公司……」

導播切斷攝影機電源，插入廣告時，皮哥猶在大聲說著。

＊　＊　＊

這件廣告史上最大的笑話過後，馬若公司動員了所有人員，用盡各種辦法，卻仍阻止不了各地分銷商的退貨潮，公司的倉庫堆滿了三號酒杯。董事長馬若忙著召集律師準備控告皮哥。

但此刻，這位著名的酒杯表演者正搭乘一艘橫渡太平洋的遊輪，他計畫把那只吞噬了他朋友的酒杯扔進深海裏。

兩天後的黃昏，皮哥站在甲板上，取出那只酒杯，開始玩了起來，逐漸地他的四周聚集了一些人，然後觀衆越來越多。皮哥賣力地表演著。

在熱烈的掌聲中，皮哥向四周鞠著躬。

「謝謝各位，這是我最後的一場表演，謝謝，非常謝謝。」他說，然後把杯子擲向大海。

老埃的故事

賀景濱

賀景濱，一九五八年生於台灣新竹，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職於《時報周刊》。

本文收入張系國編《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1987年知識系統版）。

1 想像的極限

先回答下面這個問題：

人類的想像力有極限嗎？

如果有，這個極限的疆界在那裏？

天馬行空的想像怎麼可能有極限呢？長久以來，想像一直被視爲比太陽能還豐富的資源。在我們理所當然的觀念中，捉摸不定的想像是倏忽來去的蜀山劍俠，也是縹緲無迹的楚澤雲雨。自從想像出現於人腦的進化過程中，悲歡離合的人間便分裂成兩個世界。在想像的世界裏，飛象可以過河，北溟之魚可以爲鯤爲鵬；孫悟空變成了牛魔王，愛麗絲穿過了穿衣鏡，格列佛來到了小人國；辛巴達獨立對付奇形異狀的妖魔怪獸，而唐吉訶德卻差點喪生於惡魔的葉片下；到了最後，法蘭茲卡夫卡一覺醒來，甚至發現自己變成了一條蟲。（我有一個朋友就没這麼幸運，他一覺醒來，卻發現自己變成一條義大利麵。多年來，他一直以此證

明，人不僅可以變成動物，也可以變成食物。）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會怎麼發展下去呢？當H．G．威爾斯終於想像出時光機器，準備破壞人類的邏輯理性後，我們又將如何捍衛意識所立足的最後一丁點現實呢？

自然，當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的時候，你不可能既在場目睹孟姜女的泣顏，卻又同時還觀察到比光速更快的運動現象。

中國的科學家爲什麼老是喜歡跟相對論作對呢？不，問題的焦點不在這裏。因爲這則傳聞，很可能像大陸上的其他運動一樣，隨即灰飛煙滅。（或者，這個科學家只是要暗示我們，所謂比光速更快的運動，亦即人類理性眼中的荒謬運動，其實是指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

不論如何，時至今日，我們已在想像的世界裏，默許了時光機器的存在。一如我們爲許多宗教搭起繽紛撩目的殿堂，威爾斯也爲時光機器建造了大量生產的的廠房。在那棟撫慰人心的空中樓閣裏，有許多不必多加思考的作業員，忙著編織時光旅行的風流韻事，企圖爲健忘的心靈帶來一絲傷感式的歷史教訓。（據我所知，史蒂芬史匹柏算得上其中優秀的工人之

一。）

於是漫無邊際的想像突破了時間向度的限制，再次遨遊於浩瀚的宇宙中，直到有一天，發現自己撞到了牆壁爲止。

2發生了什麼事？

想像到底碰到了什麼難題，弄得自己如此狼狽呢？

這個難題就是：如何想像外星智慧生物的形貌？

可憐的想像這回傻眼了。

根據計算，整個宇宙大約有一百萬個科技文明；換句話說，每個文明之間的平均距離是三百光年。一百萬不是個小數目，能夠想像這一百萬個文明世界的生活面貌，實在是充滿愉快的挑戰。例如，他們平常吃些什麼？他們的電視節目好看嗎？或者，他們肯告訴我們下一期的彩券號碼嗎？

類似這樣的問題，的確叫人興起無限的憧憬，不幸的是，我們竟無法想像出他們的長相！

看看那些貧乏的想像所描繪出來的藍圖吧！好萊塢算得上最喜歡製造外星生物的工廠，

然而其品質之庸劣，卻往往令人不忍卒睹。喬治盧卡斯所塑造的侏儒戰士，其實只是一羣頑皮可愛的小毛猴。即使在「異形（Alien）」一片中，那些猙獰獠牙的小怪獸，誰也知道是由蠶蛹孵化出來的蜘蛛精。類似這樣的生物，跟從前辛巴達面對的怪獸，又有什麼兩樣？其他失敗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他們要不是人模人樣，就是地球生物的混合體。

怎麼可能呢？外星的智慧生物怎麼可能是這副長相？在跟地球條件差異這麼遥遠的星球上，怎麼可能孕育出跟地球的生命形態沒什麼差別的生物？不同的重力、不同的氣壓、不同的溫濕度、不同的地質元素、不同的氣體構成、不同的進化環境……怎麼會受到如此嚴重的忽視呢？

還記得探險家初抵澳洲時目瞪口呆的情景吧！自詡文明的歐洲人在沒有親眼看到袋鼠和無尾熊之前，根本就沒想像到，這世上還有一種叫做「有袋類」的動物。不過是以區區海洋相隔的大陸，都會造成想像真空的海溝，何況是以天河相隔，以光年相距的星球！

無遠弗居的想像，這回到底犯了什麼錯誤，以致於無法超越幾百光年的距離，看清外星生物的模樣呢？

這個錯誤，說起來，其實跟上帝從前造人時所犯的錯誤一樣，那就是「用祂的形象造人」。

用我們的形象製造外星智慧生物，結果就造出了那個老是吵著要回家的E．T。史匹柏

不過是把自己老化的容顏稍加扭曲，配上自己童年時的身材，便產生了畸零惹人憐的「外星人」。

另一個錯誤來自製造者的怠惰和因循苟且。其他不像人的外星生物大抵皆源於此。疏於思考的想像者，只願遵循從前製造人面獅身獸或人頭馬的複合原則，來製造他們心目中的外星智慧生物。只要把地球上現成的生物斬頭去尾拼湊起來，一大堆辛巴達式的怪獸便插上「外星生物」的名牌沿街叫賣了。

很可惜，首先指出上述錯誤的不是我本人，而是盤據於李伯夢身上的老埃。

3 誰是老埃？

老埃就是時常向李伯夢抗議，叫他不要扭曲其面貌的外星智慧生物。他可能來自尚未發現的烏茲行星；相傳該王國不僅奇特而且遙遠，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樣的地方。

爲什麼叫他老埃？

因爲老埃是個不合理的存在。

我還記得，李伯夢第一次發現老埃的存在，是在十年前某個寒冷的下午。那個下午，數學課本首次出現了無理數 i。

如果課本上蹦出的只是個小寫的英文字母，那也罷了。偏偏這個 i 的來源是正常得不能再自然的偶然。因爲未知數 x 的平方等於 -1，於是 i 便誕生了。李伯夢環顧四周，只見班上的同學，隨著老師的講解，一步一步走進 i 的循環陷阱裏；頓時，某種不可名狀的孤獨和沉默，扯著他逐漸飄離現實。等他再度凝視書本時，彷彿看到 i 擠眉弄眼的表情，並且在絕對的靜默中，不時發出唉唉的嘲笑聲。

起初，李伯夢還誤以爲 i 是從現實通往荒謬或幻境的介子。真是這樣，事情倒也好辦。因爲如此一來，幻境就算不可知，畢竟還保留住一片渾沌的原野等待我們去開拓。可惜，i 既不是介子，也不等於荒謬。當一個方程式無解時，我們可以稱呼這種邏輯現實上不存在的現象爲「荒謬」。然而 i 却是個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以獨特且寂寞的邏輯，隸屬於「現實中不存在的存在」。（誰能在現實中找到實存的 i，或與 i 相對應的事物，或足以清楚解釋 i 的本質？）除此之外，它還發展出獨立的運算法則。從 i 到 i 的四次方，一如佛家眼中的生老病死，形成滾滾不息的輪迴，跟有理數的線性運算本質涇渭分明。

所有的數字中，能夠跟 i 分庭抗禮的，恐怕只有那個奇怪的「零」了。聰明的阿拉伯人，巧妙地用一個圓圈代表某種不可知且不存在的意義。如果你認爲那個圓圈，只是表示所有的虛無或非存有，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我們對虛無或非存有的瞭解，也幾乎等於零。真正的非存有，怎麼會以零的實存狀態出現於我們腦中呢？）何況那個神秘的圓圈，除

了包容萬物，讓萬物化爲一縷歎息的輕煙外，似乎還肩負著介子或關口的任務。零不僅是區別現實與荒謬的分界點（十的零次方等於一，而零的零次方無意義）；同時，零也是從自然的實存通往幻境i的把關大將。

當我們要想像某個不存在生物的形貌時，馬上就聽到「零」沉默哀傷的歎息。

當我們要想像某個存在卻不可知的生物時，立刻傳來「i」調皮嘲弄的笑聲。

只因爲一次偶然的運算，毫無道理的i，或者說是遙不可及的i便降臨了人間，並且盤據在人類的腦海中。能夠跟這樁奇蹟媲美的，恐怕只有生命誕生這麼神秘的事件而已。

不幸，當李伯夢略懂以上這些人事時，已經太晚了。從那個寒冷的下午開始，來自烏茲行星的老埃，便已潛入他的體內，並且蟄伏了十年之久。

4 老埃說話了

十年後一個傾盆大雨的下午，李伯夢瑟縮在一家亮麗典雅的咖啡店裏，無聊地等候莉莉時，老埃出現了。

那是一家揉合了法式復古風味和前衛藝術觀念的餐廳。落地窗擦拭得乾乾淨淨，透明得彷如不存在，過往的行人一不留心，有時要等捱到玻璃牆時，才會猛然驚覺過來，而後尷尬

地走開。碰到這種情形，往往是李伯夢最開心的時候，於是他會再添一杯咖啡，加上一塊水蜜桃蛋糕，自個兒靜靜回味其中的樂趣。要是心情跟外頭的陽光一樣美好，有時他會對著迎面而來的漂亮女郎做鬼臉，欣賞她們花容失色或百惑不解的表情。那種預知後果的滋味，簡直就讓你覺得你在統治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在你控制下進行。隔著一層玻璃，雖然聽不到她們嘴中的詛咒和嘟囔，不過他也可以猜得到，那些話不外是「無聊」「死相」「好噁心喲」之類的字眼。饒是如此，李伯夢猜想，她們心裏還是會因受到意外的逗弄，而不由自主地生出虛榮的光圈。那種虛榮不僅意味着「我還美麗」，而且也再次證實自己的存在受到不相關男子的輕浮肯定。

莉莉是李伯夢所見的唯一例外。有一天，她初睹李伯夢的鬼臉後，卻一言不發，逕自走進店裏，坐到他對面，神色自若叫了杯咖啡，隨即滔滔不絕地指責他行爲的不當。其中微言大義，不外是說這種視女人爲玩物的態度下，其實躲藏着其心可誅的沙文理念。李伯夢很訝異，一個人竟然可以把如此簡單的道理用這麼多話表現出來，而且流暢得一無頓處，簡直可以媲美卡爾馬克斯對「資本」兩個字思考所留下的痕跡。十分鐘後，他才得以插嘴問知她的大名。二十分鐘後，李伯夢打消了用現代人的疏離意識爲自己的行爲辯解的念頭。果然，一個小時後，他得到了她的電話號碼。

那個號碼爲他帶來了近半年的甜蜜時光。雖然戀愛的感覺，使得生活變成柔焦的慢鏡

頭，緩緩推向帶著問號的未來，然而事情似乎仍在他能掌握的情況下進行，直到老埃出現的那個下午爲止。

那個下午，玻璃牆外的西北雨像是在潑水，而不是在下雨。雨珠敲打玻璃和地面的聲音，亂得像是阿諾荀白格的無調音樂。一切都不像真的，大雨把現實淋得濕漉漉，淋得連跑步穿越馬路的人影，都有如隨風雨飄搖的幽靈。李伯夢痴痴地望着窗外，直到咖啡散盡了最後一口熱氣，才被莉莉落座的聲響喚回現實。

窗外有什麼東西抓住了李伯夢的眼光嗎？不，不是的，窗外除了黏答答、濕漉漉的街景，連一隻落難的小鳥也沒有，李伯夢的眼神，只不過一時失去了焦點，暫時無法從迷濛的雨中拉回罷了，正如我們突然置身於空盪盪的曠野中，因爲一下子無法聚焦而暫時失神一樣。這種狀態，並不表示我們爲大自然的美景而若有所思；事實上，當時我們腦中反而以空白的成分居多。

此刻李伯夢的眼睛盯着已然優雅坐下的莉莉。腦中卻依然空白一片。莉莉嫻熟地點起一支煙，跳躍的火光映着水綠的洋裝，誇張的墊肩襯出秀挺的頸項。李伯夢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眼前這幅畫。

「你怎麼啦？」莉莉開始覺得不對勁。因爲她從李伯夢迷濛的眼中，捕捉到一絲不可名狀的幽光。我們都知道，熱戀中的男女，最喜歡從對方的眼神裏捕捉那一點神秘莫測的心

意。有的人可以從其中得到自己亟需的溫暖，也有人可以從中得知對方的背叛。於是再一次的肯定或否定，便成爲所有戀人蠅營追求的辯證課題。

但是李伯夢那一剎那的眼光，卻絕不是任何熱戀中的男女所能散發出來的眼光。那樣的眼神，彷彿混合者某種詭異的迷惑和期待，越過莉莉淡妝的臉龐，投向很遠很遠的地方。

「碰到什麼煩人的事嗎？」莉莉按捺下心中的不安，再度問道。她懂得在最適當的時刻，展現她嬌嗔的語氣。「告訴我，你在想什麼？」

費了好大的勁，李伯夢終於從口中迸出了幾個字：

「那很奇怪。」

他緩緩說道。眼光，仍注視着很遠很遠的地方。

5奇怪什麼？

我相信，沒多少人能瞭解李伯夢的那句話。甚至我自己，也被這麼簡短的話嚇了一跳。因爲那句話根本就不是李伯夢說的。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如前所述的老埃。

十年來，我一直在想，老埃既然進入了李伯夢體內，會有什麼事發生呢？他到底想幹什麼？他會以什麼方式表現其生命形態？

當然，我不曾像好萊塢的電影工人那樣，認爲外星來的智慧生物，要不是給人類帶來浩劫，就是爲人間送來溫暖的友情。類似這樣的想法，其實都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囿己之見。

不過，我也沒料到，蟄伏了這麼長一段時間，老埃冒出的第一句話竟然是「那很奇怪」。

正因爲這句話，益發使我肯定老埃不僅是個有智慧的外星生物，而且，還是個非常謹慎的傢伙。

爲什麼我敢口口聲聲，一再肯定老埃是個「有生命的東西」呢？

換句話說，我們憑什麼劃分生命和無生命的界標呢？

難道那句話，不也可能是李伯夢一時恍惚的無意識之語嗎？

爲了描繪老埃的生命現象，我勢必得把這一點交代清楚。

探究生命起源的奧秘，一直是糾纏人類的形上饑渴之一。此種饑渴所形成的焦慮，不僅時時逼問我們：「我從那裏來？」同時，也常常讓我們爲自己的處境感到尷尬、荒謬、可悲或好笑。當然，知道你來自何處，並不見得保證你將知道歸往何處。但是，對於一隻在迷宮中驚慌失措，四處亂竄的小老鼠而言，尋找進口跟尋找出口，其實具有同等的解脫價值。

當哲學家和神學家最後不得不放棄尋求解答的努力後，當所有不可證明的天啓、預言或教訓淪爲現代人嘲諷的對象後，科學家接下了這支棒子。微觀物理對基本粒子的追踪，巨觀

物理對宇宙的探索，還有生化學家對去氧核醣核酸排列的沉思，表面上看來，他們好像各自爲政的土撥鼠，自行挖掘着分歧錯雜的地道。這些地道，很可能在一夕之間，因爲某種新理論的爆炸而崩毀；也可能到最後，大家才會在地道的盡頭碰面，發覺原來所有的地道，都通向同一個交會終點。

那麼，到目前爲止，我們對生命的本質瞭解了多少呢？

相信生命起源於電光石火那一擊的科學家，曾經在實驗室裏模仿過上帝的行爲。他們把可能構成生命的物質放在一起通以電流；幾天後，竟然觀察到類似細胞的物質，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那個東西」似乎具有吞噬鄰近物質的能力和傾向！

我在這裏並不是藉機宣揚生命起源於電擊說。我只是想藉這個例子說明，吞噬，其實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現象。

我們藉以判定生命和無生命的指標，其實並不是分裂和繁殖，而是吞噬。繁殖可能因個體的意志或種種不可抗力的因素而中止。然而，只要生命存在一天，吞噬活動絕不可能中斷。有的生命吞噬無生命的物質；有的生命則吞噬其他的生命。中國人有一句形容死者、安慰生者的話，最能傳達其中的奧妙。每逢喪葬場合，我們常聽到的話是：「不要再哭了，他既然無緣再跟我們一起吃飯，你就不要再難過了。」

吃飯只是吞噬活動的表現之一。我之所以認定老埃是個活生生的存在，正因爲他表現出

强烈的吞噬行爲，雖然，他吞噬的是一種很奇怪的，叫做「思想」的東西。

這就是爲什麼他會冒出「那很奇怪」這句話的由來。十年來，他默默地咀嚼着李伯夢的一思一言一行，從李伯夢青春期青澀的夢想，到如今以成熟的社會禮儀周旋於泥淖中的一舉一動，這一切全屬老埃的吞噬之物。

十年不是彈指即過的日子。在老埃早期的咀嚼中，那是充滿着甜蜜和苦澀滋味的日子。他記得，當時李伯夢充滿了稀奇古怪的憧憬。他知道，少年的李伯夢最喜歡躲在學校後山的防空壕裏編織未來的花朵。他可以一次冥想整個下午，而後方拖着因冥想過度而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家。那些敷粉傅色的花朵中，包括「李伯夢海底四十日」、「李伯夢從軍記」、「李伯夢漂泊四海」之類的故事。幾乎後山的每一朵花，都包藏着他一段不爲人知的冒險。當春天來臨時，花朵的顏色漸漸變了，老埃覺察到李伯夢心中暗暗滲出一點一滴莫名所以的情愫。於是花朵變得嬌艷欲滴，引來了款款飛舞的蝴蝶。李伯夢的故事中首次出現了一位長髮微笑的少女。他爲她神魂顛倒，在午後的陽光下，幾乎融化了自己；在午夜的微醺中，他輕輕呼喚她的名字。他爲她編織一個個故事，而後望着花朵的搖曳而心碎。

老埃默默地凝視他度過這一段煎熬。兩年後，他目睹李伯夢身邊出現了一位短髮的女孩。他陪着他們走過蜿蜒的小徑，幾乎以爲小徑失去了盡頭，他們準備就這樣一直走下去。他分享着李伯夢隱隱蠕動的心靈被甜蜜和酸澀折磨得輾轉反側的幽幽飲泣。更重要的是，他

牢記着他們彼此之間衝動的承諾，他攫住了他們的每一句誓言，生吞活剝地把每個字吞噬下去。雖然那時候他們三個其實都還沒有真正明白對方話語的真正意思。那時，在青年李伯夢的眼中，永恆似乎是只要憑着一己意志就可以摘到的帽子。他當時並不知道，那頂帽子隨時可能被風刮走；此後的一生中，他注定將永遠溷迹於風塵中追逐那頂翻滾不息的帽子。

接着就發生了逮捕事件，他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們問他還有什麼同謀。他們問他對國家前途看法。他們問他那來的這些想法，他們問他……他們一直問個不停。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到最後李伯夢只會這麼回答。不知道。燈光亮得很，眼睛睜不開也閉不上。不知道，發問的人來了又走了又來了。不知道。花兒開了又謝了又開了。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那裏，我不知道何時可以出去，我不知道她人在那裏，我不知道爲何沒有一點訊息……

如今，經過這些年來的奔波和追逐，當李伯夢的花朵隨着歲月流轉而逐次凋逝的時候，老埃的記憶卻不曾褪色一絲一縷。在這個傾盆大雨的下午，他逆着雨水向上洄溯。他帶着李伯夢飄離現實，他帶着李伯夢俯視從前那一片繁華錦簇的花園。我們不要忘記，那裏的每一朵花，皆包藏着李伯夢的一個夢想、一個願望、一個期待、一個追求、一段想像中的羅曼史、或是一段永不爲人知的秘密。而今他在嘩嘩的雨聲中，重新檢視原本屬於他的奇花艷葩，心裏卻泛盪着異樣的感覺。時間的距離（我們常常忘記這一點）使他覺得既遥遠又陌

生。就是這種似曾相識卻又陌生遙遠的感覺，使得他緩緩吐出那幾個字。

那很奇怪。

6 莉莉怎麼辦？

莉莉可是一點也不奇怪。她在隱隱的不安中，正準備綻放出屬於母性的溫暖情懷。因爲她知道，眼前這位神經質的戀人，正處於極度不安的狀態中，如果她稍一處理不慎，很可能就失去了眼前的一切。

是的，她太瞭解了，半年了，她雖不曾進入他的內心，不曾得知他腦中到底在想些什麼，但是她太瞭解他的所作所爲了。你永遠猜不到下一刻他可能做出什麼事來，他也永遠不知道，此刻他正盤旋着什麼念頭。他可能告訴你，他正要去看一部電影，下一刻卻在動物園門口出現。他說謊嗎？不，他只是變動得太快了，快得讓任何人都抓不住。那麼，她愛他嗎？這點她敢肯定。她愛他，正是那種夢幻般的氣息吸引住她。她要他，而他每次，總是瘋狂地對待她。那種瘋狂，幾近不要命的愛，讓她深深感覺到，總有一天，她會失去他。

當天晚上，她摸索着解開他的釦子，像是爲了再一次證明她仍擁有他。她用雙手緊緊箍住他，用盡全身所有的力氣擁抱他，不，那還不夠，她用牙齒撕咬他，用指甲扯抓他，用火

焰燃燒他。

她爲什麼這麼做？

因爲她知道，在他用記憶填滿的過去裏，她不可能佔有一席之地。她要他記得她，只有利用現在，在他心上烙下未來的回憶。她要他永遠想念她，只有用這個方式，她才能永遠佔有他。

可惜這回，她又錯了。

我們不要忘記，在老埃的記憶空間裏，並沒有時間向度這回事。由於他的生命形態，永遠只是四次方的循環，因此他的記憶，即使一絲一縷也不曾褪色過。多年來，李伯夢飽受記憶的啃嚙和噬咬，正是因爲老埃的緣故。當真實的事件，經過時間的篩洗，逐漸成爲人類所謂的「記憶」時，我們看到的，其實是數線上的一個實點，逐漸往後退去的過程。所謂「褪色的、模糊的記憶」，正是指那個實點正處於往後飛逝的狀態中，正在接受時間的檢選。其中有些點，最後衝進了零的關口，不知所終。大部分的記憶下場不外如此，這就造成了所謂「被遺忘的記憶」。少數某些點，則退到無理數的循環圈裏；每隔一陣子，它會重新躍進你的腦子裏，這便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永恆的記憶」。

永恆的記憶，使得我們現時的存在，得以與過去保持某種若即若離的關聯，讓我們在這個荒涼的星球上，不至於顯得太過孤寂。而遺忘的、褪色的記憶，卻是人體的自動免疫功能

之一。它使我們的存在，不至於痛苦得無法負擔。於是，當一個人愈快樂時，他遺忘得愈多；遺忘得愈多時，他愈快樂。當一個人完全遺忘時，那表示他不僅獲得了新生命，而且也變成了白痴。

莉莉錯了。錯在她以爲，她可以單獨進入李伯夢永恆的記憶中，如果沒有老埃，莉莉的努力顯然還有成功的機會。她可以用盡一切的溫柔，吞噬掉李伯夢所有的回憶。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老埃跟地球上的任何生命形態不一樣，他是個不合理的存在。

在黑暗中，老埃默默地注視莉莉的掙扎。他看着她翻過李伯夢的身子，他看着她摩挲李伯夢的每一寸皮肉，他看着她用從來未嘗有過的挑逗姿態撩撥李伯夢的欲望。然後，當他想到，這一切努力，都將歸諸徒勞時，不由得喟然歎了口氣。

「怎麼啦？」莉莉像是在一個狂亂迷惘的世界中，被一記歎息的重量所擊倒。她沿着歎息聲爬回現實，驚恐地注視前一剎那所撫所慰的情人。

李伯夢睜開眼睛，茫茫望着眼前的景象。月色從窗口斜斜灑進來，映着莉莉秀白的肌膚。漆黑和青白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顏色，現在卻巧妙地在房間裏融而爲一，在莉莉身上融而爲一。他瞪着她裸露的身子，那個前一刻他所緊緊擁抱的軀體，如今卻彷彿離他那麼遥遠。

「那很奇怪。」他喃喃說道。

她蜷縮起身子，浸在他冷涼的眼神裏，羞辱絶望的眼淚，逐漸從眼角滲出來。

7 李伯夢怎麼辦？

現在李伯夢知道麻煩了。事情逐漸失去了控制，好像一切都不在他掌握下進行。他知道他腦中有個古怪的「物體」，隨時對他的所思所言所行，發出嘲弄的唉唉笑聲。如今莉莉已離他遠去，憂傷爬滿了他的臉孔。然而那個笑聲還是不放過他。漸漸地，所有的事情都變成他眼中奇怪而嘲弄的對象。當他看到建築工人挑沙搬磚的忙碌相，他覺得既奇怪又好笑；當他聽到電視裏哀怨呼號的歌聲，他也覺得奇怪又好笑。他笑得愈大聲，他離人羣愈遠；當他闔不攏嘴時，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已離他而去。

我知道，老埃已經控制了李伯夢的腦袋。十年前，當老埃還是個對地球懵懂無知的小怪物時，他只能默默地咀嚼吞噬李伯夢送來的養分。透過李伯夢，他慢慢地探索這個世界。經過了十年光陰，他長大了，他成熟了，於是他反過來，以侵入者的姿態，開始控制李伯夢的思想和言行。

李伯夢就此心甘情願地受制於他嗎？

不，他想盡了各種辦法，企圖把老埃從體內驅逐出去。首先他想到用藥物。最簡便的藥物莫過於酒。於是他大量飲酒，以爲這樣就可以麻醉自己，不，麻醉老埃。如是一個月後，

他宣告失敗了。

爲什麼？

因爲飲酒的念頭，同時也出自老埃。老埃知道，這個年輕人想用酒精遺忘過去，也想用酒精驅逐自己。於是他陪着他大飲特飲。他到那裏，他也跟到那裏；他喝多少，他也喝多少；連續一個月的夜晚，他們倆共同躑躅於街頭巷尾，通宵達旦買醉。有時候，酒場的歌聲還沒有斷，李伯夢已頹然趴倒於案上。這時候，老埃迷茫的醉眼會看到許多數線上的實點急速往後退去，飛入零的懷抱裏。他知道，他一定要做某種程度的讓步。否則，他極可能失去這個年輕人，同時也失去自己——他不可能單獨存活於這個星球上；畢竟，這個藍色的星球，並沒有他存在的位置。而且，不管怎麼樣，他也明白，人永遠是自己記憶的受害者，他只要抓住一些重要的記憶就夠了。

到了這個地步，難道李伯夢除了死亡之外，再沒有其他方法對付老埃嗎？

有。

李伯夢想到一個跟死亡很接近的東西，那就是鄉愁。

鄉愁是一種很奇怪的觀念和感覺，是一種對過去的懷念，也是一種對未來的渴求；換句話說，是一種將過去美化後的未來烏托邦。小孩子不會有鄉愁，因爲小孩是沒有過去的人。然而，只要我們存活得夠久，足夠我們蓄累出一筆過去，那麼，那種「回家的衝動」就會悠

然在耳邊響起。

回到那裏呢？偏偏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正因如此，迷宮中的老鼠注定要永遠四處亂竄，奔波不停。就是這種鄉愁的情緒，使得小老鼠無法分辨迷宮的進口和出口。

現在，李伯夢想到，既然老埃需要不時吞噬他的想法以維持其生命，如果他能釋放出一大批濃厚的鄉愁，讓老埃也產生歸鄉的衝動，不就可以把老埃逐出體內，讓他回到老家烏茲行星嗎？

於是，他開始大量閱讀詩集和天文書籍。他飢不擇食地從詩集裏摭取莫名的呻吟和情緒；在密密麻麻的天文圖上，他孜孜不倦地尋找老埃的故鄉。白天，他埋首於書堆；晚上，他對着星空發呆。直到有一天，他再度對著滿天的星星凝眸時，終於逼使老埃流下了兩滴思鄉的眼淚。

他哭什麼？

他想回家，卻束手無策。

8 無限大與無限小

爲什麼說他不可能回到家呢？

要想把這一點交代清楚，我勢必得再一次借用數學上幾個令人困惑的概念。

我還記得，從小學到中學，我的數學成績一直很優秀。鷄兎同籠和植樹問題從來不曾難過我。（雖然，到現在我仍然奇怪，怎麼會有人把鷄跟兎子關在一起，並且樂此不疲地數牠們的脚？除了老師會這麼做，我不曉得還有誰會做出這種事來。）隨後碰到循環小數和圓周率時，我確實猶豫了一陣子，不過還是很快跨過了那一道低欄。儘管我用肉眼找不到循環小數的存在位置，但是我知道，那畢竟是「可以理解」的數字。我們一生中，不是會碰到許多肉眼找不到的東西嗎？

後來出現了無理數，我像是碰到了打不到、抓不着的幽靈。但是我發現，只要我承認它的存在，還是可以對付接踵而來的方程式。

到了高一時，當課本上出現收斂數列和發散數列時，我整個人傻住了。那一次月考，我的成績第一次出現了紅字。而且，我記得很清楚，那個紅字是血腥的十三分。

我在那一道高欄下沈思了好久好久，始終弄不懂無限大和無限小是什麼意思。不管別人怎麼解說，不管自己翻偏了多少參考書，我就是不明白，那個 limit 和那個睡覺的 8（8）到底要把人帶到什麼地方去。接着又出現了更恐怖的 Σ，這下我更糊塗了。將近兩個月裏，limit 和 ∞ 和 Σ 幾乎是我活生生的夢魘。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又躺在床上接受這個夢魘的折磨時，像是驀地發生了什麼事情，我

突然跳起來，衝到書桌前，把所有數列和級數的題目從頭逐條檢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如果有所謂「豁然開竅」的話，大約指的就是這回事。我想到阿基米德在浴缸裏發現浮力原理，光着屁股跑到街上的情景。那天晚上，我的心裏充滿了阿基米德的喜悅。

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想大叫：我懂啦！

我真的懂了嗎？其實，這幾年來我對無限大和無限小思考得愈多，我愈是迷糊。我當時所謂的開竅，原來只是懂得如何去應付課本上的習題而已。

是的，我可以運用有限的邏輯理性來判定何者爲收斂數列，何者爲發散數列。甚至我可以在數列後面填上零或無限大（8）做爲答案。但是無限大和無限小到底是什麼意思？是宇宙的膨脹和粒子的崩陷萎縮嗎？如果是，那又會是什麼景況？我們有可能得知那種景況嗎？如果不能，我們又如何向無限大無限小交代呢？換句話說，我們又是如何構想出無限大和無限小這兩種觀念？

也許那個東西確是地球上每個人的極限。只要我們踏在這塊土地上，我們永遠不可能得知那個符號後面隱藏着什麼秘密。我們的知識和視野，注定是這個四度時空的囚徒。

但是在這裏，我願意借用發散數列的觀念，簡單地說明老埃流淚的原因。

如果老埃不是老埃，如果老埃是數線上任何一個有理點，那麼，當他想回家時，他可以藉着分裂或繁殖，構成一個無限大的發散數列，一直發散到他的老家烏茲行星上。

可惜老埃是個如無理數般的存在，他的生命不管經過幾個四次方的循環，最後還是要回復成i的本體。

這就是這個外星生物的悲哀！

飽受鄉愁折磨的老埃，原來是宇宙間永遠的浪子。

10最後的武器

好了，既然連最接近死亡的鄉愁，都無法解決李伯夢日益膨脹的疏離感，看來李伯夢的命運，似乎只有淪爲老埃的俘虜，在宇宙間做個浮游的浪子了。

我知道有許多人不會苟同如此悲觀的結局。「還有愛啊！」他們叫道。是的，人間還有一種叫做愛的東西。它使我們有希望緊密地連接起來，共同對抗外星生物疏離的侵襲。人類每逢身處絕境時，最後想到的必定是愛的力量。所有的詩集頌歌裏，少不了這個字眼；戲劇、小說、電影的高潮，更喜歡用愛做爲打開僵局的鑰匙。曾幾何時，愛變得像治療感冒的口服液。似乎碰到任何人生的疑難雜症，只要打開一瓶喝下就夠了。

我也承認愛是一種能量，而且是比核子能更難控制的一種能量。正因如此，我不敢相信任何草率的、輕浮的、大量的、泛濫的愛，能夠解決什麼問題。當教皇在梵蒂岡發出愛的祈

禱時，有許多人走向「異端」的斷頭台；當法西斯的領導者爲他的國家民族爭取光榮時，有許多他所「摯愛」的子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甚至，當莉莉用盡她所有的力量愛撫李伯夢時，老埃還能夠在一旁發出冷漠的嘲笑聲。所以，在我們還沒學會如何好好使用愛之前，最好不要輕易地把愛當作名牌服飾穿在身上。

因此，可憐的李伯夢，現在只剩下最後一樣武器足以對抗老埃了。

那樣武器，就是沈默。

許多年前，當奧狄賽通過海妖賽倫的島嶼時，要船員用蠟把耳朵封住。因爲賽倫是一羣奇怪的歌者，她們的歌聲會使男人忘了一切，最後帶走人們的性命。奧狄賽是惟一不用蠟封耳的勇士，不過他還是用鐵鍊把自己捆綁在船桅上。果然，他聽到女妖曼妙的歌聲：「我們知道地球上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賽倫唱道，而且她們願把知識和智慧給予走向她們的人。奧狄賽因爲有鐵鍊而倖免於難，然而他的心靈卻由於渴盼而隱隱作痛。

荷馬筆下的賽倫，這次果真失敗了嗎？

不，後來，卡夫卡發現，如今賽倫有一種比歌聲更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沈默。一個人或許可以逃得過她們的歌聲，但絕逃不過她們的沈默。因爲凡世沒有一樣東西可以遇著沈默而不粉碎的。

現在李伯夢總算明白了。既然他不能把老埃趕出體內，只有讓老埃粉碎至死一途。雖然

十年來朝夕相處，已經使他們產生了某種默契和依戀，但是他沒有其他的選擇，他知道，只要他不思不言，斷絕了老埃的養分，只要他堅持得夠久，他總還有一絲成功的希望。

如今李伯夢真的沈默不語了。我在書桌前仔細端詳李伯夢靜默的面容，彷彿可以聽到老埃瀕死掙扎的唉唉聲。

難道只有藉助沈默，才能消滅這個不合理的存在嗎？

果真如此，那麼，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如果或多或少都有老埃的影子，又該怎麼辦？

那個老埃，使得我們的距離愈來愈遠。

愈來愈遠。

而沈默，粉碎的將不只是老埃而已。

想到這裏，我不由得又想起十年前，那個寒冷的下午。

高卡檔案

• 葉言都

葉言都，一九四九年生於台灣澎湖，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曾任《漢聲雜誌》編輯、《中國時報》編輯、舊金山辦事處主任、《美洲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現任《中國時報》協理。著有科幻小說集《海天龍戰》（1987年知識系統版）。

本文首刊於《現代文學》（1979・8）。

神啊，饒恕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黃昏，地上的熱氣慢慢發散，一輛黑色大轎車緩緩駛進中央調查委員會大門，執槍的衛兵立正敬禮，車子在庭院盡頭的大廈前停下。一會兒，大廈七樓西側的一間房間亮起了燈光。

吳永浩將軍把他綴滿金線的帽子放在辦公桌上，點起一支粗大的雪茄，轉身熟練地打開角落裏的保險箱，拿出一份極厚的深紅色卷宗。他歪著頭想了一下，終於走到桌邊，重重坐進一張高背皮椅裏。窗外，首都鬧區的霓虹燈正紛紛點亮，老將軍翻開蓋著「絕對機密」和「歸檔」字樣的封面。晚上一個人在調查委員會辦公室裏翻閱高卡檔案，竟成了近年來他休閒的活動。老將軍凝神讀起來。其實，這份東西他早已瞭如指掌了……。

第一部份

高卡問題研究報告

（編號：四六一〇五二）

時間：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

等級：極機密。

附件：各項詳細說明共十七份。

主旨：研判高卡族全盤狀況，以供參考。

說明：一、高卡特別區地理狀況

1.位置：本區位於我國西南部，介於北緯十二．〇至十三．八度，東經一一四．七至一一六．一度間，總面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三平方公里，北以南底山脈與我國本部相連。

2.地形：本區屬石灰岩地形，自東向西傾斜，侵蝕盛行，河谷密布。東部爲斷崖，離海面自數十至數百公尺不等，無港口。西南部勉可泊舟。

3.氣候：屬熱帶季風型，雨量豐沛，雨季長，並多熱帶風暴，全年平均氣溫甚高，達攝氏二十七度以上。

4.天然生物：植物繁茂，全爲熱帶雨林，動物亦多，昆蟲與爬蟲繁殖尤盛，有毒蛇猛獸。

5.交通：河川湍急，不通航，無鐵路，無機場，公路稀少且不易保養，步行爲主。（詳見附件一）

——那個學地理的老教授，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想不到還真跑過全高卡特區。

下面一條，是那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人類學家的東西。

二、種族：本區以高卡族占絕大多數，我國及其他國人爲數不多。高卡族爲蒙古利亞種，東南亞分枝之一枝，其體型特徵介於我國與中國之間，散居高卡特別區中。（詳見附件二）

三、人口：約五十餘萬。年增加率估計約千分之二十。（詳見附件三）。

四、高卡族政治概況：地方分爲八區，各屬一大氏族，社會上有貴族、平民二階級，貴族六十歲以上爲長老，由其中互選重要官員，有雛型政府組織。領導者爲世襲的酋長，掌握最高權力，但也視其年齡及能力而變遷。現任酋長名吉阿里，年約四十五歲，精明能幹，甚得高卡人心，頭腦亦頗開明，能追求新知；有二子，皆留學歐洲，現長子里阿方在外國活動，博取國際同情，次子留在高卡區中。（詳見附件四、五）

五、高卡特區的經濟：本區資源豐富，有木材、鋁土、赤鐵礦，及咖啡、香料、椰子等熱帶經濟作物，沿岸大陸棚可能蘊藏石油，距鮪魚洄游路線亦不遠，唯皆未開發。高卡族迄今仍用火耕法種植原始的旱田，叢林中只有極少部份闢爲永久田地，但因生活落後，故得以自給自足，工業全無，有時以手工藝品向外國走私商人換取部份生活用品，數量亦屬有限。其交易仍停留在以物易物階段，間或有用小塊的金、銅、玉及彩色玻璃者，若能將此區置於控制之下，有計劃地開採其資源，將爲我國之寶庫。（詳見附件六、七）

——那時那個很洋派的經濟學家還很年輕，永遠西服筆挺，打大花領帶，但一談起高卡特區的資源，他的眼睛就會發亮。

六、高卡社會：爲父系社會，分貴族、平民二階級，身分皆世襲，作戰時貴族爲軍官。家族組織嚴密，父親爲一家之主，在家庭內有最大的權力，長子次之，財產由長子得二分之一，餘由諸子均分。同姓之家庭構成家族，聚居一起，家族中長子爲族長，在全族中有最大權力，子女從父姓，女子無名，嫁後從夫姓，無繼承權，其風氣重視宗嗣，重男輕女。婦女貞操觀念很重。

民風樸素，節儉刻苦，又勇悍好鬥，甚爲記仇。（詳見附件八）

——那個學社會的嗎，雖然最不可愛，但對自己的啓發却最大。

七、高卡族之教育與宗教：高卡族有高卡文，爲一種象形文字。能書寫者不到百分之十，餘皆文盲，唯極少數貴族子弟亦留學外國，近年來彼等帶進一些新知識。傳統教育男孩學打獵、打仗、建屋等技術，女孩僅教以紡織、烹飪。全族信奉高卡教，爲一泛靈崇拜，認爲自然現象皆屬神管，太陽、山神，與祖先爲主要崇拜對象，教士由貴族中選任，許多事都需要占卜問神意，非常迷信。（詳見附件九、

十）

八、高卡族叛亂原因：此族性格强悍，信奉高卡教，拒絶我國之同化政策與經濟開發，自認我國褻瀆其神，虐待其族人，復受野心國家煽動，遂稱兵作亂。（詳見附件十一）

九、進剿經過：自一九三一年起，我軍陸續進剿，雖於當年及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屢獲大勝，但無法將其全部消滅，世界大戰爆發後，進剿工作停止迄今。（詳見附件十二）

十、叛軍戰力評估：

1.人力：全民皆可作戰，役齡男子約十萬餘人。

2.人員素質：體健耐勞，善登山、游水、負重、徒步、行軍、近戰、夜戰，能以極少量食物維生。

3.武裝：槍械約三萬支，配有少數迫炮、機槍、火箭及防空武器，彈藥缺乏。但善於利用各種原始武器如弓箭、吹槍、陷阱等。

4.戰術戰法：對叢林、游擊戰運用純熟，行踪飄忽，出没無常，埋伏襲擊小部隊或運輸單位，尤爲其慣用伎倆。（以上詳見附件十三至十六）

十一、叛軍對外關係：北亞野心國家加西亞支持之，高卡之少數留學生在國際間宣傳極活躍，世界承認其「獨立」者十一國。近年並發現不明國籍潛艇替其運補，唯次數尚不多，相信與加西亞有關。（詳見附件十七）

十二、結論：高卡族世居高卡特別區中，憑險作亂，其地易守難攻，其民團結良好，經濟不懼破壞，且有外國支持，以我國目前情況，似不可能就現有兵力將其一舉擊滅。只可堅壁清野，加强海、空軍力量，切斷其外援，待我壯大後，方可再度進擊。

高卡問題研究小組

召集人　參謀本部少將參謀　王逸嵐

組　員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人類學組主任　于平遠

首都大學地理系教授　陶思齊

首都大學社會系教授　陳日新

湯瑪斯紀念學院經濟系教授　李　循

中央調查委員會國內組專員　楊無忌

外交部東亞處處長　袁世韜

老將軍懶得看附件了，他把超過正文許多倍的十幾份東西翻過去。

第二部份

（編號：四六一六三七）

意見具申書

時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等級：絕對機密。

受文者：國防部轉最高決策會議。

附件：MB-19 研究報告壹份（已銷毀）

主旨：請利用高卡族社會弱點，解決高卡問題。

說明：一、前據國防部參謀王逸嵐少將核准，經職閱讀之四六一〇五二號公文中，曾由國防部高卡問題研究小組指出，現階段不能以武力解決高卡問題。

二、據職調查，高卡社會中重男輕女之風極烈，不獨男性如此，女性亦然。此因家族與宗嗣觀念太重，於父系社會下，女性無繼承權使然。高卡人莫不以有子爲榮，無子爲恥，若某人娶妻，數年內不生男孩，即可納妾，無力納妾者，雖連生十餘女孩猶不肯停止，望得一男孩以「繼承香火」。婦女用盡各種迷信方法以求子，如懷孕後吃豬肚、魚肚以求「換肚」等無稽之談，皆甚流行，求生男孩之法術、草藥、偏方不勝枚舉，「多男」爲普通祝福語，「斷子絕孫」則爲常見的罵言，一家男子愈多，地位愈尊，女孩輒被稱爲「賠錢貨」，有時尚有溺殺女嬰之習慣。總之，此觀念已牢不可破。

三、據近年歸國學人蕭雲森（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張詠絮（英國愛丁堡大學遺傳學博士）與職面談時私下表示，彼二人多年共同研究結果，已製成一種藥片，供女性口服，每日一片，即可改變婦女陰道及子宮內之化學狀況，控制X型精子之活動，換言之，若婦女於排卵期服用時，將僅接納Y型精子，因而只生男嬰。此種命名爲 MB-19 之藥片，無臭易服，副作用極微，造價低廉，可大量生產，保存時間亦長，尤以成功率高達九〇％以上，至足驚人，實爲一理想之生男藥劑。（詳情請參閱附件）

四、若能大量製成，並以各種方法滲入高卡族，廣泛分發，一旦行之有效，高卡族必全族瘋狂採用，任何人亦難以禁止，則數十年後，高卡族必將因女性缺乏而引起各種社會問題，削弱戰力，甚至形成分裂，我軍將可一舉平定之。

擬辦：一、擬特聘蕭雲森、張詠絮博士爲國家科學顧問，祕密製造 BM-19。

二、MB-19 完成後，擬請參謀本部及中央調查委員會派員滲入高卡族，廣爲宣傳，誘其採用。以上二項詳細辦法另定。

三、高卡族採用後，滲入人員應嚴密監視其效果，隨時報告。

四、俟高卡族社會問題爆發，時機成熟時，再行出兵。

參謀本部中校參謀　吳永浩　呈

老將軍看得微笑起來。三十年了，那時候，他還年輕，意氣風發，新升上中校後，真恨不得一口氣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他的視線又回到案卷上面，這計劃，簡直是十全十美。

第三部份　　（編號：四七一〇一九）

海馬計劃

時間：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等級：絕對機密。

附件：叁份。

說明：一、海馬計劃（以下簡稱本計劃）係利用MB-19藥劑，對高卡族之社會作戰計劃。

二、本計劃代號「海馬」，由參謀本部唐大禎上將爲主任，負全責下轄四組：

1.生產組：代號「紅海馬」，負責MB-19之生產及運送。特聘蕭雲森、張詠絮博士爲技術顧問，利用軍醫署第二製藥廠設備製造。（詳見附件一）

組長：軍醫署署長　周建英

組員：×××

　　×××

　　……

2.推廣組：代號「白海馬」，負責將MB-19推廣至高卡族並監視報告其效果。（詳見附件二）

組長：中央調查委員會國內組組長　蘇德潛。

組員：×××

　　×××

　　……

3.資料組：代號「黃海馬」，負責MB-19之儲存、分發、資料之整理、效果之研判。

組長：參謀本部中校參謀　吳永浩。

組員：×××

　　×××

　　……

4.風紀組：代號「黑海馬」，負責維持本計劃之風紀，並處理洩密事件。本組人員獨立作業，除組長外，不得與其他三組人員有任何來往。

組長：憲兵巡迴軍紀糾察總隊長　沈雨田。

組員：×××

×××

……

三、本計劃各組以紅、白、黃、黑爲簡稱，人員付予代號，一號爲組長，二號以下爲組員。

四、本計劃對外保密，不得已時，以國防部資料處國防資源研究小組名義爲掩護。

五、本計劃總部設於國防部資料處$B^{2}-15$室，黃組在此辦公。白組以$B^{2}-16$，紅組以$B^{2}-14$爲辦公室，黑組無特定辦公場所。

六、參與本計劃人員，皆須經嚴格審核。條件爲身心健康、思想純正、熱愛國家、保防考評A以上，堅決反對性別歧視，且本身專長工作特優。人員以不變更爲原則，但若發現任何成員不適擔任此工作，立即黜退，並在本計劃執行期間內，禁止與外人聯絡。替代之新人，亦須完全符合上列條件。

七、本計劃之經費，由國防研究發展項下優先撥發。執行期間應盡少與其他機構發生關係，但有必要時，全國各單位均應優先支援。

八、本計劃之全盤狀況，僅限主任及各組組長知曉，上列人員每月集會一次，並得視情況不定期召開，此會議命名「海馬會議」，主任爲主席，黃組派員任記錄，主席因故不克出席時，由黃、白、紅、黑組組長依序代理。「海馬會議」中各組須

提出工作報告計劃，並得請本計劃中之有關人員列席。其他人員，若確有列席必要，須經最高決策會議核准。

九、海馬會議每年須推派代表，向最高決策會議報告其工作情形及未來決策兩次。最高決策會議對海馬會議之決策有否決權。

十、爲免MB-19藥劑洩露，危害國家，本計劃執行期間，實施第一級保密作業。

十一、本計劃執行期間，視同作戰，適用軍刑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六條之戰場刑法，若有違反第二十五至三十六條之人員，主任得令黑組立即處決，事後補報。

十二、本計劃自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起實施，執行期間三十年，期滿後得視情況，經最高決策會議核准後繼續延長。

十三、本計劃執行中途若確有停止必要時，得由最高決策會議聽取海馬會議意見後，下令停止。

十四、本計劃之細部及未竟事宜，由海馬會議決定之。

附件一　MB-19生產計劃。

1. 一九四七年四月爲第一次採辦原料時間，原料儘量由軍醫署供應，其必須由國外購買者，以特案從速進口，但軍醫署應在最短時間內設法自行製造。

2. 購妥之原料，暫存紅組辦公室。

3.一九四七年五——六月爲第一次製造時間，利用軍醫署第二製藥廠設備製造。

4.第一次試造三百萬片，以普通消炎片之大桶盛放，運至黃組儲存，另視需要再加其他包裝。

5.若第一次試製品經推廣至高卡族，證明成功後，則以後視需要可每年再製造一次。

6.蕭雲森、張詠絮二博士在試製品成功後，由國家提供最佳研究設備及最高待遇，留其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繼續研究。凡本計劃工作人員，均應多與其交往，俾能確實掌握其生活。

附件二　MB-19推廣計劃

1.MB-19之推廣至高卡特區，應利用各種可行路線，而爲長期性之努力。必須使大多數高卡族生育年齡之婦女，養成每天吃藥的習慣，方算成功。其可用方法如下：

A、以高卡教寺廟爲中心，「神賜仙丹」爲口號，藉宗教力量散播。

B、在高卡族的市集中出售。

C、由我方人員化裝爲走私商人，以藥作爲布匹、成衣、肥皂、火柴、五金工具、烹飪器具、煙、酒等物之贈品傳播。

D、設法打入高卡家族，說服族長，整族採用。

E、對高卡教之巫師，應與其聯絡，使他們瞭解若某巫師能使信徒生男，必有助於其獲得名、利。要使彼等在高卡社會中本有地位之巫師，主動爲我宣傳。

總之，各工作人員可依實際情況，靈活運用各種方法。

2.MB-19之名稱，可用「乾道丸」、「調經丸」、「宜子丹」等，或乾脆用「祖傳生男秘方」。

3.在散播藥片初期，須盡力造成「藥片很寶貴，不易得到」的印象，要高卡族私下走告，自行爲我宣傳，不必見人即送，尤不可求人採用。

4.對少數曾受現代教育之高卡知識分子，初期應避免接觸，務必搶先造成社會大衆皆已非要MB-19不可之形勢。以後要利用這些知識分子內心中之傳統觀念，誘導其採用。萬一發現有堅決反對，並足以在高卡族或國際間產生影響力者，應斷然消滅之。

5.本計劃執行後，請三軍及情報單位加强巡邏，盡可能防止外人進入高卡特區，所有至高卡特區之通行證一概停發。現住高卡特區之極少數我國民及外國人，在本計劃執行後半年內，全部令其離境。

附件三是一大堆工作人員的表格，他們那時都非常年輕。發黃的紙張，模糊的相片，褪了色的墨水……，在在都顯出這個計劃歷時的長久。老將軍看到三十年前自己的照片，他感嘆地搖搖頭，再一翻，竟又翻到熟悉的那一張：羅瑩，女，二十四歲，石山市人，湯瑪斯學院統計系畢業，本名羅領弟，高中時自行改名，……右上角的相片裏出現一個短髮的女孩子，左頰上有一個酒窩。老將軍出神的看了一會兒，忽然迅速把這頁重重翻走。

再下去，就是三十年來自己寫的海馬計劃日誌了，老將軍決定只揀重要的看。

第四部份

海馬日誌及海馬會議記錄

一九四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　在美國採購之原料運到，即存入紅組。

五月二日　原料準備完畢，開始生產，正進行初步調劑工作，並繼續以白鼠、兎子、猴子作實驗。

五月十六日　機件故障，排除恐需兩、三天，加强保密措施。

五月十七日　機器修復，繼續生產。

六月十二日　成品開始交貨。

六月十九日　第一批三百萬片交貨完畢。

六月二十五日　動物實驗大部份完成，效果良好，成功率達九二%。工作順利，白組決定提前行動。以印有「祖傳秘方」紅紙包裝之五千顆，由白2、白3號攜走，預定七月一日在瑪魯拉市集出售。

六月二十九日　白8號攜走六千顆，將交予青峯山區高寺廟。

七月八日　白2號報告，出售順利，搶購一空，下次市集將至，請補充。即調海軍二七一號艦搭載直昇機，送去一萬顆。

七月二十七日　白11號報告：已說服高卡特區悠塔加地方「人丁不旺」的比牙家族，全族採用。

七月二十八日　白2、3號由四十六號潛艇接回，正整理資料中，將出席七月三十一日之第五次海馬會議。

七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海馬會議記錄

唐主任：各項工作已依計劃展開，至爲欣慰，唯須轉告各組人員瞭解，本計畫由許多環節組成，缺一不可，每人工作不同，皆有其辛苦之一面。爲求同仁之進一步溝通，除規定各人必須遷至宿舍區居住外，將舉辦各項進修及休閒活動，由吳組長負責。

黃組吳組長：進修方面，初步擬定每週抽一個晚上，三小時，由同仁輪流

主講自己所學之科目，要深入淺出，有趣味，參考資料及書目可先交我印出，並搭配放映新進口之各科彩色教育影片。休閒活動將經意見調查後，選人數最多之一項爲共同興趣，全體參加，其他的亦將分別舉辦，如棋藝、釣魚、登山、游泳、合唱、跳舞、電影欣賞、桌球、網球等。

白2號報告：我與3號在六月二十五日，攜帶各種藥品兩大箱，以賣藥郎中身分出發，乘拖網漁船換小艇，在高卡特區西岸，北緯十二度四十分處登陸，當晚露宿叢林中。經三天跋涉，於二十九日上午抵瑪魯拉市集，該地爲一山間小盆地，每十天趕集一次，我們以一天半認識環境。七月一日清晨市集開始，最初我們並未把MB-19公開陳列，只在有人來看別的藥時附帶推薦，但他們對這東西的興趣極大，中年以上的婦女更厲害，所以下午也就公開陳列。當天賣出五十顆一包的七十二包，我們告訴他們除月經外，每天吃一顆，以免他們弄不清受孕期。當天市集結束後，我們繼續在瑪魯拉附近旅行，又將剩餘的一千多顆賣完，換來的東西千奇百怪，像母雞、蛇乾、手織布、水晶礦石，巫師的平安符等都有，我們都接受了。

七月八日致電總部請補充，接到貨後，即在十一、二十一日的市集中出售，發現情況良好，五十顆一包的包裝法亦很適當。最後剩八包未賣出。

二十四日開始回程，二十七日在原登陸地附近登上潛艇。

……

十一月十八日

第九次海馬會議記錄（臨時召開）

白組蘇組長：藥片銷售迅速，致發現有其他走私商人亦仿造出售，唯迄今僅有一起，售出之藥片亦不多。經採得樣品送紅組化驗後，證實係僞造，全無效力。此事關係本計劃甚大，須早定對策。

紅組周組長：MB-19爲世界上唯一之物，發現的無效僞藥，恐怕是外國走私商人以爲我們的「走私商人」在玩新花樣，騙高卡人錢，所以也跟進，並不知道真有效。

黃組吳組長：本藥已在高卡族掀起風潮，爲避免過分招搖，引起國際注意，建議目前應以確定現有市場爲主。不必與僞藥强行競爭。我們要使高卡族瞭解，向某人買才有真藥，要做到買過藥的人一直只向我們買，人數少些沒關係。預計明年嬰兒生下後，真僞將立判。

唐主任：同意吳組長意見。此外，紅組應注意包裝，使真、僞藥有區別，白組要暗中追查此事，設法找出僞藥來源，交由海軍及緝私單位當作一般案件處理，並請他們加强緝私，最後，透過外交部，注意加西亞的情形。

……

一九四八年

一月二十日　偽造MB-19的人已捕獲，是我國莠民陳遠輝。不是外國人，實爲大幸。陳遠輝判刑三十年，即將執行。

……

三月三十一日　第十四次海馬會議記錄

從四月起，恢復生產MB-19。數量：一千五百萬顆。

……

六月十日　白8號報告，近來青峯山區各寺廟中，前來還願的高卡婦女極多，有些還抱著新生的嬰孩，都是男的，情況熱烈。

八月三日　白11號報告：比牙家族近有五名婦女生產，除最早生產的一名生女外，餘均生男，MB-19應已奏效。生女的那名推斷可能尚未服藥即已懷孕。

……

一九四九年

五月十二日　第三次生產之一千二百萬顆交貨。

……

九月十四日　第三十七次海馬會議記錄（臨時召開）

唐主任：白7號以少報多，企圖將剩餘藥品偷運回國內出售的案子已經解決，請沈組長報告。

黑組沈組長：接獲情報後，即派3號、4號處理，在白7號與西藥商王某接頭之旅館中當場破獲，白7號拒捕，由4號開槍射殺，王某帶回，建議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MB-19追回九百七十七顆，應無流入市面者。

唐主任：由這個案例可以看出人員的挑選仍有問題，但現狀也不易改變，故各組長要對本組部屬再清查一次。凡有疑問的都要特別注意。

……

十月二十七日　白12號以外國醫生從事慈善義診的身分，深入高卡特區東部山區中活動，績效優異，因染患惡性瘧疾，決定將其調回休養一段時期。

……

十二月二十七日　唐主任腦溢血昏迷。

第四十一次海馬會議記錄（臨時召開）

唐主任住院療養，無法視事，依本計劃法規，此期間主任職務由黃組吳組長代理。

吳組長領導與會人員祈禱，祝唐主任早日恢復健康。

……（黃5號記錄）

一九五〇年

一月四日

唐主任逝世。

第四十三次海馬會議記錄（臨時召開）

上級指導員：唐主任不幸去世，實爲本計劃之一大損失，現依法宣布黃組長昇任主任，仍兼本職，以後全體人員要接受他的指導，服從他的命令。

吳主任：接下這個位子，深感責任重大，唐主任已經給海馬計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半；但這是一個長時間的工作，現在不過剛剛開始，我們在以後的道路上，必然孤獨、辛苦，也極容易被人誤解，因此唯有全體同仁團結一致，忍辱負重，堅定有恆，才有達成任務的可能。讓我們在工作的時候，時常想到我們的國家。

全體工作人員熱烈鼓掌，歡迎吳主任。（黃5號記錄）

一月七日

幾天來白組派至高卡特區之工作人員紛紛來電，除報告工作情況外，並祝賀永浩繼任。注意，切不可自滿。

白組之各報告情況樂觀，如：

1.超過半數人員已可藉出售藥片在高卡特區自給自足，有些甚至賺了錢。

2.各高卡寺廟中香火鼎盛，信仰之熱烈爲前所未有。他們將MB-19的效果歸於神意，是我們最樂於見到的事。

3.雖有少數高卡人曾爲「將來兒子可能娶不到老婆」發愁，但「爲什麼他們都吃藥，却要我生女孩？」的心理更重，對這點要加以宣傳利用，而且要向他們灌輸「一家男人愈多，力量愈大，没有老婆去搶一個來不就行了。」的觀念，以製造其內部之分裂與動亂。

一月十日

任命黃5號爲主任秘書，兼海馬會議記錄

……

老將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黃5號，羅瑩，黃5號……不要管什麼黃5號，小瑩就是我的小瑩。還是這句話，這句二十幾年前那個黃昏，在碧樹花園迎著血紅的落日說的話。其實從很早起，他就看出羅瑩是個觀察力極强，而有條不紊的女孩子，所以才會找她作秘書。果然，她把他枯燥而繁雜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而且很快地瞭解了他的習慣和嗜好，好像他用黑色的筆寫字，不喝茶的時候，喜歡鮮榨的檸檬汁摻一種最淡的汽水，再加一點琴酒等等。以後，他終於也知道了她一些小小的性格，例如她是白色綿羊牌香皂忠實的愛用者，只用這一種。這是有一次他太太買來一包紅、綠、白三色的綿羊香皂，用到白的那塊時，他才

恍然大悟的：原來聞慣了的那股淡淡的香味，竟是從這小小的白色東西而來。

——一個如此善良的女孩子，爲什麼海馬計劃這樣的工作會找到她？就是因爲她不喜歡「羅領弟」的名字？然而海馬計劃不找她這樣聰明細膩，又勇敢而公開地反對性別歧視的人又找誰呢？既然進了海馬計劃，在這個孤寂的小圈子裏，自己和她的接近與愛戀已是一項不可避免的命運。——

那時老將軍還是四十幾歲的年輕少將，人剛一得志，什麼看起來都順眼，他制服筆挺，鬍鬚刮得乾淨，對待屬下恩中有威，事事以身作則。有空的時候喜歡打打網球和橋牌，偏巧這兩樣東西羅瑩不但會，而且都玩得不錯，於是碧樹花園的網球場就成了他們常去的地方。打完球休息的時候，他們並肩坐在長櫈上看落日，往往兩個人都不願馬上去淋浴。他不能說他的太太不好，但是羅瑩却太好了，他相信她作了家庭主婦，也是一流的；這是有一次她把他帶到她的一個同學家，繫起小圍裙，很快地做出一桌菜後他所得到的結論。

老將軍像是受到什麼吸引，手指飛快地翻下去，二月十八日，白6號賣出……顆，四月二日，恢復生產，五月、六月……最後，不可避免的那一天到了。

七月二十九日　黃5號羅瑩煤氣中毒死亡，究竟係自殺或意外，仍在調查中。

唉，最後那一個多月，事情變化得太快，簡直是急轉直下——六月裏有一天，下班後羅瑩拿著一張報紙，喜孜孜地向他指著一條消息，告訴他白龍山溫泉新建了符合國際標準的網

球場。

「我們什麼時候到那裏打球？」

他仔細看了看，對她露齒一笑，說：

「傻丫頭，妳網球打得好，地理就不行了。妳想，白龍山這麼遠，以我們的上班時間，能當天來回麼？」

羅瑩臉一紅，伸手要搶報紙，却被他一把摟住，雖然主任辦公室裏別無他人，他還是湊近她耳邊小聲說：

「白龍山，我正式邀請妳了。」

羅瑩真的跟他去了，他們在「國際標準」的場地打球，溫泉游泳池游泳，然後，兩人都受了蠱惑似的，鑽進溫泉旅館五樓的一個房間。

午夜夢迴，他發覺羅瑩還醒著，於是抓起她的一隻手，放在嘴唇上輕吻著，悄悄問她：

「怎麼還不睡？」

誰知羅瑩翻過身來，緊緊抱住他，急促而激動地問：

「永浩，海馬計劃究竟是怎樣一個計劃？」

他一下睡意全消，紛亂的思緒驀地湧進腦際。這怎麼回事？難道她是加西亞的間諜？但那些保防工作是白做的？他撐起上身，俯視著她黑白分明的眼睛，慢慢說：

「妳應該已經知道了。」

「我要你親口的證明。」

他猶豫了一會，終於默默地點點頭，又一會，才輕輕地說：

「妳知道，高卡族不容易應付，所以才設計出……。」

她長長嘆了一口氣，縮進他懷裏，小聲說：

「我總算知道了。這些事如果不把它弄清楚，會把人悶死。」

說完了，不等他回答，她膩在他身上瘋狂的吻起來。

那以後，他們又幽會過幾次，雖然還沒有被人發現，但他瞭解這種事遲早會被人知道，正考慮怎樣解決這問題，她却先開口了。七月底的一天她偎在他懷裏，幽幽的說：

「浩，我們走好不好？到鄉下教書去，離開這一切。」

「小瑩，別傻，在海馬計劃工作，怎能走得掉？或者，我可以和我太太離婚。」

她聽了竟大哭起來，一邊模糊不清的說：

「不是你太太……我願意，願意作你的情……婦。只是這計劃……你爲什麼要做下去？」

他終於澄清了心裏的一些謎團，領悟到她的意思。他盡量平靜的對她說：

「小瑩，我欣賞妳的才幹，我已經愛上了妳；但是海馬計劃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設計出

來的，它要求的就是效率和忍耐……。」

「你這樣大量殺人，你是劊子手！哦，我們都是劊子手！」

「妳要想到，有戰爭就免不了死人，我們這是打仗哪！難道開著飛機，提了機關槍去殺人妳就心安了？或者妳願意看見高卡成了加西亞的附庸國，我們以後都不得安寧？」

「你知道我爲什麼約你去白龍山？因爲……因爲我要在聽你親口證明我在海馬會議裏聽到的都是真的之前……愛你，否則就永遠沒機會了。」

他愣了一下，然後才說：

「小瑩，妳是我的愛情，但海馬計劃是我的事業，我的一切，它像我的孩子，我要把它帶大。如果妳不想做了，我會盡量安排……」

「不談了，送我回去吧。」

第二天她還照常上班，到第三天清晨就傳來她的死訊。調查人員一直查不出她是自殺或意外，只能證實沒有他殺嫌疑就是了。她沒有留下任何遺書，後事很快辦完，他自請處分，却被上級慰留，只要他慎選人員：於是他把紅組的鄭麗敏調過來繼任秘書。

這個矮矮胖胖的女孩子既不麗又不敏，他對她也很嚴，也不讓她寫海馬日誌。後來他把自己的辦公室由淺綠色漆成灰色，造成一種冷冰冰的印象，平日上班不苟言笑，有什麼活動一定帶太太和小孩參加，他努力把公私分清，結果居然成功了。海馬計劃淘汰掉少數人員之

後，剩下的人真正結成一個强固的小團體，默默做著他們枯寂的工作，他們的成果漸漸露出來。

老將軍看了看錶，時間已經不早了，檔案還剩下厚厚的一疊，他搖搖頭，把羅瑩的部份翻過去。以下的部份隨著時間的前進，愈來愈符合他的預測。

一九六〇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百八十三次海馬會議記錄

吳主任：海馬計劃的第十四年馬上就要過去了，依往例，請各組長提出工作報告及檢討。

紅組周組長：MB-19的製造技術在今年有重大進展，現在已不必特別製成藥品，而能混入食品中，只要加入一種安定劑即可。鑒於高卡族主要飲用井水或泉水，所以特請白組派員將藥品放入水源，以後可收一網打盡之效。此外，蕭、張兩位顧問結婚後，今年添了第二個孩子，他們生活安定，目前正著手進行另一項研究。

白組蘇組長：在水源中放置MB-19的任務已順利完成，希望紅組能發明一種慢速滲透器，則只要將大量濃縮藥品安放在水源下面即可。

本組工作人員今年發出近三百萬顆，各人工作順利，只有白21號在六月二

十八日不幸因誤踏高卡神像，被高卡人刺死。

黑組沈組長：在黑組來講，這是難得安靜的一年，但願這種安靜一直保持下去。

（一陣哄笑）

吳主任：我現在以黃組組長的身分發言。黃組在這一年中主要工作有兩項，第一是調查國內出生人口的性別，結果發現不論就户籍資料、醫院資料中的嬰兒性別看，都没有異常現象；當然各位海馬先生、女士也很正常，像上個月白10號就生了一個女兒。

第二則是研判高卡特區的消息，先要多謝白組同志帶回來的資料。這些包括敍述、日記、訪問記錄、錄音帶、照片、影片等的資料，顯示高卡族十五歲以下的人口，男女比例約爲八．五比一，這已經很接近我們希望的數字——九比一。前些時候有同仁問我爲什麼不做到百分之百，我可以這樣回答：一是MB-19的效力本來就不是百分之百，二是如果高卡族全部成了男人，他們可能拋棄一切，向外蠢動；我們留下十分之一的女性，正好使他們你搶我奪，自相殘殺。最後我要宣佈，令人興奮的消息開始來了（全體熱烈鼓掌）：大家知道，住在熱帶的高卡族成熟得早，這批小男孩

已經給高卡人帶來麻煩。比如他們的戀母情結比較厲害，有的到了十二、三歲還不改。以下是一個極端的案例：青峯山區有一個生於一九四八年冬的男孩，一直無法離開母親，今年春天有一天想解開母親衣服，作出猥褻動作，結果被叔父發覺，將其打倒，他的頭碰到一塊石頭，此後一直昏迷不醒。另外，他們同性戀的傾向也很深，如果你聽見一個高卡男孩向你提起某個「女生」，他大部份指的是女性化的男生。還有，一些男性占多數的遺傳疾病如血友病、色盲等，在高卡族中多起來，有一個高卡老人曾抱怨：現在小孩子紅、綠分不清的怎麼這樣多！

……

當然，六十二年五月那件事是不能忘的。

一九六二年
五月二十三日

白22號爲兄復仇，殺死高卡酋長之子里阿方。里阿方甫自加西亞「朝拜」而回，爲我偵知，因吉酋阿里已老病，爲免其繼位後破壞海馬計劃，即派白22號（白21號之弟）率快艇三艘攔截。由於情報正確，果然將其所乘小艇擊沉，里阿方被白22號親手殺死。現吉阿里若一旦斃命，只有由次子里阿士繼位，他一直留在高卡特區中，有一切高卡人的頑固與愚昧，就不足

爲患了。

……

一九六七年
四月一日

本計劃到今天滿二十週年，全體工作人員照常上班，只是晚上的討論會改成酒會。其實真應該慶祝，因爲現在高卡族正內鬨得熱鬧，一片混亂。高卡家長們拚命爲兒子找媳婦，常有兩姓械鬥的事。他們是真的搶親。真刀真槍的蠻幹，像去年年底高卡西南部薩發薩家族去搶譚因家族的女兒，譚因家族爲了抵抗，連唯一的一挺手提機槍和四個彈匣都用上了，結果薩發薩死了十三個，譚因死了十一個，女孩没搶到，薩發薩說要捲土重來。這是剛證實的消息。

……

九月十四日

白16號報告，他以醫生兼走私商人的身分在高卡中部活動，發現高卡族的少年男性心理皆不正常，其常見情況有下列三種：

一、侵犯性的：好勇鬥狠，一言不合就會動武，不事生產，性慾很强，找一個女人發洩是他們唯一的目的。常有强姦、情殺、爭風吃醋而決鬥殺人的情形。如高卡中部塔利地方有個青年叫布阿良，現年十九歲，

看上一個叫渥亞萊的十六歲女孩，爲了得到她，一連殺了她哥哥、兩個情敵，和一個勸他的老頭子四個人，最後他和渥亞萊性交完畢，問她還要不要其他的男人，她說當然要（注意，此處應深入研究，因此舉完全違反高卡婦女的傳統），他就手起一刀，把她也一併刺死。

二、退縮性的：膽小怯懦，耽於幻想，整日無所事事，性情孤僻，沉迷於手淫，形同廢人。這種人很多，不必舉特例。

三、同性戀：已達公然地步。其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因喜歡做女人的事，常被長一輩責罰，兩代關係緊張，有時「她們」會鼓勵其「男伴」，反抗長輩的干涉。如悠塔加地方比牙家族有一個十五歲的男孩，是同性戀中的「女性」，竟嗾使他的男伴將干涉他們的七十歲族長用毒箭射死，他的一個親戚趕來也被殺傷。

……

一九六八年
一月八日

白10號利用其女性身分，出生入死，調查到一項重要情報：高卡現存女性分析。她表示，高卡族老一輩的女人現在對這批犯上作亂的年輕男人，又恐懼又痛恨，因爲連五六十歲的老太太都有被强姦的；她們之中有些已經

後悔，但無能爲力，因她們受的教育使她們從未想到可以表示意見。年輕的女人則不然，她們可分成兩種，一種已被窮兇極惡的大批男人嚇呆了，她們躲起來，不信任任何男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她們的下衣都密密縫住，有些還準備了武器，也有男人死在她們手裏。另外一種則發現她們夾在男人羣中，物以稀爲貴，地位忽然提高，因而格外的撒嬌獻媚，打扮得妖艷無比，什麼事都不做，玩弄男人於股掌之上。老一輩的看不慣她們，她們却日見變本加厲，白16號所述之渥亞萊即屬此類。總之，高卡族不但男性大亂，雜在男性中的少數女性亂得更兇；可因勢利導，鼓動這些人盡可夫的女人反抗原來的高卡家族、社會及政治組織，將可帶動男性，力量極大。

……

一九七一年
六月十七日

高卡族人口確已減少。自從新生女性減爲從前的五分之一後，這一代的生育率自然劇減五分之四；加上內部動亂、農業因缺人力而衰退，打鬥死亡和病餓而死的數字大增。現在高卡的人口結構中十五至二十五歲的男性極多，兵源尚足，但將隨著時間而迅速減少。若新生嬰兒的性別比例不變，

則數十年後，高卡族將瀕於自然消滅。

……

檔案的紙張漸漸高起來，各種公文，報告也愈來愈多。老將軍記起一九七一下半年到一九七三上半年那一段最忙的日子，那時他已經六十幾歲，精力漸不如往日，而孤立高卡特區，全力推行海馬計劃的政策也漸漸不易維持，唯一可安慰的，是海馬計劃的成效一直跟著歲月的消逝而增加。他找出那兩張在七二年向最高決策會議報告時，令自己大爲頭痛的公文。

那次會議裏，他向最高決策當局報告高卡族人口減少，社會動亂的情形，並且建議把海馬計劃在期滿後再延長一段時間；但他們遞給他兩張公文，一張來自外交部，一張來自海軍總司令部。這兩個東西的複印本，他在得到許可後，也保存在高卡檔案中。

外交部情報處報告　（編號：七二一二四五）

時間：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等級：極機密。

受文者：最高決策會議。

附件：加西亞對高卡族游擊計劃之推測一份。

說明：一、據我佈建在加西亞境內之情報系統，及盟邦駐加西亞人員轉來之交換消息，顯示加西亞對高卡問題已大加重視。加西亞前曾與其西境鄰國克奇茲發生戰爭，以致十餘年中無力他顧，現其與克奇茲之衝突已解決，故對其一貫扶植之高卡叛軍又顯示濃厚興趣。

二、加西亞之支援高卡族，可以想見必有武器、醫藥等，而其傳教士、經濟及社會工作人員，與特工等，亦必以高卡爲活動目標，近聞加西亞有意開辦一游擊訓練基地，偷運高卡人前往受訓，形勢已甚緊急，須早定對策。（詳見附件）

海軍總司令部報告　（編號：七二一六二九）

時間：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等級：絕對機密。

受文者：最高決策會議。

附件：一、海軍現有兵力配置表一份。

二、侵入高卡海域之不明船艦統計一份。

說明：一、海軍前奉命封鎖高卡沿海，此長達近一千公里之海岸線，雖頗爲平直，且高卡族亦不擅於航海，然以四分之三的兵力配置於此，仍略嫌單薄。（詳見附件一）

二、近半年來，侵入高卡海域之船隻突然增加，除各國競相發展遠洋鮪釣漁業，因之漁船大增外，其他不明船隻亦漸有發現，可見加西亞已對高卡特區蠢蠢欲動。

（詳見附件二）

三、對高卡之封鎖與分化政策行之多年，若已具成效，似可乘加西亞尚未全力南顧之時，迅速出兵高卡特區，海軍必全力以赴。

最高決策會議的意思是事情不能再拖了，他們終於決定一九七二年六月底到七月初出兵。這是一件全國性的大事，但却在極機密的狀況下進行，他所奉到的命令，就在下面這張他珍若拱璧的公文中。

最高決策會議令　　（編號：七二〇一一八）

時間：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

等級：絕對機密。

受文者：國防部國防資料研究小組海馬計劃

說明：一、海馬計劃自執行以來，成效甚宏，現因局勢需要，已決定對高卡特區用兵。D日爲六月三十日，H時爲〇四四五。

二、海馬計劃之白組人員，全部隨軍出發，充任嚮導及翻譯，如何分配，應與國防部洽商；又已派往高卡特區之人員，即令其就地製造分裂、發展組織，準備在內接應，並將未發出之MB-19銷毀。

三、海馬計劃之紅組、黃組，自六月二十九日〇八〇〇起，集中待命，準備從事該計劃之善後工作，及有關該計劃之資料研判及心戰作業。

四、海馬計劃之黑組人員移至通往高卡特區之各道路、港口，任檢查工作，務使MB-19不致流入本國。

此令。

也就是幾年前的事，但好像已很遙遠了，老將軍憶起接到命令後的忙碌情形。他很想隨軍前往，親眼看看二十多年來天天夢魂牽掛，却只在地圖、照片，和飛機上見過的高卡特區；可是海馬計劃的最後階段工作，使他根本不能提出申請。他跟國防部洽商後，確定了白組人員的分配，然後把他們分幾批送走；又把黑組人員派至各檢查站，最後，那年六月二十九日下班時他把紅、黃組集合起來，向他們宣佈梗在胸中好久的消息。當天的海馬日誌破例由黃6號鄭麗敏記錄，他記得已經結婚作了媽媽的她，聽到開戰消息時激動得筆尖顫抖起來。

一九七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下午五時正，吳主任集合全計劃現有人員訓話：

各位同仁，我們辛苦這麼多年，終於到了決定性的日子，在很短的未來，我們國家馬上要出兵清勦高卡叛徒了！（全體歡呼鼓掌，歷久不停）從現在起，大家在辦公室集中待命，餐點、點心、睡具等都會送到。我們白組

和黑組的同仁，已經分別出發，擔任國家的先鋒和警衛；大家要堅守自己的崗位，等待命令，等待消息。海馬計劃的成敗，立刻要揭曉了。（全體歡呼鼓掌）（黃6號記錄）

……

那天晚上大家都沒有睡，沒有工作的時候，有人喋喋不休的談話，有人則一語不發的坐著，浸沉在回想中。老將軍穿梭在他們之間，和他們聊天，給他們鼓勵。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時候，消息如雪片般飛來，黃組的電務人員忙得滿頭大汗，那天的日誌潦草而凌亂。

六月三十日　白13號隨傘兵第二旅空降高卡中部塔利附近，來電：「敵火力稀，部份投降，餘逃竄，不見女性，將與16號聯絡。」

白6號隨裝甲第一師翻越南底山脈前進，來電：「戰死之高卡人多中年以上，僅見老婦。」

白22號隨陸戰隊登高卡西南部，來電：「發現20號訊號，將速赴。」

……

前幾天都是這種東一條，西一條的報導，後來就漸漸有系統性的資料傳來。

七月九日　白8號自青峯山區托空軍傳信報告：

一月前接到命令後，即加緊工作，散布有我國與外國大批觀光客要來之流言，七月二日，集合好準備搶女人之一百餘名高卡青年，被我埋伏之裝甲部隊掃射擊斃。我軍抵青峯山大廟村時，高卡青年全無戰志，抵抗者極少，大部份皆投降，有些同性戀者還對我軍士兵發生興趣，現皆集中看管。除少數老人逃入叢林中外，我軍已有效控制該地。

……

七月二十六日　白15、16號隨步兵第24師進抵瑪魯拉，轉來報告：

我們隨心戰單位活動，發現高卡社會實際上已瓦解，老年人認爲這是天譴，年輕人則毫無其原有民族觀念，女人、食物即可使他們忘記一切。高卡的貴族階層仍擁有女性，其平民階層的不滿情緒經煽動後，到達高潮，他們都樂於和我們合作，去搶上層高卡人的一切。現在我們已使他們大亂，漸漸唯我們之命是聽，我們把高卡女人集中起來，再按時配給，就足以使他們就範。

……

老將軍當時也沒想到，戰爭在短短的兩個多月裏就結束了，加西亞想援助都來不及。高卡特區比較安靜後，他去觀察了一次，這時他已升任中央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加入最高決策會議，但海馬計劃還沒完全停止。他在殉職的白9、18、21號墳墓上獻花，督促紅組銷毀

那些放在水源中的MB-19擴散器，回程時又巡視了黑組人員，他們只查獲少數陳舊的MB-19藥片，應該不會發生問題了。

高卡族的俘虜都被派去做苦工，幾年之內就死了一大半，這個桀傲不馴的民族，就這樣灰飛煙滅了。海馬計劃却還延續了三年，他們在國內展開廣泛的調查，包括高卡特區戰後嬰兒性比例，國內本部戰後嬰兒性比例，結果高卡地區的男嬰仍比較多，國內則無異狀。於是他們指揮工兵部隊在高卡填塞舊井，挖掘新水源，使那些被戰火炸壞的擴散器的污染減至最低限度。前年，所有海馬計劃的人員全體退休了，海馬計劃停止。絕大多數的工作人員，都仍願住在他們的社區裏。老將軍知道，他們年紀都大了，已沒有別的朋友，老將軍常去看他們。其實，他自己又何嘗有什麼朋友呢？

高卡檔案的最後幾張終於到了。有一張是一家日報已安排好字的新聞版版樣，上面的頭條標題是：

高卡之戰迅速告捷
背後或有無名英雄

老將軍非常喜歡看這條消息；雖然當時他知道了這事，曾經連夜下令把它取消，並把已

排好的版拆掉。他自己保留這張唯一的版樣上的新聞是：

「本報記者雷勝達高卡特區專稿：高卡之戰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就輕鬆獲勝，除我國近年來發憤圖強，整軍經武，戰力大增外，可能另有隱伏的原因……記者隨步兵某師沿高卡特區東海岸南下，發現高卡族中女性非常少……據記者救活的這個高卡老人說，神在處罰他們，從二十多年前起，生下的都是男孩，本來大家都很高興的，誰知……將這些話和近年生物化學的發展連起來推想……。」

這個雷勝達！老將軍始終認爲那時把雷勝達硬從××日報請來中央調查委員會工作是對的，他將可繼承自己的位子。

老將軍忽然面現痛苦之色，他的風濕又犯了。這兩年來，他老是夢見羅瑩。努力了近三十年的事業完成了。但究竟得到了什麼呢？也許大家都在一股無法抗拒的洪流裏，向前盲目的奔竄罷了。所以，他決定退休了。他的申請已經核准，明天即將生效，這是最後一次，他細翻這些高卡檔案，他的孩子。

檔案的最後一張很簡單，是最高決策會議命令。

最高決策會議令

（編號：七五〇一四六）

時間：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
等級：極機密
受文者：國防部國防資料研究小組海馬計劃。
說明：自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起，海馬計劃終止，原單位撤銷。
此令。

老將軍合上卷宗，伸伸痠痛的四肢，按鈴叫秘書進來。時間的確不早了，他今晚必須趕回家去，那批老海馬們已在他家裏聚齊，要預祝他的退休，當然還有他太太、女婿、外孫、外孫女，和他那僅有的兩個女兒。

迢迢歸鄉路

• 鄭寶娟

鄭寶娟，一九五七年生於台灣雲林，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廣告公司文案、美商公司秘書。《中國時報》藝文記者，現在法國進修。著有短篇小說集《短命桃花》（1986年希代版）；散文集《本城的女人》（1988年希代版）；中長篇小說《望鄉》（1984年聯經版）、《青春作伴》（1986年聯經版）、《他們・她們》（1988年時報版）、《從前從前有一條蛇》（1988年希代版）等十餘書。

本文收入鄭寶娟短篇小說集《邊緣心情》（1986年時報版）。

1沒有歷史的「黎明之島」

「黎明之島」這座白色的城市名稱來自當初參與構築這座城邦的詩人科學家亞辛，他認爲在這座城市的生活，是人類歷史的另一次黎明，它不是人類歷史的一次嬗變，也非延續，而是連根拔除後的移植。在這座城市，事實上人已非人，因爲新的「人不人」已徹底切斷汲飲地球命脈的臍帶，完全是個新生的個體，除開保存在那棟名爲「灰色紀元」超電腦資料處理圖書館的斷章殘簡外，「黎明之島」甚至徹底切斷了對地球生活那灰色紀元的回憶。

在「黎明之島」，人不人（human unkind，也稱做人不仁）過着一種他們人類遠祖幾十個世紀以來便憧憬着的星球烏托邦生活。疾病、道德的敗壞，伴隨營生而來的殺戮、死亡失去被催生的理由，歡樂無須償付任何代價，不同碼數的營養錠意味着不同等級的歡樂。新的人不人奏着科技的凱歌重返伊甸園，這兒沒有蘋果樹，罪惡再也無由降生。

亞辛這位爲黎明之島催生的詩人科學家，是人類在地球最後一個世代最傑出的人物，他

出生在大洋洲，有關他的一切背景資料及種種稗官野史，悉數存留在「灰色紀元」地球圖書館一部超電腦的高密度記憶體之中。史籍記載，亞辛擁有二分之一黃種人血統，各四分之一的黑、白種人血統，人類科學家以優生學的立論基礎斷定亞辛這種高度混血的人爲最優秀的品種，亞辛的出生即是一部優勝劣敗、自然取捨的優生學論據，他汲飲智慧一如採食甜美的果實。在他四十歲那年，已成爲同儕科學家中才能最爲著彰的新銳份子。

亞辛四十三歲那年，負起了在另一個銀河系的棲雲星上建造一座星球城市的殖民地工程。在亞辛閱完全部有關棲雲星的報告資料後發現，人類若要移殖於棲雲星，必須先能發展完全不同的生理結構，才能適應另一個生物環境。該項工程進展到後半段，亞辛接到一個秘密的指令，那個來自洲際聯盟的最高指示，指出工程必須加速進行，並且以密電對當代各行各業的傑出領袖提出通知，邀請他們參加一次秘密高層會議。

在那個關鍵性的日子，來自全球各地共五千名的精英份子，蝟集在設立於太平洋一處小島上的星球通航研究中心的大會議廳內，在兩百名武裝警衛的護衛下，進行密商。

會議由洲際聯盟的主席康樂山主持，負責講解此一會議目的人，正是亞辛，他簡短地報告了整個秘密計劃之後，說：「諸位，你們都是以既有的成就而被遴選爲參與此一星球移民計劃的選民。過去我們曾陸續對其他適存星球做過移民試驗，也有過幾個成功的案例，此次對棲雲星的移民計劃因爲有了變數，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提前進行。」他站在弧形的高

架講臺上發言，半身影像透過傳真機出現在他背後的巨幅液晶顯像畫面上，聽衆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說話的神態，五千名選民面對着他發言的方向靜坐，一如面對一盆篝火、一位肉身神祇。亞辛繼續發言：「這個殖民計劃是人類以現有的科技成就對自身存亡的命運下的賭注——根據最新的研究報告，地球的大氣層即將發生嚴重的變化，沼氣正以極快的速度在增加之中，在這近兩年可能整個包住地球。」

臺下五千選民同時陷入一陣凝重的沉思之中。亞辛再度發言：「諸位一定已由科學通訊公報上獲悉我們送往棲雲星的十個凡爾三號的活動狀況，他們證明了在新的生理組織下，人可以在棲雲星上重新開始一個歷史，也就是說——保存了人的意志及思考能力，但是要捨棄目前人類的肉軀。」

隨之而來的談話由另外兩名科學家繼續，液晶顯像畫面出現圖文並列的說明，五千選民看到了五千具由尖端生化遺傳工程學製造出來的合成人體在輸入人類的智能後，以無性生殖的型態在另一個空間衍生。沒有疾病、沒有眼淚、沒有痛苦的衰老過程，也感知不到死亡。棲雲星是提供人類文明再生處所的樂園。

2 成功隱退的城邦構築者

亞辛在整個事件中有兩個令人匪夷所思的決定，他退出殖民行列，在最後一刻宣佈他不願捨棄自身的肉軀及地球家鄉，重新降生於棲雲星上那座白色的城邦。這個決定曾在五千選民中引起一陣騷動，亞辛這位新世界的構築者拒絕加入移民計劃一事，對五千選民對新生活的信仰是一個無以復加的打擊，但是亞辛並未提出解釋，五千選民尊重他的沉默，這個問題遂成了千古懸案。

亞辛的另一個決定，化除了人類所有的疑竇，他在意志力及思考力的移植過程中，把五千選民對地球生活的記憶全部洗去。由於切斷對地球的回憶，他們在棲雲星上的新生活，絲毫沒有因適應困難而產生的心理陣痛期，也因此，新的棲雲星居民對自身的過去毫無質疑、探詢的能力。

在令五千選民投生於合成肉身之前，參與遺傳工程的科學家之間曾爲新人種性別上的問題產生了激烈的爭議，兩名來自蘇俄的女科學家堅持「性別是造成人際紛擾的終極原因」的說法，主張在合成肉軀裏維持「兩種性別和衷共存的狀態」，但是擔任決策性角色的亞辛以另一種角度駁斥了該項提議，他指出兩性差異是塑造精緻文化的最大動力，兩性在艱辛的平衡過程中造就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文學、藝術上的成就，由於人類對自身只有「一半性別」的不完滿的感覺，迫使人類焦切地追求去與另一種性別結合，這種結合的過程使人類體驗到由不完滿而到完滿之間靈肉的流動變異，有助於刺激思考及意志的成長。他並以雌雄同體、自

體受精的族類永遠沒有進化、升格爲高等動物的事實，爲他個人意見的有力佐證，贏得那場爭議。

亞辛雖然堅持新人種維持兩種性別的原意，却採納一名中國籍科學家的建議，「以靈肉徹底的均質來消滅人與人之間任何可能的『階級』意識。」，因此棲雲星上的居民，兩千五百名男性共同擁有深棕色的毛髮，灰黑色的眼睛，肌紋畢現的身軀，高一百七十八公分，重七十四公斤，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史傑」，那是亞辛中國裔父系方面一位傑出的父執的名字，也是亞辛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一位啓蒙師，亞辛自然以他的名來命他一手創造的理想新男性。

在爲棲雲星的女性居民選樣時，亞辛顯露出他詩人的感傷傾向。棲雲星的女人擁有地球大洋洲土著美女剛健勻稱的體態，古銅色平滑柔細的肌膚，和濃密平順的黑髮，她們的眼睛迎着不同光源，就會產生神秘、細微的色彩變化，高一百六十八公分，重六十公斤。亞辛給她們全體一個名字，叫「愛歌」。據了解，在亞辛年輕的時代，爲了研究大洋洲的土著文化，他曾長期滯留在那些大小不一的綠色海島上，並有過一次黑髮棕膚的初戀，當時的人們知道他給那個清新得像朝露的秘密戀人「愛歌」的小名。愛歌也自然成了亞辛安排下的「永恒女性」。

在人種選樣完成之後，一組編制龐大的工作人員以複雜的碳水化合物中含有的純脂酸、

乙醛及與糖有姻緣的酮酸，抽製出生命原質，製造兩具男女的肉軀母樣，再各自拷貝二千五百具合成人體，成爲五千選民的靈魂寄居所。

亞辛接受了「生殖是人類精源無謂的浪費」的建議，在棲雲星上的居民不再背負生殖的痛苦，性是裝飾與尋歡作樂的工具，棲雲星的居民保有完整的生殖器官，却無生殖的能力。在棲雲星上「知識之宮」圖書館，藏有一份建造「史傑」及「愛歌」的遺傳工程複製方程式，亞辛預測在幾千年後，當黎明之島的居民有能力擴建他們的城邦時，他們自然需要再複製另一批新興人口。

黎明之島對着一顆與之距離很遠的恒星，公轉一週的時間太長了，以致於這座白色城邦的居民在官能的感知範圍內，很難察覺晨昏更替、季節遞移的時間流逝。在沒有時間的驅迫下，棲雲星上的五千移民似乎也失去了强烈的生命意欲，在毫無情緒波折的情況下，一任自朝生命之流潛泳。

(A)拒絕被同化的靈魂

在「灰色紀元」翻閱一册「人類生物學」，液晶顯像畫面譯出存在地球上的人類的發源過程。那真像一次靈魂的冒險歷程，我在兩個「磁變」的長度內窺見了那個神奇的世界。「人類」是多麼美麗的動物啊，他們每個人有一張自己的臉孔，一具用審美或醫學眼光來看

都各自不同的肉軀。他們的生命來自比較年長的人的結合，他們有「父親」及「母親」，有時會有個「戀人」。

他們會生病、老去，會死亡，因而會恐懼、會眷戀他人、會貪慕生命，啊，美麗而脆弱的生物。在我看來，他們的脆弱是起於對不能控制的自然律的無能爲力，他們的堅强正是因爲不滿那種無能而產生的反叛。

他們的外形與我們棲雲星居民十分神似，也許與我們是同一支，他們可能是由棲雲星遷徙到地球去定居的族類，因爲環境的不同，迫使他們有了許多難以理解的變化。

由他們的女人把幼兒安置在腹腔中用血液餵食十個月，再用奇怪的痛苦的方式把幼兒釋放出來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地球是個生存環境極差的地方。

他們經常需要「睡眠」也是難以理解的地方，不過這一點已印證了我的猜測：地球是個生存困難的地方，所以他們會感到非常疲倦，時常需要「離開」生活一下。

奇怪的是地球人有很長很長的過去，他們稱那流失的「磁變」做「歷史」，這點也是他們與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棲雲星上的居民永遠只活在現在——一望無際，無始無終的現在。

第三次到灰色紀元圖書館，我便譯出了地球人與棲雲星人對「磁變」不同的理解方式了。地球人用一個人老去的速度、居住房舍腐舊的程度，及樹木、雲朵顏色的變化等方式去測度「磁變」，因此我也懂得爲什麼我們棲雲星人覺得現在會無限期延長的原因了，因爲棲

雲星人臉上不會長皺紋，頭髮的顏色不會變，樹木的葉子不增也不減，空氣永遠維持著同一溫度。因而我在筆記上寫下一個新的結論：時間的特質就在它能造成一切的變化，簡易地說，就是「變化是時間的屬性」。

我費了約五個「磁變」去思考這些問題，心裏慢慢生起一種不習慣的感覺，它使我感到不安全，譯成地球人的說法應該是「不愉快」或沮喪。一個優秀的棲雲星居民是不該浪費心力去應付這種沒必要的情緒的。

在我離灰色紀元圖書館時，我突然想起爲什麼其他的人都不願擔任這座灰色文庫的研究工作了，要不是我不幸抽中這項工作，我也不願到這棟一直被棄置的建築物來。我想我應該儘可能的少閱讀地球人的圖像符號歷史了，它使我慢慢變得異常，彷彿有些邪惡的事物在我腦中生了根。

我躺在$休憩區的草地上看天上紫色的雲朵，一會兒便睡着了，醒過來發現紫色雲變成了寶藍色，形狀也變了，這個發現使我很吃驚，我想我已獲得「磁變」進行的印證了，那就是地球人所謂的「時間」了。

我因而又感到不愉快了。我相信這是其他棲雲星人所未曾有過的經驗，這個觀察變成我必須獨自忍受的秘密，這個秘密可能會成爲我與其他史傑「結合」或與其他愛歌「聯合」的障礙。棲雲星人不能有秘密的啊。

我還在思考這個新發現時，有個史傑走到我身邊躺下來，我們攤開右手掌心交換了烙在掌心的自己的編號，他是史傑六九號，接着便開始吻我，然後他說：「愛歌一〇〇，這個數字我記得。猜猜這將是我們第幾次的結合？」

我覺得他的數字與我的數字或我們結合幾次的數字，對我們是沒有意義的，便隨便答道：「第一千次的一千次方次。」

「妳說得沒錯，是第一千次的一千次方次。」他笑着說，接着又開始吻我，並且進入我的身體，在裏頭停留了三個磁變那麼久。

我在他下面望着天空，繼續觀察雲朵的變化。史傑六九號從我身體裏出來的時候，告訴我他的感覺：「妳的身體並沒有回答我的身體。」

我望着他的眼睛好一會兒。史傑六九號對我注視的眼睛很不習慣，用嘴對我的眼睛吹一口氣，使它閉上，然後說：「愛歌一〇〇，我對妳感到陌生，妳也使我對自己感到陌生，這是很危險的，我希望下一次與妳結合時，不會有這種感覺，否則我想得寫報告建議妳去療養站休息。」他說完便跳上$區的輸送帶，朝π區遊樂園方向而去。

我「嘆了一口氣」（天哪，又是地球人的行爲模式），繼續觀察雲朵的顏色。我想從這個「磁變」開始，必須計算塊狀雲的顏色變化所經過的「磁變」長度，說不定我會因而製造出「過去」來。然而我總隱隱的感到它會傷害我心理的平靜狀態，然而我却不能不這麼做，

我第一次感到掙扎的痛苦，可是我必須這麼做，我感覺這是來自內心的一股命令。

3第一道不和諧的聲音

「黎明之島」依舊浴在永恒的天體的榮光之中。規劃爲「科學研究實驗發展區」「遊樂區」「休憩區」「營養供應區」「智能補給區」「人口翻製區」及「古文明陳列區」的「黎明之島」只佔棲雲星不到百分之一的面積，這座永不塵污、腐朽的白色城邦，內陸以三百條具有「往」「返」兩個方向的街道連結起來，街道是由直接吸收天體能源爲動力的運輸帶爲交通工具。

當初亞辛設計「黎明之島」時，在運輸帶兩條劃出人行道，讓棲雲星人在倦於運輸帶機械的行進速度時，可以步下運輸帶，步上人行道散步。

自從人類在棲雲星上殖民後，「科學研究實驗發展區」便成了黎明之島最重要的發展區，在該區的「明日之都」實驗工作場中，永遠有數百名棲雲星的居民在孜孜工作着。目前他們企圖以棲雲星採集到的微量含鈾與釷的礦物，以特種分析法去劃分黎明之島採用建材的組成成份，他們觀察結晶的白色岩石的解體過程，及分子與分子間的結構，以便複製它。這是棲雲星居民擴建城邦的第一個步驟。

亞辛選擇保留人類「知識能力」及「意志能力」，而捨棄他們的「記憶能力」，是一個具有遠見的決定，五千名移民在新的生存時空裏正開始一步步雕塑自己的文明，他們的記憶誕生於棲雲星上「再生」的同時，因爲他們沒有辦法承襲人類過去在地球上累積的智慧、科技的果實，但是他們汲飲新知的能力却處於極度成熟的狀態，這樣的設計，免於他們坐享成果，同時也免除文明成形之前黑暗的摸索過程。

在「明日之都」大型實驗室中，史傑三號正在發表一項研究結論：「實驗室中高壓高溫下礦物成份活動的研究，已提供了一種新方法，去檢驗各種地殼岩石的類別及它經過的磁變。至於利用放射性現象去劃分岩石期所造成的革命性結果，是我們目前致力的目標。」史傑三號以傑出的研究成就，已逐漸成爲黎明之島的科學領袖。

在史傑三號結束談話之後，有道聲音突然揚起：「任何東西都有起始，這個觀念被導入科學的推理時，我們很自然的便會假設宇宙、生命、棲雲星必然也有個起始，」那道聲音引起在場科學家的注意，他們發現發言者是史傑六九號，他正站在一架分子離合器前發言：「我們在忽略『起始』的問題，我們從不問我們來自何處？我們只是把自己安置在這一切之中，理所當然的接受它存在的事實。」

愛歌一〇〇號吃驚地望着這個發言的男子，捕捉住他每個表情。那個史傑眼中閃着奇異的光芒，使他灰黑色的眼球呈現出一種天體光能的色澤。愛歌一〇〇號憑女性的直覺，知道

他是在$休憩區的草地上與她結合的史傑六九號。那一刻她因爲他提出的質問呼應了她心中的想法，而產生了接近他的意欲，同時也有種隱隱的恐懼，害怕他魯莽的質詢會引起其他科學家的敵意與排斥。

史傑六九號在衆多參與研究的科學家眼光的環伺之下，繼續發言：「我們對發展有過分濃厚的興趣，但是對過去及現有的一切都不聞不問，甚至却從來沒有人問我們現在擁有的城市是誰建築的。」他掃視在場的科學家：「我不斷聽到許多有關黎明之島起源的臆說，大多數棲雲星居民視黎明之島乃天造地設的自然現象，與星體上的山丘、沼澤、林樹一樣，但是我們却在我們的建築中看到這種臆想的破綻，它並沒有大自然的消長現象，它既不增也不減。」

在史傑六九號結束談話後，史傑三號立即提出駁斥：「各位在場的棲雲星居民，綜觀史傑六九號的談話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它的唯一作用，是在我們之間散播懷疑的種子，使我們對棲雲星上偉大的一切起了懷疑。我們在棲雲星上的生存廣大渺遠到超出我們意識能力的範圍，這說明有個無上的意志造就了我們所有的一切，但是那個無上的意志也希望我們在既有的一切之前保持緘默。」

在場的棲雲星居民紛紛把雙手壓在頭頂，表示對史傑三號的認同。愛歌一〇〇號稍後也把雙手壓在頂上，內心却同時決定將找個時機接近史傑六九號，向他表示自己對整件事的看

法，並且聽聽他對棲雲星發展方向的想法。

史傑六九號坦然承受在場棲雲星居民施予他的精神壓力，他臉上有絲不屈的神色，以乾澀的聲音表示：「我答應再思考。」

這個小小的騷動終於沉澱下來。高架的「明日之都」大型實驗室中，棲雲星的科學家們穿梭於光波測量機、聲波測量機及分子析離機中忙碌操作，像一羣望不見遠程目標的蟻羣。整體意志與信仰使所有科學發展工作得以在軌道中一步步向前推進。

愛歌一〇〇號用眼光追隨史傑六九號的身影，看見他正傾身閱讀刻在一架光譜前的說明圖例，學習操作的技術。她感覺到自己呼吸逐漸促急起來，有一股來自體內的溫熱液體逐漸升到她的雙眼，燙燒着她眼周的皮膚，它的內在張力大過表面張力，形成一顆圓珠沿着臉頰一路滑落，她探出舌尖接住它，發現它具有潭水鹹濕的味道，她想像自己內在某一點正在溶化了。她搜尋記憶的庫存，發現這潮潮的東西很是熟悉，最後她想起來地球人給它的稱呼：「眼淚」。眼淚，它來自靈魂的最底層，它是愛、恨、喜樂、悲愁的表徵，是勇敢中的脆弱，也是脆弱中的勇敢。

4 永世的禁忌——「灰色紀元」

位於黎明之島高地的「灰色紀元」是一棟白色球狀體的建築，遠遠望去，有如一枚銀月貼在天際，架高的建築更增加「上昇之月」的形象，是黎明之島「古文明陳列區」的中心建築。

由於位置偏遠，它慢慢成了一個人跡罕至的地帶，它位於城邦的東方，絶大部份的棲雲星居民均未曾涉足，偶爾一兩個棲雲星人在探險的動機下訪探過，然而置身在那棟龐然的建築中，他們感受到一種荒蕪、冷寂的氣氛，總是在入口處，便被那股奇異陌生的氣氛給驅離出去，盡可能的把它遠遠拋在身後。也因此，棲雲星居民必須以抽籤的方式決定前往「灰色紀元」做考古工作的人選。

在愛歌一〇〇號之前，從沒有一個棲雲星居民對「灰色紀元」的好奇心能戰勝對它的恐懼感，棲雲星居民視它爲一個罩在魔咒中的謎底，是個文明勢力之外的未知之域。

在「灰色紀元」球狀體的內部結構中，具有上下兩極弧度的牆面，佈滿無數按鈕，建築大廳中擺置一張圓形石桌，桌面平滑如鏡，有如一面紋風不動的潭面。建築內部十分寂靜，彷彿它能吞滅所有的生命。

在無垠的時間之流中，「灰色紀元」維持着銀月上昇之姿，兀自聳立在黎明之島的東方，它是棲雲星人意識中的一記魔咒、一次夢魘、一個謎底，它是永世的禁忌。

5 神魂所寄的幻境

被規劃爲「遊樂區」的城邦公園之中，任何時間都有着無數的棲雲星居民滯留。那兒有繁密的花草樹木和無盡的官能悅樂。棲雲星的男女在凉臺裏領取了不同級數的營養品來調節生理感知刺激的强度，然後他們便各自去尋訪反應能夠和諧的異性伴侶來一起狂歡做樂，把自己交給對方；美麗的愛歌穿梭在英偉的史傑之中，在花樹蔭下共遊太虛之境，在吶吶不能表述的官能悅樂之中，沒有隱私、沒有神秘、沒有罪、沒有法律規範，也沒有道德倫常。愛歌與史傑四目對望，一股來自肉體的激情逐漸成形，越燃越熾，生前身後的種種瞬間被拋出意識層，慾望之流在撞擊中迸出火花電石。

愛歌一〇〇號躺了下來，望着對方的眼珠，雖然是同一套肉身制服，但是她又發現了他，她用雙手撐起上半身，深深地望進他眼瞳最底層，他也回望着她，嘴唇輕輕在她唇上啄了一下，吐了一口氣，說：「愛歌一〇〇號，我認識妳。」爲了印證他的想法，他打開她的手掌，之後他俯身在她掌心烙印的地方印了一個吻，然後把她安置在懷裏，讓她把臉貼在自己的心口，對她說：「妳是我的唯一，我的最始，也是我的最終。」

(B)啓蒙的第一線曙光

我終於爲「灰色紀元」中龐大的史料找到一個恰當的定義，也是地球人的定義——歷史。歷史是所有在流失的時間中人爲的一切的總稱。我同時知道歷史的意義是什麼，它使我開始鍥而不捨的研究起那些生存在幾千年外的生命的形態。

真的，只要我向前一步去挖掘，我就會有收穫。雖然我研究的結果是另一樁可能加到我身上的罪名，但是仍然不損它對我的吸引力。我無能去抗拒它。

透過歷史去了解地球人，就好像站在一個很廣大的湖邊，望向遥遥難居的湖中心的一座小島，我能站在湖邊遠遠看到它，但却永遠到不了島上，阻擋我到那座小島的是我無法估計的廣大空間和冗長的時間，這恐怕是傾盡我所有的知識都無法克服的障礙，我只能透過理知去指出那座小島依稀的地形，或者模模糊糊地看到生活在上面的人屬的粗略模樣。

然而我內心有一種極爲樂觀的感覺，那種感覺越來越强烈，我感覺我與那個位於幾千光年外的星球居民十分接近，好像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我依稀了解，只要我朝自我內在不斷的探尋，我便會找到答案，不需跋涉過無垠的時空去尋找真相。

「真相就在我裏頭。」有一道堅定的聲音由我內心竄了出來，我毫不考慮的接受了。

(C)宿命的際會

我又看了他。唯一的他。最始的他。最終的他。史傑六九號。我一眼認出了他。

他望着我的眼睛，用手捧住我的臉，毫不猶豫的說：「愛歌一〇〇號。啊，我又遇到了妳，我們這是第幾次碰面？」

「是我們的第三次碰面。」我決斷地說。我的意思是只有這之前的兩次，他才開始對我有超出其他史傑的意義。在之前，他只是個史傑，我甚至不知道我曾遇見過他。然而他現在對我而言，正如他說的，是唯一，是始、是終，是無法更替、無法取代的一個個體。

他對我搖搖頭，輕輕吐了一口氣，好像有某些他無法了解的事物滋擾着他。他把一隻手放在我的額頭，告訴我：「我覺得非常奇怪，好像我對妳的感覺已超過對一個愛歌所該有的。」我移步向他，準備把自己交給他。他退後一步，讀着我的臉，好像要藉由徹底的注視來把我刻在他的記憶中似的。他的眼光停留在我的眼睛，在他說話時他臉上有着苦惱之色：「愛歌一〇〇號，妳有一對不同於其他愛歌的眼睛，它們有着奇怪的熱度，會熔化它所注視的一切，它曾經灼傷過我。」他指着自己的心口：「傷口在這兒，它還痛。」

接下來我與史傑六九號一起躺在尤西里樹下的草地上靜靜看着浮在天際的綠色塊狀雲，我的身體貼着史傑六九號的身體，這一次他並沒有要求與我結合，只是用手環住我。我感覺

一種略帶哀傷的平靜，我想我會願意與他永遠躺在一起。

接着我又發現天空裏綠色塊狀雲顏色的變化，我坐了起來，指着雲朵給他看：「快快快，你將會發現一個秘密。看，雲兒已經由鮮亮的綠色變成沉悒的墨色了。」

史傑六九號凝神注視天空，許久之後才坐了起來，急切地問：「妳以前就注意到雲朵顏色的變化嗎？」

我說：「對。」

他又問：「爲什麼？」

我答道：「以前是因爲喜歡看雲，現在又多出一個理由——那是我的研究需要。我必須了解它的變化，才能了解時間與歷史。」

「妳爲什麼要了解時間與歷史？什麼是時間與歷史？」他握住了我：「告訴我。」

「因爲，」我說，注視着他熱切的眼睛，希望透過這種對視把我心中複雜的意念傳遞給他：「因爲我要了解藏在『現在』背後的是什麼，因爲『現在』不可能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是永無盡頭的，我相信『現在』在消失之中，等到它消失了之後，它的意義就完全不同，它就變成『過去』，變成『歷史』——它是許多流失了的『現在』的總和，而『變化』是使『現在』變成歷史的過程。」

他瞪着我好一會兒，眼中有種不安，或該說是驚異的表情，然後他突然伸出雙手拉住我

的肩膀，對我說：「妳所說的一切，正是使我感到困擾的原因，我一直想追索心中某個打不開的結，却找不到適當的詞彙，現在我終於知道了，歷史！我們一定有一段被某些理由切斷的歷史，它就存在我們意識力的範圍外。」

我內心驚喜交集，他在「明日之都」實驗室中的談話又在我耳邊響起，我再投入他的懷抱，告訴他：「我總算找到一個可以共同的思慮、研究這些問題的盟友了。我一直認爲有些驚人的真相被阻擋在記憶之外，只要找到能打開那扇門的鑰匙，就會找到最終的答案。」

「告訴我，會是怎樣的真相？」他把我推離他的懷抱，肅然地面對著我。

「有關我們與地球人的關係。灰色紀元圖書館裏有全套的史籍，我曾經在裏頭研究地球古文明的歷史，我最大的疑惑是誰記載了那些歷史？爲什麼它會出現在棲雲星上？這是不是一個刻意的安排，等待著某一天被某個棲雲星人揭露出來？」我焦切地望著他，他眼中坦誠的鼓勵神色讓我決定說出我心中的隱秘念頭：「我覺得我是他們，地球人，其中的一個，他們的所有特質都存在我身上，只要有機會，它便會在我裏頭甦醒過來。」

他雙手捧住我的臉，眼光停留在上面，好像要直接從我臉上尋找出答案來，之後，他陷入一段凝重的沈思之中，當他的眼光再度回到我的臉上時，他下了個結論：「我相信妳的說法，我發現某些剛剛在我腦中萌芽的意念已經在妳腦中滋長成形了，不管那些意念是妳的臆想、推理，或是來自本能的感應都好，我相信妳出發的方向是正確的，而且將會一步步追向

真正的答案。」

我把頭埋在他的胸前，那一刻所有在心口腦際纏綿不去的孤獨與挫折，全在一個擁抱中化爲烏有，那種孤弱無助，突然在他的環抱中漸次遞減，消失於無形，一種歸屬感代之而起，我重又一次體會到心頭的冰霜溶化爲熱淚的奇異滋味。

他捧起我的臉，對我眼中汩汩而出的淚水有些手足失措。他用手指輕輕碰觸我的臉頰，指尖拈起一點淚漬，提近眼前仔細研究，喃喃而言：「妳是唯一一個眼睛會流出液體的棲雲星人。」

「那叫眼淚，」我眼中含著逐漸成形的新淚，笑著對他說：「地球人叫它眼淚。」

「它的功用是什麼？」

「它是某些情感，比如快樂、憂傷、感動，有時甚至是憤怒的附屬產物，由於它的排泄，使得那些情感有了向外的出口，因而不會變成心靈的壓力。」

「我也有製造眼淚的能力嗎？」

我望著他，嚴肅地說：「只要你有快樂、憂傷、感動、憤怒的能力，你就有製造眼淚的能力。」

他快樂的把我納入懷裏，在我耳畔輕輕說：「我真快樂。」待他把我釋離環抱時，我看到他雙眼漂上一層薄薄的淚的清光。是的，他有眼淚，因爲他有了情感。

他透過眼中新生的眼淚望著我，說：「愛歌一〇〇號，對我而言，妳是獨一無二、不可重複的單元，妳不再只是一個愛歌，而是一個新世界的揭露者，我感覺到我將會透過妳，探知一個全新的世界，一種全新的生命。」

淚潮再度向我襲來，我任它爬滿一臉。

他在我臉上印了一個吻，用舌尖接住一顆我眼中滑落的淚珠，說：「它的味道在我的味覺經驗之外。」

「現在它已經成爲你的經驗了。」我補了一個解釋：「情感的經驗。」

「這是地球人的意念嗎？」他問。

我點點頭，又說：「也許也將是棲雲星人的意念。這需要學習。」

(D)邁向新生命的起航點

「愛」成爲我與史傑六九號的新課題。

過去史傑與愛歌的結合僅限於形體方面，由於史傑們具有同一形體，兩千五百個史傑對任何一個愛歌僅具有一個同樣的意義，那就是「一具史傑的形體」，兩千五百個愛歌也對任何一個史傑具有同樣的意義——僅僅是一具愛歌的形體。

然而現在史傑六九號對我而言，非但是史傑全體的一部分，同時正如他所說的，他是一個獨一無二、不可重複的單元，我發現這是異性之愛特有的排他性使然。

「愛」的課題必須由他與我來合力完成。我們永遠不可能徹底的掌握住生命及宇宙的奧秘，但是却可以藉由愛的實踐來參加這項奧秘，愛會使我們成爲這項奧秘的一部分。

而愛的達成則需要透過個體與個體的結合，這種結合並不是史傑與愛歌一貫實踐的形體的交媾（形體的交媾只是其中最微小的一部分而已），而是心靈與智能的相滲透、對流，就像灰色紀元裏地球人寫的一首詩：

你若祈求，就給你，
你若尋找，你則將尋見，
你若叩門，就給你開門。

6城邦的擴建

棲雲星上的白色城邦正以輻射之姿向四面推進。在這個沒有痛苦、沒有私慾、沒有疾病的地方，所有物質上的成就都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棲雲星的科學家以驚人的速度克服了各種

知識上的盲點，希望利用科技上的成就擴大城邦範圍，成爲傲視一方的龐大帝國。

隨著城邦的擴大，人口的增加隨之成爲另一個首要的目標，一向被棲雲星居民所冷落的「人口翻製區」開始充斥著科學研究員，他們著手研究「組織培養皿」的操作方法，並組織一組工作人員專門研究存於廠房的舊有檔案，依記錄成功地複製了一種條形肌，它在培養皿中可以無限期的存活，而無萎縮或腐敗的現象。

「人口翻製區」的科學人員並進一步實驗新的合成人體平滑肌、神經、血管等組織的特性，經過鍥而不捨的努力之後，形體各器官存活的秘密一一被揭露，第一具合成人的肉軀在精密的實驗室中「出廠」，然而棲雲星第一次面臨一個令他們感到無策的問題，他們賦予合成人生理能力之後，才發現他們無法賦予合成人智慧與意志。

於是「我們從何而來」的根源問題再度被提出來討論，這一次棲雲星人抱著較謙沖的態度，甚至舉行了一次自由發言的研討會。

然而討論會只是一連串臆說的爭論而已，一些曾經利用自然材料重新組合而製造出新的人工合成物的化學家主張，「腦部的思考能力是大自然物質很偶然的一種排列與組合之下產生的結果」；部分曾經把物質原有的潛在可能性加以實現的物理學家則相信，如果能研究出某種頻率與長度的光波，不斷對仿製的腦細胞進行照射，則可能誘發它推理及思考的能力。諸如此類的臆說不斷提出，也不斷遭受否決，然後一個令所有參與其事的科學家感到驚異的

看法被提出來了：「也許灰色紀元圖書館保存的史料可以提供一個正確的研究方向。」發言者是愛歌一〇〇號。

會場一片死寂，愛歌一〇〇號在衆人的眼光中步上發言台，繼續說道：「由於我被派選擔任灰色紀元圖書館的考古工作，我有機會閱讀所有存放於其中的史料，我在經過有組織有系統的研究之後，發現那些史料可以爲棲雲星的源起提供有力的參考資料，我甚至大膽的假設過，灰色紀元保存的歷史紀錄，是棲雲星人遠祖的生活記載，它將是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的最終答案。」

愛歌一〇〇號發言既畢，台下即議論紛紛，在場的棲雲星科學家並不了解她話中的含義，拋以質問的眼光，隨後一名愛歌便率先發難：「我們堅信一個棲雲星居民的行爲在不危及整體利益時，都有獲得應有的敬重，妳個人在灰色紀元的研究報告都被存入檔案裏，雖然妳提出來的立論被視爲荒謬不經，然而我們仍然尊重妳做研究的自主權。但是現在我必須指出，妳不應該把妳那套在灰色紀元習得的異端邪說帶入公衆談話之中，因爲不論怎樣乖離正道的學說，日久總會產生煽惑、腐蝕人心的力量。」

另一個史傑附和了前者的看法：「灰色紀元我去過，我相信一個心智健全的棲雲星居民，是不會對那種充斥著邪魅氣氛的地方感到興趣的。我曾置身其中，當時彷如罩在魔咒之中，全身不寒而慄，那是個邪惡的死亡之境。」

他的慷慨陳詞立即獲得羣衆的支持，除了史傑六九號，在場所有的棲雲星居民都紛紛把雙手放在頭頂上表示贊同，甫發言完畢的史傑叫：「不要讓有關灰色紀元的邪說介入我們平靜進步的社羣！」這句話立刻成爲激動的棲雲星人的口號，逐漸滙成一道聲音之流，排山倒海而來：「不要讓灰色紀元的邪說介入我們平靜進步的社羣！」、「永遠把它摒於黎明之島外面！」

愛歌一〇〇號以石像之姿挺立於發言台上，勇敢的接受輿論的精神制裁，聲討的音浪一波波震擊著她。她閉起眼睛，隨後感覺到一雙有力的手臂環繞著她的肩頭，她無須回首便知道那是史傑六九號。史傑六九號以堅定的聲音對聽衆席說話：「我願意爲愛歌一〇〇號的所有言論做見證人，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與她在灰色紀元龐大的知識之宮做研究工作，雖然我們尚未找出一個具體的答案來證明灰色紀元中史料述及的另一個星體地球是棲雲星人的母世界，但是由於史料所載的地球人的所有思考及行爲模式，如此神似我們棲雲星人，引發了我們進一步的研究興趣，我們相信只要持之以恆，必然能有具體的研究成果，」史傑六九號凝重地掃視與會科學家：「我希望諸位能以任何新知識的謙沖襟懷，也去接受灰色紀元知識之宮所揭露的另一個智慧領域，我與愛歌一〇〇號將傾我們所知，提供入門的知識。」

在愛歌一〇〇號與史傑六九號相繼發言之後，大會主席在衆人簇擁之下登上發言台，在

場科學家紛紛以雙手壓住頭頂，表示歡迎之意，主席攤開掌心向聽衆出示他的身分，他是人口翻製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史傑一〇〇九號。他說：「我們曾經仔細研究過兩位的報告，但是發現兩位所提的論據沒有一處與我們的客觀環境有直接的關連性，充其量只能算做一套能自圓其說的架空的邏輯罷了。雖然我們十分珍視每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但是兩位的報告至今尚未有任何可資利用之處。」他轉向愛歌一〇〇號與史傑六九號，做個恭請下台的手姿。

史傑六九號拉住愛歌一〇〇號的手，在棲雲星居民猜忌、狐疑的眼色之中步下發言台，回到聽衆席。史傑六九號壓著聲音對愛歌一〇〇號說：「在羣衆緊閉心扉時，試圖教育他們往往只會引起無端的排斥。讓一切順其自然吧，我們已經嘗試過了。」

會議繼續進行，一位生化學家在會議恢復秩序時步上發言台，他提出「生化研究組」的工作人員最新發現的一種「細胞組織熱力探測器」的生化功能，那種熱力探測器可以測出細胞中流動時最細微的熱量變化，藉由那種變化的紀錄，可以研究出具有思考能力的腦細胞，完成翻製合成人的最後一個步驟。

7 你若叩門就給你開門

史傑六九號與愛歌一〇〇號躍下運輸帶後，手執著手全速向「灰色紀元」銀白色的建築

前進。大地、灌木叢、喬木在他們四周泳舞，似乎在與他們合力奏著亡命進行曲，這美好的自然聲籟使他們忘掉了其餘的一切，除了他們交錯的步容、森林的氣息和清朗的天體榮光之外，這世界已別無他物。他們只是兩個被社羣放逐的棲雲星的流浪者。

之後他們穿過一坡又一坡的芒草地，進入灰色紀元那枚永不墜落的上昇之月中。

在他們的眼光觸及光滑如鏡的圓桌桌面時，他們同時爲映在眼前的明晰影像懾住了。圓桌桌面上顯示了一行圖像文字：「記憶不死，它將如種子在沃土萌芽一樣，穿越過時空的幃幕，揭露故往鄉土。」圖像文字溶入之後，一個人像逐漸在桌面凝聚成形，有如水波中的倒像在波紋平息之後明晰顯像。

兩人屏息凝神地注視著桌面，在人像定影之後，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是一個史傑！」那個影像史傑以棲雲星語發言：「我將復活，我將藉由你重返地球家鄉。」

短句依舊繞樑，但是影像却消失在瞬間。圓桌桌面再度一片空白。

她感覺自己被握住的手心變得滑溜冰冷，側過臉注視到他的臉時，發現他眼中燃著一團奇異的火光。她輕輕喚道：「史傑六九號？」

他感覺自己整個人陷入一場光和熱交熔的輻射能之中，他的神魂在撲朔迷離的時空流轉中遊弋、漂浮，他的太陽穴在皮膚下急速的跳動，握住她的那隻手掌也逐漸癱軟下來，然後整個人跌坐在石桌之前，陷入石化般的死寂之中。

她屈膝跪在他身邊，守護著驟變中的一切，心中充滿著莫以名之的亢奮情緒，她憑直覺了解到這場驟變所代表的意義，心中了無一絲罣念，她感覺某種被命定的事實在這個時空的際合點如期到來，它將會掃除所有的疑慮，破除到達「真實」時的所有盲點。

她把他的頭安置在自己的雙膝之中，用指尖撫觸他冰涼如石的前額，承載著灰色紀元一室沈寂的空氣，因孤獨而覺得自己輕靈聖潔，因一種揉著悽愴、興奮、幸福的嚴肅情感而意欲起舞。她輕輕詠誦：「你若祈求，就給你，你若尋找，你則將尋見，你若叩門，就給你開門。」她再唱，你若叩門，就給你開門。

在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他才恢復生理活動現象，他臉上有著一個經過漫長旅行的人的困倦神態，但是很快的又出現類似獲得充分休憩後的舒展、愉悅表情，最後他睜開眼睛，以無比的溫柔對她說：「我終於在這個時刻與妳相會了，我神秘的戀人，我一開始就知道妳永遠會留守在我的身邊。這是一個結束，也是另一個開始，我們將再續前緣，做一次穿越時間與空間的旅行，去建造一個真正屬於我們的家園，那個家園將以妳我的名字開始它的另一段歷史。」

「史傑六九號？」她以遲疑的口氣喚他。

「不，我不屬於任何編號，我不再是史傑了。我剛剛完成了一項秘密通訊，假借這個肉軀再度復活，我是棲雲星的創建人，也將是另一個世界、另一個紀元的最初，負責生命的繁

衍。」

她執著他的手，眼光搜尋著他的臉：「告訴我你所經歷的一切吧。」

「我剛剛完成一次秘密通訊，所有被掩埋的事實都在那次通訊中被揭露出來，」他坐正身體，面對著他靈魂的唯一伴侶：「棲雲星只是個人性的實驗室，實驗的名稱叫『靈肉的均質制約』，我們是這個實驗的失敗案例，却也是唯一的成功案例。有一個無上的意志在棲雲星誕生之前，便做了一個預言，他相信棲雲星上的人不仁（human unkind），總有一天會厭棄身處的不仁世界，成爲選民中的選民，再度歸返人的故鄉——那個幾千光年外的美麗星體地球，再一次翻寫人類的歷史。」

「在我們的母世界地球上，我們將被許諾一座龐大的花園來建造我們的家，我們將以自身的血與肉，來延續我們生命的新世代。我們將重複歡笑與眼淚、了解與同情、友誼與愛情、反應與感知的能力，同時我們也將體會生老病死的痛苦，那些痛苦將隨我們另一次的誕生而誕生，它會增加生命的張力，讓我們更懂得珍視時間與所擁有的一切。」

他捧住她的臉：「而妳，我最初也是最終的戀人，妳將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者，也是我永世的伴侶，妳將與我共同創造新的家園與生命。」

8異地的鄉音

他們開始了宏道的生涯，也開始了被迫離羣索居的時光。

棲雲星居民視他們爲異端，有如逃避瘟神般地遠遠避開他們。

他們移離社羣，流徙到灰色紀元附近的荒野，在那兒紮營而居。長期的羣居生活，使得離羣索居的生活很難適應，他們悲苦地承受著突然的孤獨，却不放棄散播真理的意志，同時以無以匹敵的意志在灰色紀元的知識之宮中做更深入的研究。他們的研究越深入，信仰就越堅定，他們的言行也相對的更受到其他棲雲星居民的排斥，慢慢的地竟成爲城邦居民的公敵，被迫戴上荊棘做成的頭冠，以資識別他們兩人異教的身分。她有一次實在受不了身心的煎熬時，問他：「爲什麼我們不隱藏我們的信仰，把它當作我們神秘的第二籍貫？爲什麼我們要去向那些充滿敵意的棲雲星人佈道？」

他把她納入懷裏，堅毅地說：「因爲我們信仰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所以有義務去揭露它。」

「給我一個更具體的理由。」

「真理不需要理由，它本身即是一切。」

他們戴著荊棘的冠冕回到人羣。他揚起聲音對衆人說：「我再度回到你們之中，向你們揭露一個不易的真理，你們必須捨棄既有的成見，給真理、也給你們自己一個機會，你們必須捨棄把既有的一切視爲當然的態度，因爲我要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宇宙間的所有的生命

都有它的源頭，也有它的歸向，這是一個不易的鐵律。我們從何而來？歸向何處？這兩個問題是所有關心真理的棲雲星人都該捫心自問的大問題。」

人眾中有道聲音：「我們是棲雲星的居民。」

他說：「你現在是，這並不表示你過去或將來是棲雲星居民。」

有人爆出冷笑聲，那笑聲似乎有感染力，它快速的朝四方輻射出去，像浪潮一樣，一波推著另一波。他以堅毅的神色抵制那浪潮似的諷笑聲。她仰望著他，一如瞻仰一個神祇。

然後她發現了他眼中閃過的痛苦神色，和他額頭沁出來的汗珠。他開始痛苦的呻吟，額上露出青筋，眼中那股因痛苦而閃現的光芒斂了下去，他雙眼中代之而起的是她無法明確界說，但隱隱有熟悉之感的異樣光芒。接著他便撲倒在地。

人眾的笑聲慢慢停止，一如潮水退落。接著是靜默，接著是竊議，接著是另一種騷動……人眾向他們擁近。

她在人羣逼近時，蹲下來，對著他的臉，傾聽他在意識昏迷之境時的破碎陳述，企圖接收來自另一個時空的隱秘訊息。但是她只聽到冷漠的人眾對此事下的評語：「只不過是一個充電不足的棲雲星人的誑語罷了。」

她依舊俯視著她的男人。那一刻，她感覺到宇宙間只剩下他與她兩人，共解一套神秘的通訊系統，其他所有的一切都生存在她的意識範圍之外。她俯視著他蠕動的唇、痛苦的臉、

失神的眼。她用唇汲飲了他額間的汗珠和他眼中的淚，囁嚅而出：「你是我的唯一。」

人眾無法理解眼前詭異的景象，便逐漸散去了。許久之後，兩人又再度被孤立了。

她扶起她的男人，帶領他穿越過曲折的廊道，登上通往灰色紀元的運輸帶。

(E)靈魂的復甦

他終於醒了過來，第一句話便是告訴我，他相信我永遠會留守在他身邊。他握住我的手說：「我知道妳在我身邊。」

「是的，是的，我在。」我急切地說。

之後他又閉上眼睛。我等待了很久，直到我困倦了時，便躺在他身畔。我很疲倦，但是並不失望，我內在正慢慢醞釀一股接受大變動之後重生的力量。

依稀有種無法界說的光能籠罩住我們，他甦醒了，輕執我的手，示意我看大廳穹形的幕頂，有個由光與影交織而成的影像正碩大無朋的君臨住我們，在一種近似本能的反應下（我知道地球人如何依憑這樣的本能而度過大部分的逆境），我知道祂是意志、理知、情感的綜合化身，也知道祂是唯一能領導我步向返鄉之路的真知。

我們站起來，依憑祂的無聲指令來到一本名爲「亞辛秘圖」的史籍前，仔細閱讀了它，這本史籍的開宗明義章赫然是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詩句：「你若祈求，就給你，你若尋找，

你則將尋見，你若叩門，就給你開門。」而它記載一份星際歸鄉路的全部行程秘圖。

幾千光年外的故鄉，沼氣已退，有機生命再度欣欣成長，地球，我的家鄉，我相信只有對你懷抱著鄉愁情緒的人才有重返你懷抱的可能。

他已游離夢與現實的中間地帶，但是我們都知道，夢是幻象，現實是人爲的騙局，只有剛剛發生的一切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徑。

他俯身吻我。我的唇承受一股前所未有的震擊，餘波化成靈與肉的顫慄，波及全身每一個細胞。一個愛歌，不，一個女人承受如此的撼動時，它將成爲一個永世隸屬的一個盟約，天涯海角，甚至更遠，我知道我都將永遠追隨他。

9 迢迢歸鄉路

男人與女人終於踏上了歸鄉路。

一艘獨木舟以反宇宙磁場磁力的飛行體從灰色紀元的穹形幕頂緩緩浮升，冉冉如一枚弦月。男人與女人在航向與航程預先設計好的「盤石一號」中，接受生理的再造工程，也學習重建家園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盤石一號」是在亞辛對兩人顯形之後，指示兩人在灰色紀元的實驗室中秘密製造的，

這一切都是亞辛在構築棲雲星城邦之初便設計好了，亞辛預見人類無法永遠被安頓在那一襲肉體制服，及「非人不仁」的機械制約模式之中，他知道鄉愁將會驅使意志力最强韌的棲雲星人回頭尋訪一塊靈肉可以自主的生存土地。亞辛同時知道自己也將透過另一個人重返地球家鄉，在最後一次對史傑六九號現形時，他的意志已進入對方的形體，與之合而爲一。

而亞辛也預見了地球在經過幾億年風與水的侵蝕、湖海泥層的淤積，岩石的風化後，瓦斯氣及核子輻射塵都將逐漸化除。風兒再吹、草木再綠、天空再藍，時間又一次把地球這顆藍色的美麗星體清洗了一遍。

「盤石一號」升上棲雲星的中天後，一個兩個、十個百個、成千個棲雲星居民都看到了。他們翹首雲天，望著色調與灰色紀元建築相若的一枚月牙兒以光的速度滑向天際，漸去漸遠，慢慢逸出視界。

有個研究天文學的史傑拿出一架星體望遠鏡，捕捉穿破綠色雲層的那個小銀鈎，全神觀察，最後頹然垂下雙手，喃喃自語：「闖入棲雲星領空的第一個不明飛行體。」

之後棲雲星居民開會決定在「科學研究實驗發展區」的幕頂上架設一座光能掃瞄網，密切監視空中的所有活動。

然而棲雲星居民除了記錄了有關第一個闖入棲雲星領空的不明飛行體，並將記錄的文件存檔之外，便再也沒有一個居民憶及、提起那件事了。

至於異教徒史傑六九號與愛歌一〇〇號的行蹤呢？棲雲星的居民一廂情願的相信：「灰色紀元是一個妖孽叢生的地方，受蠱惑太深的人永遠逃不出那棟受詛咒的建築。」這種說法以某種角度來看是對的，史傑六九號與愛歌一〇〇號如果不是走火入魔，不是可以清閒地生活在一塊沒有生老病死、沒有飢寒凍餒的樂土上，享有望不見盡頭的青春嗎？

0

男人與女人回到榛狉未啓的地球，由牙牙學語開始。

也開始了喜怒哀樂，也開始了生老病死。也開始了音樂、舞蹈、繪畫、建築、文學，也開始建設、破壞、革命、戰爭及之後的再重建。

開始了所有的錯誤，也開始了所有用淚用汗用血用命換來的成就。他們再一度開啓了人類的人文、科學之門。

他們再度變回靈肉自主的獨立個體。他們揮汗建造家園，揮淚面對疾病，並以大智大勇來抵制衰老及死亡的威脅，竟從中認識了時間之美，生命因爲短暫、多難而波濤萬狀，而美麗萬端，等在盡頭的死亡則增加了它的張力。

但是最重要的是，人又再變成爲有仁的人了（Homan-kind）。

註：本文有關科技部分，感謝同事張武順先生校訂改正。

新世代小說大系
——時代的注腳

您對當代小說家及其作品有無完整深刻的認識呢？

身爲現代人的你我，在爲近四十年文壇上傑出的小說家喝采的同時，我們更想爲時代留下一些注腳——「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完整地蒐錄當代名作家最具代表的作品，希望能爲現代史作爲一個印證！

如果您喜愛當代小說，那您一定更想對台灣文化蘊育下的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全貌有更深入完整的認知。藉著「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我們企圖抓住台灣戰後四十年來快速複雜的變貌，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保留了珍貴的文藝史料。

多位名家都給予本書十分大的肯定。其中余光中先生也鼓勵本書：「戰後第三代在小說領域的探索與成就不但值得肯定，更值得妥加編印，呈現在兩岸讀者之前。」

生在富裕的自由中國，唯有更好的文學環境，才能培養國民寬廣的胸襟及高遠的見識。

而「新世代小說大系」正是當代最值得您收藏的一部時代智慧結晶！

新世代小說大系

1 政治卷　定價200元
2 都市卷　定價160元
3 工商卷　定價160元
4 鄉野卷　定價200元
5 心理卷　定價160元
6 歷史／戰爭卷　定價160元
7 科幻卷　定價160元
8 神秘卷　定價160元
9 武俠卷　定價160元
10 校園卷　定價160元
11 愛情卷Ⅰ　定價160元
12 愛情卷Ⅱ　定價160元

全套精裝定價：四五〇〇元
全套平裝定價：二〇〇〇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7135272　劃撥：0017944—1

〈張曼娟二書〉

- 海水正藍（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笑拈梅花（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彭樹君二書〉

- 薔薇歲月（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給愛麗絲（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詹玫君三書〉

- 曾相識（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血色的桃花（中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趴在窗臺上的貓（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陳稼莉二書〉

- 遭遇（中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在夢的邊境（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楊明三書〉

- 風箏上的日子（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薄荷心事（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在陽光下道別（小小說） 定價 120 元

〈陳凌二書〉

- 最後的溫柔（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當我醒來風滿樓（小小說） 定價 110 元

〈苦苓編選四書〉

- 心的露珠（勵志小語） 定價 100 元
- 考試過一生（小說精選） 定價 120 元
- 一考定終生（小說精選） 定價 120 元
- 中國 2020 年（散文精選） 定價 110 元

……最好的希代！

縱橫文學領域　馳騁書的世界

希代文叢　希代書系

最值得攜帶！……

〈感人五書〉

- 感人的書（名著欣賞） 三毛等著 李敖選編 許燕選編 定價 140 元
- 感人的詩（詩詞欣賞） 琦君等著 蕭蕭選編 定價 110元
- 感人的散文（散文精選） 林文義選編 定價 120 元
- 感人的信（名人書信） 應鳳凰選編 定價 130 元
- 感人的日記（名人日記） 應鳳凰選編 定價 120 元

〈文壇才女書〉

- 明月前身（短篇小說） 鹿憶鹿著 定價 100 元
- 宛在水中央（散文精品） 王靜蓉著 定價 100 元
- 若望今塵（短篇小說） 林雯殷著 定價 120 元
- 打開心內的門窗（散文精品） 黃雅歆著 定價 110 元
- 六分之一劇（短篇小說） 蔡素芬著 定價 110 元

〈情愛系列〉

- 花自飄零（長篇小說） 林剪雲著 定價 110 元
- 把愛找回來（短篇小說） 高雷娜著 定價 110 元
- 摺紙鶴的女孩（短篇小說） 楊秋生著 定價 110 元
- 未加糖的咖啡（短篇小說） 蓬丹著 定價 110 元
- 雙面火鶴（短篇小說） 陳艷秋著 定價 120 元
- 高樓上的心（短篇小說） 陸玉清著 定價 120 元

〈詩歌之旅〉

•情詩・詩情	（古詩賞析）	戚宜君著	定價130元
•單身日記	（新詩精品）	林彧著	定價100元
•人間短歌	（小品精選）	張雪映選編	定價110元

〈文化報導〉

•過橋集	（文化散文）	陳橋著	定價110元
•人間燈火	（報導散文）	古蒙仁著	定價100元
•開放的美感	（美學欣賞）	蔡宏明著	定價180元

〈外遇系列〉

•遊戲之後	（小說精選）	許振江選編	定價100元
•美麗的錯身	（情書實錄）	無葉著	定價100元
•愛的深淵	（日記實錄）	李芸兒著	定價120元

〈定價如與書本定價不同，則以書本爲準〉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7135272～3・7172226・7135736
FAX：7176097
郵撥：0017944-1

薦推家名代當位20

苦苓（作家）

台灣的小說家一向紛爭最少而創作最勤，如果台灣文學界要拿這四十年的成績與人較量，那麼小說是當然的代表隊；而這套「新世代小說大系」正有如小說國手的選拔，具有時代的及歷史的意義，甄選工作的客觀與認眞，更保證了這支代表隊的優異素質。

梅新（中央副刊主編）

台灣小說已經進入一個整合與再出發的紀元，《新世代小說大系》適時推出，驗證了台灣小說的新變貌，從中我們發現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嶄新的主流，以及新典範的確立，這是一部深具文學史意義的鉅製。

康來新（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新世代小說大系》的推出，讓我想起小說史的《太平廣記》《三言》《二拍》《晚清小說大系》以及新文學運動後《中國新文藝大系》。而較以上諸系列尤具特殊意義的，是這套大系將登陸「社會主義中國」，以展現「台灣文化蘊育下的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全貌」。希代的用心和行動正是，「書寫當代」「創造當代」的見證。

陳信元（文學史料專家）

在即將跨入九十年代前夕，這一套大系的出版，有它劃時代的意義。一是囊括了百位新世代的佼佼者；二是依作品類型分卷的編選方式，擴大了讀者視野，深化了對社會各層面的關照；三是提供了近二十年來社會變遷的縮影並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保留了珍貴的文藝史料。

游喚（建國工專教授）

①註明原刊雜誌名稱，發表時間。②相關評論宜列於附註。

③已入選之每一位作者已出版著作（小說爲主），或單篇未結集作品，而皆未入選者，宜一一列於參考資料欄。④作者生平資料及個人之寫作觀亦可簡短文字列存之。

新世代小說大系

黃武雄（台北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

新世代小說大系，可以量測出這股後浪的高度。後浪當然是以前浪爲推波助瀾的依憑，所以它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前浪的洶湧澎湃，也可以預知未來一波更後浪的滔天之勢。

向陽（自由時報副刊主編）

八〇年代的文壇特色，在於新人輩出，形成群雄逐鹿的熱鬧紛紜景象，而《新世代小說大系》的推出，正適時的爲這繁華景象訂做了一個美麗的框架，掌握了新世代的呼吸與脈動。這樣的一套書系，是值得嘉許與期許的。

葉石濤（元老評論家）

我一向認爲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壇對於新生代作家是冷漠的，而且對他們的評估太苛酷了些；這冷漠和苛酷的背後隱藏著老一代作家的自私與誤會。我希望「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給海峽兩岸的老一代作家帶來瞭解與反思的機會；究竟他們是台灣文學未來的旗手呢！

何欣（中興大學外文系教授）

這是一套極有價值的大書。新世代小說家在質和量上比上一代更值得探討，但年輕作家常被忽視，感謝希代爲文學貢獻心力。

龔鵬程（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

1.總序太簡單，能不能對台灣這四十年來小說作者之成長與小說寫作，做一綜覽全局的評述？現在的總序，有點像編輯報告。

2.或放棄「總序」，改寫爲編輯凡例或編輯室報告，然後再於每一卷卷首自撰或邀人撰一通論該卷小說之序文。